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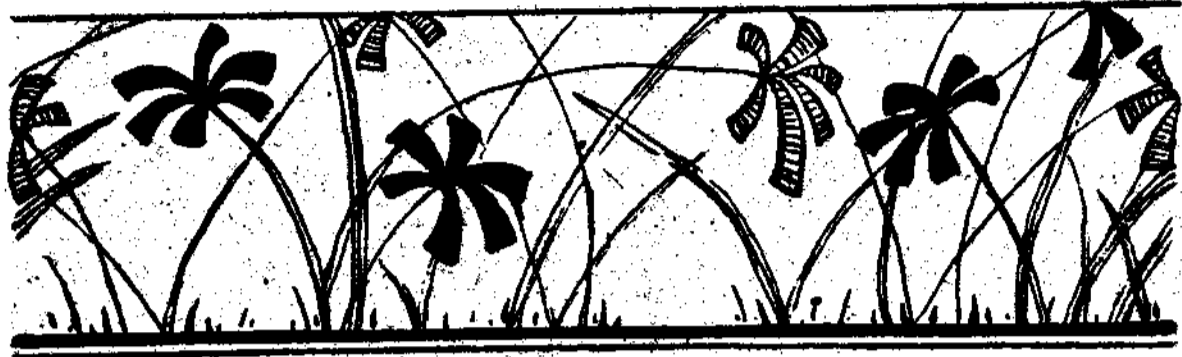
中日文化

河北

卷二

期五第

R  
578.231  
454  
2



# 中日文化月刊第二卷第五期目錄



## 通論

東方文化的小乘哲學……………何海鳴(一)

周公與孔子……………朱右白(五)

希臘的君子觀……………適生(七)

## 專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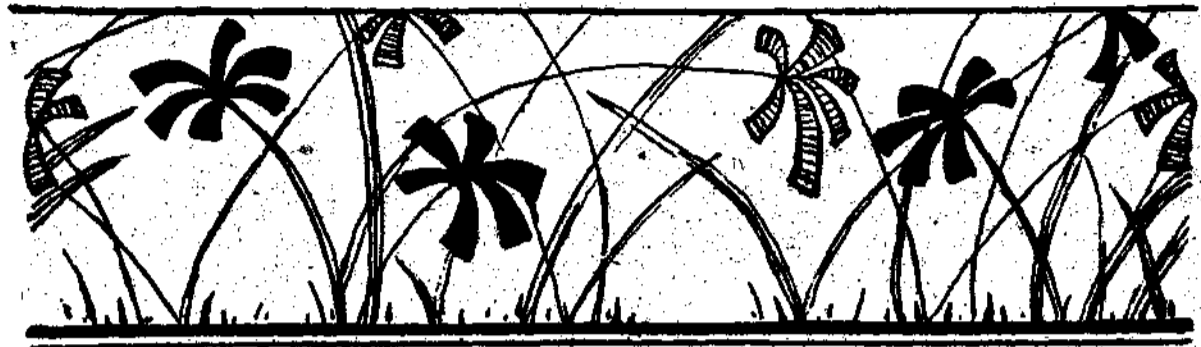
元國書考(上)……………陸樹勛(一〇)

漢字形體變遷考……………王 攷(二五)

經學闡微……………韓 伯(二八)

日本的中國語研究……………維 達(三三)

氣象測驗與建設事業……………陳天培(三六)



中世南洋華僑發展史.....李長傳(五)

**雜著**

七不堪室詩話.....(三)

北京夕照寺小志.....張次溪(六)

唐僧玄奘西遊記略.....平公(三七)

歸夢寒山話折枝(一).....達天(四一)

**特別轉載**

唐鑑真大使東征傳.....(四)

**文藝**

雙雲精舍雜詩.....高齊賢(五)

**附錄**

會務動態.....(五七)



## ●唐鑑真大和尚肖像●

此像在日已定爲國寶

鑑真大和尚唐時揚州人十四歲於揚州大雲寺出家講教宣律一時稱盛日本遣唐留學僧榮叡普照請渡日傳法遂發願東征東行五回或遭官禁或迷道途或海中遇難或誤至南海雙目失明但大和尚意志堅純卒於第六次越海至日度德之廣古今無之 天皇皇族諸臣均受戒律創建唐招提寺於奈良市外至今猶存卒年七十有六史事詳見本期特別轉載傳記中

見思

孝謙天皇御宸翰



●大和所建唐招提寺天皇御題●

(存今至外市良奈春日在廟)



## 東方文化的小乘哲學

何海鳴

我東方文化，以糅合有佛學的大乘精神。遂愈以光輝堅勁，發而為濟世利人之用，養成我東方民族至誠惻怛舍身成仁的偉大性格，前於本刊，已大約言之了。但佛學是整個的，雖有大小乘之分，却不能以小乘之小而加以輕視。且治學貴專、勤、精、鍊，應包括全部以辨其本末輕重。小乘雖小，實為佛學最初之基礎，非由此以奠定其本根，明於個人小我的修養，終不能輕易窺見大道。況修身立命，了脫生死，已猶有所不能，更何能輕談大乘之救世？故小乘之小，非指其性質價值之小，乃言其道所載者猶小，只能及於個人之小我。但非此從根本入手，決不能達到大我的境界，未必即足以語大乘之大載。儒家言，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可見大學修身之道，還應從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的已立已達做起，已不立決不能立人，已不達決不能達人，不把小我先弄明白，大我亦終無從現，又那能捨己救人度人呢？

我以為，佛學中的小乘部分，實為一種最精湛詳備的人生哲學。佛教雖為一種宗教，但今日談到世界人類的文化問題，總不能不把各宗教的哲理聯帶到一起來研究。故歷來宗教與哲學，儘管流派繁多，其終極的目標只有一個，即如何澈底解決人生問題是。換句話說：也就是如何靠着思維以獲得理想上的生活基調，其所得答案，都恰如佛

東方文化的小乘哲學

學之求解脫與求涅槃。所以從這一點意義來講，與其說佛學之小乘哲學隸屬於宗教，倒毋寧認為小乘哲學是全部佛學佛教的基礎，以深入的內心思維為基本要素。也許我對於世界一切哲學認識尚淺，但從我窺見過佛教的小乘哲學以後，總覺得它那種剖析入微的所在，殆為任何其他哲學思想體系所不及，而至少不得不認為東方文化中哲學體系之一最大特色。

其在當時，佛修得這種小乘哲學的智慧，是決非等閒與容易的。考印度最古的文明民族，是「亞利安」，就梵文可譯作「聖」字，可證其在古之高貴。亞利安民族的搖籃，是在中央亞細亞從裏海到丹瓊河一帶的草原上，與中華民族始祖黃帝所發祥的崑崙山，也相距匪遠。其人長身白哲，與歐洲人正同，其一部分向東遷徙，越過興度吉希 Hindu Kshis 山脈，進入到印度河上游五河一帶，由旁遮布省直至恆河，乃西曆紀元前二千年的事。其另一支未隨東往的，轉而西遷，後在歐洲定居，便成今日歐洲白人的祖先，可見印度亞利安人，與歐洲白人實為同源，歐人實不應加以賤視。印度原來的古土著，倒是黑種文化，為奈格利督人及達羅昆茶人，自被亞利安人征服，才開始了印度的文化。無疑地，亞利安人在印度所創的文化，就是古婆羅門教的吠陀

東方文化的小乘哲學

經典。這經典，是嚴格地分為「種姓」制度的。有四種姓，把全國人分為四個階級：一、婆羅門，即僧侶；二、刹帝利，即貴族；三、吠舍，為工商業者；四、首陀，乃奴隸。前三者係亞利安，後者為土人，各階級間不許通婚，尤以首陀最賤，稱賤民，直認為不可接觸，那當然是很不合理的不平等的惡制度，因而產生出民間無窮的苦痛。釋迦佛，原是喜馬拉雅山麓下迦比羅一小國淨飯王的太子，屬於刹帝利級，本為很足優享的貴族。但他偶爾出城去，看見那些賤民生老病死的苦痛，因而感到眾生之待救，和婆羅門舊教僧侶的專橫無道，乃毅然散履尊榮，出家為僧，另創佛乘，以反對婆羅門舊教，力主眾生平等，以打破吠陀經典種姓制度不平等的陋習，是我佛立教的動機，本就是出於濟世度人的大乘精神了。但那時婆羅門教猶盛，印人的思想界猶以個人解脫為風氣，釋尊在這種環境之中，自須方便地先說些無我的小乘法，來適應一時的機宜。不過佛又是能刻苦自修的，修到了證實法界諸法實相，蔚成慧定的心境，再與文殊彌勒等，啓大教，說華嚴，自一時教以至第五時教以來，却是大小乘兼說，而究是以大乘為依歸。我以小乘為佛學基礎，就是因佛出家後，五年游歷，歷糖麥羅門僧侶種種論議，知非正法，乃獨入雪山，結跏趺坐，習寂定之學，先學不用處定，三年，知非，遂捨，又學非想定，三年，知非，又捨，日食一麻一麥，勤修苦行，終得慧定，這才看破了人生與世間，了脫了生死，打堅定了小乘的基礎。可見小乘哲學，是那樣能剖析入微，以深入的內心思維為基本要素，佛是在雪山吃了六年的苦，才悟到而修成，實是不容易的。佛出雪山後，年已三十，詣尼連河，沐浴受食，復坐菩提樹下，入金剛喻定，心鏡為開，忽觀明星，廓然大悟，方得完成無上正覺。但其首先所發的讚歎，即曰：「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無師智，自然智，即得現前。」亦即是佛已能奠立小乘哲學基礎，有正覺除妄工夫，才由自我以推到一切眾生，許其皆具有智慧德相，而貴在以大乘為眾生除妄了。

故學佛之人，亦當先如佛之勤修苦行，完全精研佛之小乘哲學，以備後來學大乘的基礎。而此種哲學，自經佛教東來，入於中土，漸及扶桑，凡百經論，皆已譯得，遂亦滲入東方文化之中，成為人人修身立命克己復禮的內心思維的哲學的精髓。本來，中國固有的

儒學，本已早注重到修身克己正心誠意，為大學新民之道，但其理論與方法，皆不及後來佛學小乘部分剖析演繹的精微。故今日如言東方文化中的古哲學，求其真能透澈說明人生問題指示正覺者，亦當以佛學之小乘部分為最重要最燦爛的基柱，比其他儒家哲學教理，不失之於籠統粗略，即過於瑣屑片段的，實再沒有這樣完好精整的成套的體系。

然而小乘究說了些什麼？筆者也願在這裏略為分析介紹一下，以寫出我管窺之所得，按：小乘原純是超出世間的佛法。所以對於世間的因果，十分要看得破與看得明瞭。因為見到世間一切的展轉變幻，萬事萬物的生住異滅，無不是受着那人世業力之網一切業力的支配而不能自主；又觀察到世間一切所有法，輪回流轉，生死因緣，乃至我執，邪見，情欲等等，亦無不透澈明晰無餘，因而了知生死煩惱一切之法，都是不離因果。於是就去從果尋因，明其所自，然後將因解脫，使不發生，故小乘教法，無不由業感方面以求解脫，感覺着輪行的無常，證悟到萬法的無我，乃至求得涅槃寂靜的解脫，這便是小乘經論的通途旨趣。惟小乘之目的，雖純在於捨我以出世，而出世之法，又分兩路：以聞佛法音而入道的，為「聲聞乘」；以觀察因緣而入道的，為「緣覺乘」。

再加分說，聲聞乘的主旨，在於四諦，這諦，就是詳審真實的理法，原分為苦諦、集諦、滅諦、道諦之四項。苦是迷之果，即苦果；集是迷之因，即苦因；合而為世間因果，即流轉因果。其次，滅是悟之果，即樂果；道是悟之因，即樂因；合而為出世間因果，即還滅因果。故諦雖四項，而二分為迷與悟，苦與樂，又互相因果，以成為兩種因果。

若細細講來，這苦諦之苦，是以痛惱為言，而指著三界六道的苦根。大智度論：無量眾生有三種身苦，即老病死。三種心苦，即貪瞋癡。三種後苦，即地獄餓鬼畜生。又有苦苦、壞苦、行苦之分，種種身心苦惱，即苦苦。樂境現，苦境即來，當樂境壞滅之時，即壞苦。雖有時不苦不樂，而遷流無常，即行苦。復又有外苦，內苦，共苦之分，外來的寒暑風雨霜刺崎嶇等，即外苦。內發的疾病疲勞飢渴等身苦，與憂愁哀怨憤等心苦，即內苦。人與人之間發生的欺騙爭奪生離死別失戀妒忌等，即共苦。又復有八苦之分，即生、老、病、死

、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熾盛等。凡苦的解說既如此之多，可見眾生負荷着這多苦，實在是太難，便進而研究苦的來源，而由此找出一個集諦。集，以招集為義。凡苦不自主，必有集起它的因由。世間諸苦由業而生，那身口意三業又以意業為主，為一切造作的領導者。它所起的煩惱有十種，為貪、瞋、癡、慢、疑、身見、邊見、邪見、見取、戒禁取等，紛紛配於三界，便成了八十八種見惑，與十種思惑。這二惑，即是一切苦之所由集，見惑是各種的妄見，思惑是貪瞋癡等各種的妄情。前者易斷，而後者難斷，由此可見苦非由一法而生，乃煩惱妄業種種集合而有，欲了生死，須除業因，而業因怎能除去，是在斷見思二惑，便成了滅諦。滅，以滅無為義。如煩惱滅，則生死亦滅，既欲斷二惑，不可不求滅除的方法，故進而求苦集滅之道，是為道諦。道，以能通為義。一種是見道，漸見惑。一種是修道，斷思惑。而其要旨，則在修戒定慧三無漏學。戒在防身之惡，定在離心而散亂，慧在去惑以證理，三者是相因的，直可通於大小乘以至究竟，原不為小乘所限。戒有專律，定有專法，律多不易舉，學淺者亦不易談心法，今具不多述，惟慧則以空我為歸，可屬於哲學。那空我之理，一須觀身不淨，自身知道是臭皮囊，一生自始至終，從內到外，那有一些清淨處？人們貪愛色身，與糞穢桶有何分別？依此修觀，便把那最難制伏的思惑，得到對治之法。二須觀受是苦，以受為身心的感受，苦受固然是苦，樂受却未必真樂而依然是苦。因樂不離生滅，樂來暫覺愉快，樂去便感不適，捨受即不見苦樂，但覺時間遷流代謝，亦不免厭煩之苦。人們非遇樂受，即遇苦受，否則便遇捨受，而三受總不離夫苦，終究無真樂可言，能修此觀，便知一切的纏着都乏趣味了。三須觀心無常，凡是能起的心念，實不出意識中的六塵緣影。倘將心念分析，只見甲念甫滅，乙念代起，乙念纔滅，丙念又生，念念聯絡，牽引而至，那有止歇？但細究這諸念排列而成的妄心，實由因緣和合而生起，那因緣既變易無常，妄心也變異無常，能修此觀，妄執自傲。四須觀法無我，因為見到一切都是新陳代謝，無一刹那不在變遷流轉着，又視業力久暫，即便壞滅，由此推己及他，從人至物，一一求之，都無我義，能修此觀，煩惱何來？四觀俱修，名修四念住，明此四念住，便是小乘修持的一斑。尚有四善根，五停心觀等，也無非這四諦所包容，便見得因果顯露，苦樂分明。却是四諦中的

東方文化的小乘哲學

迷（苦集）悟（滅道）兩面，為什都是先說果而後因呢？是爲了果易曉而因難知，必須先示三界的苦果令其厭，然後纔使修其道，所以四諦順序，是先要覺聞知苦諦為生死的果報，使他厭，次示集諦為煩惱的業因，使他斷，再示滅諦為涅槃的果，使他樂，後示道諦為涅槃的因，使他修，而滅為引誘小機的善巧方便。凡依此而修的，稱為聲聞人，直至二惑斷盡，即名阿羅漢，為證覺開乘極果的稱號。

其次，緣覺乘，是說的十二因緣。人生業力，緣於無明，儒家大學作新民，在明明德，意指光明人類天生固有的明德，原同斯旨。而佛學上倒溯緣流，分析更精，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凡十二個名詞，說明了一切生死流轉之理，并對於世間業力之網一切變遷原委，也剖析得最詳盡，便又名十二有支。這有，即指世間一切所有，這支，即支分，意謂一切所有生死流轉，都因爲這十二支分，所以循環不息。若再加以圖說詳解，可分爲四層；第一層，爲過去，現在，未來。第二層，分爲過去二因，無明與行屬之。現在五果，識、名色、六入、觸、受、屬之。現在三因，愛、取、有、屬之。未來二果，生、老死、屬之。第三層，解釋此十二名詞，無明，謂貪瞋癡等煩惱。行，謂造作諸業。識，謂起妄念，初托母胎。名色，謂從托胎後生諸根形。六入，謂於胎中而成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根。觸，謂出胎後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之六塵。受，謂領納世間好惡等事。愛，謂貪染五欲等事。取，謂於諸境生取着心。有，謂作有漏之因，能招未來之果。生，謂受未來色受想行識五種之身。老死，謂未來之身漸老而死。第四層。分迷惑一部，以無明、愛、取、三者歸之。業染一部，以行與有二者歸之。苦報一部，以識、名色、六入、觸、受、及生、老死、等歸之。如細講了來，無明即癡闇、衆生因此而皆迷，不知因果之理，復不了染淨之法，成爲癡的煩惱而不自知。行，是依癡與煩惱所作的染業，而發於身口意的福行罪行不動行，與無明雖同屬於過去之因，却能生起現在的果。識，亦即心識，當人現世入胎時，初僅有識，是因前世無明衝動之行轉引而生，以爲現世有生之始，雖其說有些投胎的迷信，但想到何所爲而生？與生必有自，亦不妨有此假定。名色，是在母胎中逐漸發育之位。名，即受想行識四蘊



東方文化的小乘哲學

，屬精神方面，色，即五蘊之第一蘊，屬物質方面，由此位上，即已是精神與物質凝結成的粗身，又名胎藏。六入，將近出胎之位，六根具足，那名色處胎，由簡單而至複雜。觸，是已出胎與外界接觸。受，因觸而引起苦樂憂喜捨等的感受。愛，因感受而發生種種愛欲。取，因愛著而生執取。有，由於愛取與作諸業，又定來生受生之位，那愛和取都以我見為準，從順我逆我的各情，身口意三業便隨着造作，凡各種善惡諸業，又成了新的種子，與末耶那識。生，是依現在之業，又留未來受生之位。老死，遠及到來世老死之位，而輪回流轉無窮盡，迷惑，業染，苦報，互相關聯，便成爲十二因緣的流轉門，如掉轉來從出世法中看看，人如覺悟諸苦而修身力行，先斷無明，自不會造諸染業，業不造，自不會起妄念而再投胎，也何有名色六入？與何來觸受，甚至愛取也無從生，自不致造作有漏之因，與再招未來的生死了。但能了脫生死，即是由菩提的樂因，得到涅槃的樂果，這般相依還滅，便成爲十二因緣的還滅門。合此二門，所證之果，即名辟支佛，證緣覺乘的極果。

我們看這些因緣的內容，只是幾重的因果，那過去爲現在之因，現在爲過去之果，同時現在亦爲未來之因，未來又爲現在之果，甚至過去還有過去，未來還有未來，果既從因而生，因又從果而起，因果相續，如環無端，凡業力的體用，又只是一個因果之環，十二因緣之說，其妙處不是可以賅括宇宙間全部業力的變遷源委嗎？如再參合聲聞乘的四諦來說，那過去因的無明與行二支，現在因的愛取有三支，亦可合爲集諦。現在果的識名色六入觸受五支，未來果的生老死二支，可類爲苦諦。觀十二因緣的智，便是道諦。十二支滅，即爲滅諦，阿羅漢與辟支佛，不過悟入的方法不同而已。至於二者的修持，還是同依三無漏學而證得，煩惱斷除無餘，妙用自然發露，現身尚存在時，仍有所依的體爲餘報，這時稱爲有餘依涅槃。至現身報盡，遺棄軀壳，更無有餘報爲所依，便稱爲無餘依涅槃，小乘即以此爲究竟了。但是，既然澈頭澈尾，以了生死爲因，以離貪愛爲本，以滅盡爲究竟，連涅槃都放任到無餘依的上面，人還有什麼捨不下看不開的所在？真不可捨者，便只是由我以推到衆生，由小乘直進到大乘，以衆生猶在受苦待度爲念，有正覺者由出世再行入世，以衆生爲不空之空，便決然能大慈悲，大布施，大解說，犧牲小我，舍身救世，直勇猛

精進而無沮了！故小乘誠爲大乘及一切佛學的基礎，亦即是我東方文化中修身立命明心見性克己復禮最精微的人生哲學。其價值并在今世一切哲學之上，而尤爲我東方文化中最大的光芒。

以上說來，原只是粗述梗概，如須詳述，雖數十萬言亦難盡之。但僅此管窺一得，即已有若許專門名詞，與許多精微之分析，比其佛哲學都深遠得多，凡是有心治學之人，而猶未得聞佛法者，我敢說一見此篇，亦皆必怦然心動，圖亟起研究其究竟。只可惜佛學在印度已見衰微，後來婆羅門教復興，成爲今之印度教，雖開采入佛學一部份與其儀式，却反成爲多神教，又更添出甚多的種姓階級，致社會日益凌亂，而不易治理。吾國最古之儒家，最重修身，原亦是小大乘兼收，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孔門弟子，以德行為最重，即是注重於修身之哲學，顏淵克己復禮，於此造詣最大，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夫子稱之曰賢，其輕小我而重大我，信爲獨到，頗短命死，其學不彰，其再傳弟子莊周，固已略得曠達，而放誕徒成爲空妄，致開後來晉人清談之風，無關大體。宋儒之理學家，稍知佛學，却將門戶之見，流爲迂拘，去大乘愈遠，於小乘哲學又何會詳備？倒是佛教中的哲學，流入中土以來，經歷次以漢字譯成浩如淵海的佛學書三大藏，至今還保存得最爲完美。無奈國人不肯肯苦學，偶有天資稍慧者，以談禪爲時髦，却並不及禪宗初祖達摩苦學的萬一，只是偶爾拾得皮毛，或一時聰明觸機，道出一二句風涼話，與一些莫明其妙的偈子，遂妄以爲禪理不過如是，再也不肯去從多數的全部的佛經中去追求，到頭來聰明人還被聰明誤，浮濶的斗符之器，那能有多大的成就，也不配被稱爲治佛學，至多只如一般共黨的僅會寫標語喊口號而已。本來，修身與治哲學，均是最難，非下苦工夫專從故紙堆中窮鑽博治，身體力行不可。這小乘哲學，中土的成實俱舍二宗，雖已失傳，但那些哲理，究散見於諸大部佛經中，有志者固仍可翻檢肥梳精研苦讀而得。奈學人皆不層及此，中國僧侶們又只知以轉經做法事爲職業，惟向社會間妄談迷信，以求供養，可憐佛的哲學便闕絕無光，中國人心靈癱瘓且莫可挽救了！幸而友邦日本，治佛學甚虔，自來高僧亦多專與武士談禪，致國民中知金剛輪定者多。浸而養成輕生死，重道義，耐艱苦，肯犧牲的大和國民性，今日遂勇猛担起解放東亞的大使命。將來東方古文化，因東亞解

放與東亞建設而重光，此佛家的小乘人生哲學，竊望其亦能重加啓迪，普為傳流，以回復我一切東亞民族至誠惻怛勇於担当的美德，於世

# 周公與孔子

朱右白

界新文化上人人修身立命的基本要素，亦昇予以甚高甚深的影響，我不禁大有厚望！

吾族亘古有二大聖人者，一曰周公，一曰孔子。周公之聖，在集過去政治之大成，闢千秋禮治之根源；孔子之聖，在集過去學術之大成，示千古人倫之極則。之二聖者，心術相同，德業相同，表裏為用，一先一後，其揆一也。

今使吾族無此二聖，人心之泯滅久矣，治道之淪喪亦久矣，整個中國史，即須改觀。

故吾族之有二聖，鑒在天之有日月也，在地之有江河也，日月之行天，江河之貫地，宇宙恢恢然若有靈焉；二聖之卓然立於兩大也，人類亦輝煌然若有榮焉。何則？為生民立極，為天地立德，為繼世開規摹，為萬國垂典制，為君明義，為臣明敬，為父明慈，為子明孝，為士庶明恥，為國人明讓。人類不墮二聖之教，不知何以自立為人也？不知何以自別於群羽也？故二聖者，交光互映，絕後空前，於以鑄成中華燦爛之國史，於以建沒世界人類之新平。

雖然，茲二聖者，自古以來，評語不同，聲譽亦異，有以為托古改制之孔子，而仲尼賢於周公；有以為述而不作之孔子，而周公聖於仲尼。為前之說者，今文學家（尤其晚清公羊學派）也；為後之說者，古文學暨新史學家（如章實齋）也。奧竅所在，即在二千年來懸案已久，是非未定之經今古文文學之爭辯是。

漢前，無今古文之稱也。當西漢今文獨傳之世，固無所謂古文。西漢十四博士皆今文：詩則為齊、魯、韓三家；書則為歐陽、大、小夏侯；禮則為大、小戴；易則為施、孟、梁丘、京四家；春秋則立公羊、穀梁。迨平帝時，劉歆別立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尚書及毛詩於學官，自是遂啓今古文之爭。今文學斥古文經為劉歆偽造之書；古文家則斥今文經為秦火之殘餘，不足為據。語其源流，今文經在兩漢均有確實傳授可考，古文經多突然出現，主古文者美之為舊典之重光；

主今文者斥之為妄人之竄造。南海康先生著新學偽經考可謂集今文家辨古文為偽之大全，其說大要為秦時焚書，六經初未盡毀，西漢今文十四博士所謂各經均甚完好，新莽以前本無古文之稱，遠劉歆欲助莽篡漢，遂假托周公之名以過孔子，偽造古文諸經以消孔學，東漢「通學」者及鄭玄之徒欲調和今古文家之爭，說經多從折衷，不知以此益亂家法，使後人不辨真偽。要之、經祇有今文而無古文，今世所謂古文者，皆出劉歆一人之偽造，此今文家所主之論也。古文家以為仲尼既沒，大義即乖，況經秦火，甯無缺殘？漢初經師，多憑口說傳經，如伏生之老耄昏庸，則脫漏可知，後世有古文經發於民間，一方既足以與今文傳經並讀齊觀，一方亦足補今文所不足。今文家必不許脫簡殘章之外，別有經籍，抑何陋隘乃爾？漢書藝文志云：「至秦思之，乃燬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政，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既言書缺簡脫，固知今文家信其書即為全豹者，實謬也。漢志又述：「秦燬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凡茲俱足徵今文之殘缺，必賴古文經以成其全也。

今古文家有一相同之點，即孔子與六經有密切關係也。然其關係若何？則其所見不同，而因之評價亦異也。

第一、今文家以六經為孔子所作，古文家以六經為周官所掌。今文家之骨經學，必先肯定六經之為孔子所作。皮錫瑞云：「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獻通考應氏曰：「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紀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覽，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夫子自謂定

周公與孔子

周公與孔子

讀修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宋應氏之說近是而未盡也。文王重六十四卦，見史記周本紀，而不云作卦辭；魯周公世家亦無作爻辭事，蓋無文辭，故不可以教士。若當時已有卦爻辭，則如後世御篡欽定之書，必須學官以教士矣。觀樂正之不以易教，知文王、周公無作卦爻辭之事。春秋國史相傳，據筆直書，有文無義，故亦不可以教士；若當時已有衰貶筆削之例，如朱子細目有發明書法，亦可教士矣。觀樂正之不以春秋教，知周公無作春秋凡例之事。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訛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匡衡上疏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首。」張起謂青衣賦曰：「周漸東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是漢人以為詩書皆孔子所定，而易與春秋更無論矣。古文家則以六經多本諸周公所掌，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可證易掌於周官。周官有外史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足證春秋亦本於周官。外史又掌三皇五帝之書。則又足證書掌於周官。周官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可證樂出於周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可證詩掌於周官。「春官宗伯帥其屬而掌邦禮」，可證禮掌於周官。淮南子要略謂：「周公受封於魯，以此易風移俗，孔子終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此古文家所主之說也。

第二、今文家崇孔子，古文家崇周公。今文家以為六經大義，發於孔子，前無所承，故獨尊孔子。古文家則以為孔子所稱述，周公實啓其光，觀於孔子自云：「周監於二代，都鄙乎文哉！」又曰：「吾學周禮」，又曰：「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可以為證。孟子謂：『孔子之謂集大成』此今文家之言也。章學誠原道上則云：『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備，殷因夏監，至於無可復加之際，故得藉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聖之成，斯乃謂集大成者也；孔子有德無位，即無從得制作之權，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

第三、今文家以孔子最大之功在垂教萬世；古文家以孔子之功在文獻之保存。主今文者云：「孔子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刪定六經，以教萬世。其微言大義，實可為萬世之準則。後之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國；所謂『循之則治；

違之則亂。』後之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見皮錫瑞經學歷史）主古文者云：「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斷者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經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獨賴有師教也。」（見章學誠經解上）蓋在古文者以我國之文獻，隆至三代，可謂燿耀已極，周室既衰，大道斯隱，於岌岌幾絕中而保存之者則孔子是也。在今文家則以三代之治多不可據，凡昔之政教之足以垂型於後世者莫非孔子創造之功也。

第四、今文家以孔子為「托古改制」；古文家以孔子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康先生著孔子改制考極明孔子之高頌堯、舜，稱美文、武，乃托古以改當世之制；此正與黃、老之徒之稱太古，墨家之道夏禹，許行之引神農無異。據是伸論，則六經可視為孔子之思想，而不得信以為前昔之徵史。主古文者流，則據於孔子自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言，因謂「事有實據，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曾離事而著理。」（章學誠經解上本節參考孫其敏中國學術思想史）

結言

上述關於今古文家以周孔為問題而起之爭，可謂劇矣！其實皆無謂之爭辨也。於彼二聖之實在，固屬毫無關係。予以為二聖者，不可優劣者也。不可優劣而強優劣之，雖譽之而有所不承，侮之而有所不受矣。尊孔子而侮周公者，以六經為孔子所作，與周公及周公以前之帝王無涉，何也？篤信孔子之書為可傳信於天下後世也。然於孔子所稱之人而疑之，則為不信孔子矣。不信其人而信其書，為近情乎？且又夷孔子而與諸子并列，以為孔子之尊周公，不外是一種假托，如墨子之托禹，老莊之托黃帝，許行之託神農，云云，殊不知以偽託為孔子之言者，非真知孔子者也。何則？彼所謂「無微不信」也。且如今文家之言，劉歆嘗偽託周官矣；今於劉歆之外，復多一孔子為歆作俑，歆有辭矣！而云尊孔子者，孔子殆不承矣。此以孔抑周者之不足信也。尊周公而輕孔子者，以孔子殆如後代傳經之士，但能述而不能作，則孔子殆一鈔胥耳。烏足以成孔子之大？蓋自以史家眼光視孔子

「於孔子寓述於作，爲萬世教科書之六籍，而一目爲史的傳述，而孔子在教育上、政治上、思想上所佔之地位，實等於烏有，孔子不嘗言乎？「文王既殞，文不在茲乎？」便欲以身任文王也。文王雖死，然而不死者，以在政治上有周公爲之發揚；在教育上有孔子爲之光大，心傳如一也。故予敢斷言周公與孔子，相得而益彰，周公集政治之大成，孔子集教育之大成；無周公則難以孔子之聖，不能憑空創作；無

## 希臘的君子觀

適生

- (一) 引言
- (二) 蘇格拉底
- (三) 君子概觀
- (四) 善和武
- (五) 身體和精神
- (六) 理知和感情
- (七) 成功和名譽
- (八) 節制
- (九) 正義
- (十) 結論

### (一) 引言

希臘是古代西方的第一個文明國家，境內多是山脈，自然的形成了許多的地理單位；根據這小小地理單位所組成的政治團體，就是所謂城邦，或叫作城市國家。溫暖的氣候，平和的海風，曲折的港灣，如密珠聯的島嶼，以及豐富的天產，凡此種種，都引起他們對於自然的美感，訓練他們底藝術天才。他們底政治生活，多少也受了相當的影響，所表現的政治狀況，自然也和古代東方諸國，大不相同，前者富於活動性，後者善於保守，他們曾經過多次的戰爭，因戰爭所獲來的奴隸，被強迫着爲主人作工，除去那最低的生活底維持以外，是享不到其他權利的，因此希臘人雖不自己作工，自然也可以獲得滿足的衣食，他們也就成了「有閑階級」；希臘底文化就是還有閑階級的創

### 希臘的君子觀

孔子則雖以周公之聖，亦不能建設一種儒家哲學垂數萬古，所謂周禮，不過如今之大清會典耳。故曰：二聖不可非薄也。吾作此篇，蓋有感於唐以前，以周公爲聖於孔子，宋以後以孔子爲聖於周公，而不知皆片面之言，非中庸之論也。（唐時奉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宋後則獨尊孔子爲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云）

書以喚知者。

造品，被包圍在如此環境之內的希臘人，自然有他們底特殊理想，不同於古代東方。這些理想，影響於西方人的很是深刻，所以，研究西方文化的我們，不能不瞭解希臘人底理想。但是在這裏所說的，是希臘的男人，因爲希臘的女人，除去生育健全的子女外，在社會上是佔不到重要的位置的。男子之中的奴隸，也不包括在內，因爲他們是沒有人格的。

### (二) 蘇格拉底

皮力克利斯時代，(Pericles, 495—429 B.C.)，希臘底文化，可以說是達到頂點了，光明而自由的智慧，健全的身體和精神，理智和感情底均衡，足以代表那個時代精神的，就是蘇格拉底 (Socrates, 470—399 B.C.)。他底弟子之諸芳 (Xenophon, 434—355 B.C.) 說：「他底信心，沒有什麼事不聽從神的；他的正義，是絲毫不加害人的；他底克己，從未棄善而擇樂；總括一句話，他是世界上最善最幸的人。」他底性格，到處發揚希臘國民道德底特色；他最有名的「克己制慾」說，就是其中的一個例證。他底飲食，是極粗礪的；他四季的衣服，是始終一個樣的；他時常不穿鞋，不著襪衣。

他長得很醜陋，但是他底身體是很強健，他比普通的士兵，更能受那嚴冬雪天冰地的寒苦。他雖然不是一個政治家，可是他很負責的在國民議會中發表意見，不對的事，他是絕對不作的。他喚起一般無

希臘的君子觀

知的人們，他鼓勵他們使用思想，想那有關係的事；他讓他們注意到那足以領導行爲的道德觀念，——「正義」「忠實」這是他個人努力的標準，所以他是一個講道德的人。但是那時充滿了諛辯的社會，卻不容許他這樣自由行動，他終於有了仇敵，被人誤解，被人說是破壞道德和宗教基礎的人，因以宣佈他底死罪。實則他的犯罪，就是他行爲底表現，他不怕什麼，他願爲救希臘人而死。當宣佈他死刑時，他是很從容的，毫不着慌，他照樣同朋友談話，他以爲死去是很快樂的。他底弟子柏拉圖（Plato, 427-347 B.C.）說：「就我所知道的，他是最聰明最公平的好人。」

(三)君子概觀

普通的君子，是怎麼樣呢？芝諾芳形容一個君子的樣兒，說：「第一，崇拜上帝；其次，盡自己的力量；祈禱上帝，以求保是健全的身體；得到在都市中的名譽；獲得朋友對於我的好感；享受在戰場上的安全；以及增加自己的幸福。」

雅典人所想像的君子，有俊美的身體和優秀的精神，有很好的朋友，在社會中是一個活動的份子，幸福永遠隨着他，每天早晨起來得很早，絲毫沒有懶惰的樣子，起來以後，或許找他底朋友去，或許到城市中料理必要的事體，有時到他的田地上，看看那些正在爲他工作的農夫，指導他們撒種，耕地，然後騎一回馬，一則可以活動體格，再則可以練習軍事動作，最後是步行回家，或者跑一段路，洗浴過後，才坐下吃午飯。蘇格拉底最喜歡的，也就是這樣的人。他有一回很高興的對這樣的人說：「你對了！在這城內，你是這樣的健康，這樣地富足，你還是一個最善於騎馬的人。」

希臘人對於君子的觀念，我們已經知道一個大概了。現在我們再把其中的幾個節目——善和惡，身體和精神，理智和感情，成功和名譽，節制，正義——拿來研究一下。

(四)善和惡

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C.) 以爲行爲是自由的，有活氣

的，並不是被死法律所束縛的機械式的動作。生活就是藝術，人性本來是無所謂善或惡，受了環境種種不同的影響，就形成了善或惡的行爲。惡所以被人咀咒，是因為他是破壞自然的。善所以被人稱譽，是因為他是充實自然的。

勞動足以損耗身體，爲着得到麵包而費心思，常引精神趨向罪惡上去，所以他們憎惡勞動和貿易，並且以爲勞動能使人失掉朋友和國家。芝諾芳說：「久困在屋內的勞動者，不但虧耗身體，還要使精神不健全。爲着貿易，他們是成天的忙，既未有工夫看顧他們朋友，更無閒暇到國家的事情，因此，他們不能幫助朋友，也不能保衛國家。」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也是這樣的想，他們把勞動看作是奴隸的責任。

善是精神健全表現，美麗，和良好的習慣，都是善上生出來的，違反這些的就是惡。因此，尋善就要保持健康，避惡就要免除疾病，這是柏拉圖對於善惡的意見。

(五)身體和精神

「健全的精神，是發生在美麗的身體裏面的，」這是希臘人所要努力達到的目標。君子的特點，就是美和善，好的精神和好的身體，是有相互關係的。他們不相信精神優秀，他們確信，優秀的精神，是身體後美襯托起來的。

他們所理想的善，不同財富和權勢一樣，是他們自身以外的東西，而是在求得相當的才能，以便發展自己。最要的一點，就是保持身體健全。柏拉圖甚至列健全爲第一，次爲美麗，再次爲技巧。最後才是財富。

身體和精神，是一件東西底兩方面；其中如一方面受損，就要影響到另一方面。從這一點上看，身體的訓練，簡直就是精神的訓練。體操，同音樂一樣，是在產生適當的調合，他們最重視運動，承認運動是鍛鍊身體的最好方法。

柏拉圖說：「瞎了一隻眼睛的人，不會比身體健全的人觀察得更公平些，所以最公平的，才是最可愛的。」身體和精神是這樣的相關。

### (六) 理智和感情

在城市裏，在運動場中，以及在任何處所，雅典的青年人和老年人，不只練習體格，還要活動心靈。經過法庭和議會上的辯論，他們底智慧，是訓練得越發銳利。這種環境，很適宜發展並維持他們底天才，如同蘇格拉底那樣地精明精微，情感深切。

希臘人把理智看得很重，他們以為只有那受過訓練的，有智慧的人，才能看清事實，給他一個準確的判斷。

理智是屬於人人的，不受機會的影響，在理智一方面，奴隸和自由人，工匠和政治家，全是一樣的，他們全有自己相當的自由。

### (七) 成功和名譽

聘達(Pindar, 522-443 B.C.)說：「有兩件東西，足以使健全的生命，達到甜蜜的境地，那就是得到成功，和由成功而享受到的名譽。」希臘人以為要得到這樣的勝利，必拜有相當的天才。富足不是他們最高的理想，換句話說，最富足的人，不一定是最快樂的人。

### (八) 節制

希臘人視為很重要的美德之一，就是節制，或叫中庸，這種德行，是居在兩極端之間的。亞里斯多德倫理學說的基礎，就建立在這上面。道德是居中的；罪惡是走極端的；例如，勇敢居於暴動和怯懦之間，豪俠居於揮霍和吝嗇之間，就是這樣。

柏拉圖說：「道德是精神的秩序，生命是在維持兩種元素的均衡，這兩種元素，本來是不分善惡的，他們究竟是善或惡，就看他們所產生的是調合或是紛亂。」

亞里斯多德說：「能自制的人，在享樂時是居中的，他不同放肆的人那樣享樂，他討厭那種人，不在正道，他不享樂。他更不要過度的享樂，因為不享樂，他也不感覺痛苦，他所需要的是適當的享樂，並且對於他底身體，須有相當的進益。自制的人服從真理。」他們的見解大致如此。

### 希臘的君子觀

### (九) 正義

柏拉圖以為道德就是一種秩序，所謂正義，就在能維持理智，感情，和慾望之間適當的相互關係，使他們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完成相當的工作。一個正義的人，所要維持的東西，一方是高一些的，理智，一方是低一些的，感情，一方是居中的，慾望，他能把這三方面的東西自制起來，調合起來，然後他才能作他所應作的事。吾人不要泯除慾望，而要使他受理智的支配，這就是所謂調合。

### (十) 結論

根據以上所說的，我們可以知道，希臘人是快樂的。他們享盡了自然底恩惠，他們所想到的是「此時」「此地」，換句話說，他們充實了「現在的」生活，這和東方人「留戀以往，希望將來」是不同的，他們已經證實了環境和人生的關係，因此印象在我們腦中最深的一點，就是「希臘人是充滿了活氣的。」——完

△狗出汗的器官，在爪上，鼻上，和舌上。

△美國有一種新辦學校，以訓練女郎出嫁後主持家務，得丈夫歡心為宗旨，課程有烹飪，縫紉，家庭管理，僕役指導等項。

△世界上最小的鳥，名叫蜂鳥，牠的羽毛金綠色，有向後飛行的特別本領。

△一個印度人遊歷法國，看見一個人正在開一瓶香檳酒，看見酒沫湧出來，奇怪得叫起來了。法國人問他叫什麼？他說：「湧出來倒並不奇怪，我不懂他們怎樣裝進去的。」

△炸蟻在泥中生蛋，每次可產八千個，蝗蟲每次約四十個。

△美國麥勒昆仲，業已發明一種新式飛機，不用內燃引擎，而用蒸汽為發動機。可在空氣稀薄之高空飛行而無任何困難。



# 元國書考

陸樹勛

蒙兀立國之初，尙無文字，後用兵四方，始假畏吾文字，以寫其詔勅文移，至世祖時始命創製蒙古新字，於至元六年（宋度宗咸淳五年）二月詔頒行之，謂之國書，用以傳寫詔勅，並以所行國之文字副焉。武宗至大四年復命諸馬喇嘛別製新字，即現行蒙古文字，然終元之世，所有詔勅文移仍沿用至元六年頒行之字，未曾廢也。

巴字係以土番喇嘛字母併寫蒙語及諸國語，故能傳達言有文字之用，猶清初之蒙母滿文也。蒙語譯漢於同音字無法加以分別，故多以漢文副之。亦有一方譯蒙語，一方以漢文副之者，如靈夏重陽宮碑是，金石家往往不能辨認。本編意在解明國書形體讀音，並及其推行始末，冀供研究元代金石者之參考。凡分二篇，謹述如次：

## 上篇 元國書之瓶製及其讀音

### 甲、國書頒行前蒙古施用文書僅用漢楷

#### 並借用畏吾文字

因用漢楷，及借用畏吾文字，語見元史世祖紀至元六年頒行蒙古

新字詔，所謂因用借用語意不明。宋人所記蒙古開國時使用文字情形，孟瑛蒙轡備錄云：「今轡之始起，並無文書，凡發令遣使往來止是刻指，（說鄂本作止）爲使者雖一字不敢增損，彼國俗也，其俗既樸，則有回鹘爲鄰，每於兩（說鄂本作西）河博易販賣於其國，迄今文書中自用於他國者皆用回鹘字，如中國借書字也。」彭大雅黑韃事略徐處云：「寇嘗考之，隨人本無文書，然今之所用，則有三種，行於隨人本國者則只用小木長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馬則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數也，其俗淳而心專，故言語不差，（中略）此小木即古木契也，行於回鹘者則用回鹘字，只有二十一箇字母，其餘只就偏旁上湊成，行於漢人契丹諸亡國者祇用漢字，（中略）契丹女真原自有字皆不用。」二說以後說爲詳。刻小木即刻止，回鹘字即回鹘字本即畏吾兒字，（註：非今日之土耳其阿拉伯回鹘字）就偏旁上湊成一語，甚爲重要。似謂回鹘字只二十一字母，不敷拏合蒙語之用，故以偏旁湊成之，惟不知所謂偏旁係何種文字之偏旁耳。（契丹女真西夏之字皆有偏旁，不僅漢字，）據近人王靜安考定，蒙轡備錄著者孟瑛乃越瑛之誤，其書著於宋甯宗嘉定十四年，即蒙古太祖之十六年，彭大雅書約作於元太宗七年至九年之間，（宋理宗端平二年至嘉熙元年）均

在國書頒行之前，所配出於親見，實堪信據，惜語多含混不盡可解耳。

（偏旁一語，或指加符號於字母旁作為變音字。）  
元史塔塔統阿傳，「統阿深通本國文字，乃蠻太陽汗尊之為傳，乃蠻國破，太祖禽之，後命教太子諸王以畏吾兒字書。」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十章，「成吉思汗會命將其法訓教用畏吾兒寫蒙古語，傳示蒙古青年，」洪文卿元史譯文證補多採自多桑蒙古史，此引自原書，「是元初宮庭雖習畏吾文字，而於發號施令則僅用其字母以拼合蒙語，故言借用，陶九成所謂應聲代用也。（見書史會要，）後來改用梵藏字母，要亦不出此法。（清太祖命巴克什額爾德尼以蒙古字聯綴清語成句，至太宗時始命巴克什庫爾纏造清書十二字頭，與元代製字歷史，前後如出一轍。）陶宗儀書史會要卷八，外域，畏吾兒字雖有二十餘母，除重名外，止有一十五音，因此應聲代用者多矣云。」蒙語音韻繁複，畏吾字母不足以應之，故製國書舍畏吾而用土波。

### 乙、元國書製者

製國書之人，漢蒙藏所傳互有異同。茲按漢蒙藏次序分述於下：

#### 一、漢籍記載

元史卷二百二釋老傳，帝師八思巴者，（案應作帕巴士波語聖者之意）土番薩斯迦人，族款氏，相傳自其祖朶栗亦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者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大義，國人號之聖童，故名八思巴，稍長學富五明，故又稱班彌但，歲癸丑（元憲宗三年宋理宗寶祐二年）年十有五，謁世祖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尊為國師，授與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為宗也。至元六年（宋度宗咸淳五年）詔頒行於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典故作創業）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典故無此二字）文字（典故作文書是），因用漢楷，及畏吾兒字以達本朝之言，考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

元 國 書 考

文治漢興，而字書有（典故作方）闕，於制為未備，（典故作其於）代制度實為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典故作馬，佛待制集澤州帝師殿碑同，殊與土番原音不協，不審何故。）創為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屬言達事而已，今後（典故作自今以後，）凡有重要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以其國字副之。（典故下有所有公式文書咸遵其舊十字，）遂升八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玉印，十一年（宋咸淳十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十六年（宋祥興二年是年宋亡，）八思巴卒，計開，賜賜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給銀十一，頒各省為塑像云。

#### 王磐發思巴行狀

佛祖通載卷三十三又元本佛祖統紀卷四十九

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班彌但拔思發帝師乃土波國（按土波即吐蕃，藏人自呼其國曰波，吐番番字亦當讀波）人也，生時種種瑞應俱詳家譜。初土波有國師恒囉乞答具大威神，累稟相傳，其國王世師尊之，凡十七代而至薩師加哇即師之伯父也。迺禮伯父為師，祕密伽陀一二千言，過目成誦，七歲演法，辯博縱橫，猶不自足，復遍咨名宿，勾支索隱，盡通三藏。癸丑師年十五，世祖皇帝龍德淵潛，師知其命有歸，馳驛徑詣王府，世祖宮闈東宮，皆秉受戒法，特加尊禮。戊午（元憲宗八年，宋寶祐六年）師年二十歲釋道訂正化胡經，憲宗詔師剖析是非，道不能答，自棄其學，上大悅。庚申師年二十二歲，世祖皇帝登極，建元中統，尊為國師，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統天下教門。辭帝西歸，未明月召還。庚午師年三十一歲，（志勢統作三十二歲，按當作已巳師年三十一歲，方與史合。）時至元七年案當作六年，詔制大元國字。師獨運筆畫作成，稱旨，即頒行朝省郡縣通用，迄為一代典章。升號帝師大寶法王，更賜玉印，統領諸國釋教，旋又西歸。甲戌師年三十六歲，時至元十一年，皇上專使召之，歲暮抵京，王公宰輔士庶離城一舍，結大香壇，設大淨供，香華幢蓋，大樂仙音，羅拜迎之，所經街陌皆結五彩其兩傍，萬眾瞻禮，若一佛出世。時則天兵飛渡長江竟成一統，雖主聖臣賢所臻，亦師陰相之力也。為



真金皇太子說器世界等影所知論，(又所撰小乘律說一切有部出家一切有部出家一卷現存藏中，清藏唱子。)尋又力辭西歸，皇上堅留之不可。庚辰師年四十二歲，時至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示寂，上聞不勝震悼，追懷舊德，連建大宰塔於京師，寶藏真身舍利輪奐金碧無備。

百丈清規 元至元聖壽寺 德輝重編本

拔合斯八法號惠德賢吉祥，土波國人也，父曰峻甫耕藏。初土波國師禪祖羅吉達得正知見，具大威神崇葉相傳世為國師，十七傳至薩斯加哇即師之伯父也。師天資既高，復禮伯父為師，祕密陀過目成頌，七歲演法辨博縱橫。年十有五，歲在癸丑，世祖在潛邸，師馳詣王府，上與中關東官皆乘受法戒，師生已亥歲(蒙古太宗十一年，宋理宗嘉熙三年)四月十三日卒至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漢籍所記如此，已極詳盡，無可致疑。但蒙藏傳說，則謂係薩斯迦恭嚩嘉勒所製，非拔思發，其人早於發斯巴，而為發之叔父，今錄其詞如後。

二、蒙籍所記

蒙古源流卷四庫騰丙寅年降生，歲次甲午年二十九歲即汗位，歲次乙未因患病多人診視不能痊愈，術窮，因議及西邊地方有奇異通曉五識名薩斯嘉恭嚩嘉勒喇嘛，延請醫治，庶幾有益，遂令草瑪郭特之道爾達爾罕為首往請帕克巴巴喇嘛特者，(閣本作往請薩斯迦班第達者，)歲次壬寅(宋孝宗淳熙九年)降生，至戊辰(元太祖三年)年二十七歲，往額訥特珂克，與左道六師之異端講論辨難，窮其詞，獲班第達之贊而歸，其叔父扎克巴嘉勒喇嘛曾告之云，日後有東方帽若栖鷹，靴似猪鼻，屋似木網，嬌婉長音，語須三四譯者，係蒙古國君博第薩多之化身，名庫騰汗遣使名道爾達爾罕請汝，汝必往行，當於彼處大興佛教。時六十三歲(乃馬真皇后稱制之第三年，)於甲辰年起程至丁未年(元定宗二年)與汗相見。與汗灌頂，頃刻病愈，衆皆歡喜，即遣薩斯迦班第達之言而行，所有邊界蒙古地方均興禪教。歲次辛亥(元憲宗元年)帕克巴巴喇嘛特年七十歲圓寂。此文無薩斯迦嘉勒喇嘛遺事。今取陳儀所譯蒙古通史喇嘛教

及蒙古文字源流一條補之。此書亦譯自蒙人著作，與蒙古源流同，所記多可正源流之誤。逸史曰：一當成吉思汗之世，有和薩希喇嘛，為喇嘛教之主，至第四代蒙格，憲宗時喇嘛教乃成立，傳至西重東北始設教焉。蒙格可汗因和薩希喇嘛為成吉思汗之教主，亦敬重之。後遣人往聘，和薩希已歿，其姪薩沙行南班第特(按即薩迦嘉勒喇嘛巴喇密特之異譯，薩迦地名，)聞而大喜，乃告人曰，吾教昌盛之日至矣。吾叔喇嘛彌留時嘗詔余曰，他日有從東方來者帽作象鼻式，靴作猪頭式，率幣而來聘者即吾教發達之時，子可往應之。至是其言果驗，遂應聘而往。蒙格可汗大喜，遂從其教，並令創蒙古文字。班第特居七年朝夕冥思，終莫得字形之所在。一日忽有婦人負樹枝入廟，向之膜拜，班第特見樹枝搖搖，恍然大悟，乃仿樹枝形狀製蒙古文字，別清濁高下之音，定亞阿伊等四十四字字母，並分陰陽中三類，以為文法之配別云。(與源流所記顯為一事。薩沙行南即薩斯嘉勒喇嘛，其留蒙七年與源流同，惟時期較晚，傳聞偶有異詞耳。要之其事在世祖前，自生卒年月觀之，與元史釋老傳之巴思八應非一人。巴思八乃聖者之意，可用以稱一切喇嘛，如佛租通載卷三十五，薩巴金剛上師亦有發思巴之稱，至班第達稱號則專用以稱德魯異常之喇嘛，非任人可施。上引蒙古源流之帕克巴巴喇嘛特，乃尊稱薩迦喇嘛之辭，非人名也。元史僅著巴思八稱號不及其名，殊為憾事。

三、藏籍所記

西藏著作記巴斯八事原委較詳，足以證明漢蒙記載互異之故，今述之如下。善逝教法史，(布頓喇嘛著元英宗時人)薩迦派(薩迦地名在後藏扎什倫布南，)創自王族衰曲結保，於後藏建立寺院，從釋迦智學細密諸經典，兼宏即密，其學不盡出於印度，而別傳自迦濕彌羅，在西藏實為藏密新學。第二世恭嚩嘉鉢(即和薩希)曾由成吉思汗傳以統治西藏之權，復令傳教於蒙古。第四世孔迦堅贊(即蒙古源流之薩斯迦恭嚩嘉勒喇嘛，蒙古通史之薩沙行南，譯音有繁簡兩。一)應元庫騰汗之召入朝，用喇嘛字體寫蒙語，因受帝師尊號，所製字未成而死。其姪瑪提哇第五世帕克巴巴受元世祖命完成之，更大得元帝信任，為帝灌頂，亦受帝師之封，既而歸藏，統一久事紛爭之十三州悉以臣屬

於元。(多桑蒙古史亦有此說。)  
 藏籍所記如此，足以證明漢蒙史籍所記不同之故矣。蒙古所傳爲創始之人，漢籍所記爲完成之人。各執一端，故覺抵牾，設無藏籍，此疑殆索解無從，瑪提哇哈即釋老傳之巴思八。(元人所記騰巴帝師事，多與瑪提相亂，即因同有帕巴稱號之故。)

### 丙、元國書字母及其讀音

元國書字母形出於土波之蘭唱字體，(蘭唱字體出於羅羅幹故名，其字直行，筆畫作線狀，適於與畏吾漢楷等直行文字對書之用，字母雖出於土波，但爲與漢同對音，其音韻頗有所增減變通，不盡如土波之舊。)

以漢字發音依梵文字母分部之法，早爲唐宋人所深知，所謂字母之學是也，土波字母亦出於梵文，(同文韻統西番字三十字乃番相努阿採擇天竺字母合之西番語音所製)故元人講授國字之書，如朱伯顏蒙古字韻，(註：此書又見振綺堂書目，三冊，不分卷，題元朱文撰，元刊袖珍本，振綺堂藏書，咸豐庚申辛酉杭城兩遭兵燹散佚殆盡，此書不知人間尙有傳本否。)杜本華夏同音諸書，莫不依據吾國舊有音韻分部成法，於音母韻母下分註國字，較之清代強以滿音附會切音之學，其勢爲順。竊意元代官定國書成法亦當與朱杜之書不甚懸殊，惜今日已失其傳耳。(元史韻關語韻之稱，疑即出於官書，吾國音韻之學至元代頗有新說，如古今韻會舉要，中原音韻，中州音韻，韻

## 漢字形體變遷考

文字之產生，由於補助口語之不及，這是人類最可寶貴的發明之一。溯其來源，一般人都以爲由於圖畫，這是毋庸懷疑的，但要知道，原始人的圖畫，並不是美術，而是應用，所以文字與圖畫，不能視爲二物，我們以今日的眼光看古人的器物，覺彼等所圖的是畫，但在古人圖寫之時，他們是將藉以表達思念的，因之現在人視作圖畫的，

漢字形體變遷考

府羣玉諸書，多不沿襲唐宋之舊，或與元國書音韻分部之法不無關係。韻會舉要於七音三十六母，通考標明蒙古字韻同，並於每韻蒙文分部與禮部韻略異者註明其所隸，二者關係，尤爲顯然，惜書缺有間，未能盡復其舊。今據元代書史會要等書所記蒙古字母，事林廣記(水樂戊戌琴聲精舍刊本)荆川神編(明刊本)及近人羅福成校本畏吾譯語所載蒙漢對音百家姓及蒙漢對音聖旨碑蒙文官印錢文等，考定國書字母形音，及其拚合之法，製爲字母表二，並仿朱氏蒙古字韻製爲音母韻母二表，每表均附以說明，一得之愚，或於元代金石之研究，不無小補歟。

元國書字母之數，諸書所載頗有異同，以心史爲最多，蒙古字韻爲最少，今列爲一表：

書名	字母數	備考
蒙古字韻	三十六	見四庫總目提要小學類存目二
元史釋老傳	四十一	
佛祖統紀	四十一	卷四十九名文光教志元刊本
帝師殿碑	四十一	柳待制集卷九四部叢刊影元刊本
書史會要	四十三	朱謀聖校刊本
蒙古逸史	四十四	通行排印本
心史	四十八	大義略敘廣智書局排印本

以上諸書，僅書史會要刊有國書字母下注漢音，實堪珍視，惟僅有四十一母，與所言四十三母不合，疑有脫文。今全錄其文於後：

(待續)

王 攷

實際上應視爲文字，因爲如此我們須知倉頡造字的蹄迹之跡，應與巫祝的符籙以及現在兒童在板門上畫的小鳥龜等量齊觀，他們都所以表示意義，都應視作原始型的文字的。

一般人以爲文字與八卦結繩有親子的關係，此說實頗有討論的餘方。新語道基篇說：「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

漢字形體變遷考

人道「這圖畫乾坤是指着八卦說的，八卦是不是真的伏羲所畫，是應有再探的必。以現存八卦爲言，則八卦所謂「天、地、風、山、水、雷、澤」云云，其成立之時，何以與天文地理有關？何以與乾坤人道相涉？我們除非認伏羲時已有周易一類的象辭十翼之流，則單單乾三連坤六斷，是無論如何看不出他與天文地理乾坤人道發生關係。因爲如此，我們祇能承認八卦與占卜有關，而與文字的關係，實在微乎其微的。結繩是否代記事的一種方式，是實有其事，不用懷疑的，在亞東如苗民琉球諸族至今還應用着結繩記事，結繩與貝帶是一件事，祕魯巴羅尼印第安人也盛行其事，至今未變，結繩與文字，在意義上是有親子關係的，但在形式上却關聯很少，所以牠與真正的文字，不能求其演變的痕跡，而確定爲直係親屬。

此八卦結繩更近於文字的是契券，說文曰：「契，大約也」，「券，契也，券別之書，以刀判其旁，故曰契券。」周官秋官司寇：「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契券是今之符信。周官所說應不是原始形式，然契券是合同，其契上須刻以符號，則至少我們現行文字中一二三等的字，可說是從契券來的，契券是文字來源的小宗，圖畫是文字來源的大宗，應是毋庸再究的事實吧。

我國文字直系的倡者，世傳爲倉頡。呂氏春秋：「蒼頡作書。」蒼頡，史記漢書都以爲是黃帝史官，呂氏春秋「史皇作圖。」說者謂史皇即蒼頡。是據史記等說的。崔瑗蔡邕等則以爲蒼頡是古之王者。慎到以爲在庖犧之前，譙周說在炎帝之世，這裏我們且不必問蒼頡究爲何時代人。年代問題是目下無人能解決的，所以上面所論列，都不曾確定着年代，據法國考古者說舊石器時代距今有二十五萬年。舊石器時代已有圖畫，則文字起源不應落後了二三四萬年，我國文字的遠祖，應遠在今人所謂的伏羲神農之前，應與世界各族同，不會獨異的。社會的文化演進決非一二人之權力所能左右，我國文字所謂起於蒼頡者，倉頡祇是箇代表人物，不能說是文字真起於倉頡手造，荀子所謂：「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管子所謂：「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說較近實，世本謂：「黃帝之史沮誦蒼頡作書。」也足見蒼頡之外，還有箇沮誦。文字是根據人類的需要，爲傳達思念動作情緒而成立，因爲社會文化的演進而與之俱變，牠既不能定於一，也不能尊於壹，更不能因

一人的喜憎而無端變遷。我們知道這層理由，乃能上不爲古人蒸餾所獲，下不致刻船求劍，以妨害我國文字繼續的進展。欲明我國文字將向何處演進？請先說明已過文字歷史的概況：

(一) 達表思想圖畫

前面說過，圖畫實與文字同源，淮南子修務訓：「史皇產而能書。」呂覽勿躬篇却說：「史皇作圖。」可見書與圖畫，古實不別。我國最古文字今所存者爲甲骨文，甲骨文中已頗多抽象的字，則甲骨文前應尚有很長時期的圖畫式的文字，自無疑義。在世界原始民族間如印第安人的探地記號，布什禮祈雨符號，這些形在形的方面我們應視之爲圖畫，在誼的外面我們却不能不視之爲文字。這樣的古物，在我國尚未有所發現，但在現存的金文字中也頗有類似的痕跡，如「亞」形母癸鼎。「旅父鼎」前人以爲是單文的，其實都是象事的圖畫，並不是現在的單文隻字，牠們是文字的始祖，是最早的圖文未曾分流的文字，這類的圖形文字雖然不多，但也頗有跡象可求，在文字源流上，是佔有重要地位的。

(二) 圖騰標識及意象字

在圖形文字與單文隻字中間有一種中間文字，這一種文字雖然也是圖，而牠沒有外置的繁複的形像，牠可以單獨獨立，但說牠是字，牠却明明是圖。此等中間文字多數爲圖騰形像，與意象的圖形，英人伊文斯(Arthur Evans)於克雷特(Crete)發見西元前二二〇〇年至一五〇〇年的古物，中有各種花紋的石印或泥印，牠是圖象而代表着人名。這類印章埃及也有發見，我國周秦時的肖形印即屬此類，其中鳥獸之形，應與圖騰發生關係。在金文中如「睪父丁鼎」「析子孫」款等，其全文是象事，而其所繪的動物，却與圖騰有關，可單獨獨立。此外我國所傳的亞形之象，是所以表示尊敬的。這亞形之象是正統文字之外的意象字。埃及的神與帝王名字，外圍一橢圓形，與我國亞形實爲同一意義的形像，其來很古，也應單獨成爲一系，此等現象，金文中遺留很多，應與漢後石碣以篆籀作碑額相似。是古蹟保存的很可貴的痕跡，牠們實都早於甲骨文甚遠，實例不多，頗可珍視。

### (三) 現存最古文字——甲骨文

在前清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河南省安陽縣小屯村地方的農田中，常有龜甲和獸骨發現，上面刻着許多文字。因為無人認識，農人們都把它充作藥材出售，後為丹徒人劉鐵雲看見了，他知道這是我國很早的文字，這纔宣揚開去，被人注意，經文字學者孫詒讓、王國維、羅振玉諸人，詳加考核，纔一致確定他是殷代文字，牠與現在已相距有三千多年。

古代的人常識不足，有許多現象自己不能解決時，就依賴占卜來決定趨避。占卜是求之於龜甲或獸骨的。古人以龜為靈物，龜坼指示，就是神的指示，他們行事，一以卜兆為依歸，吉則行，不吉則止。龜坼兆示的結果，刻諸甲骨上，就是所謂甲骨文，甲骨文雖不是我國最原始的文字，但牠的遺物很多，學者於此也頗有探究着三代遺俗政制的，現代學者因了牠的發見，於是對於說文解字先儒們大家視為文字圭臬，不容懷疑者，現在却都肯大膽的說話，不為說文所限制。所以甲文的發現不能不算是奇蹟，由甲文所指示的偉大的工作，也不能不說是現代文字學界的大收穫，甲文的被發見對於古史對於文字學都有非常重大的關係，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 (四) 銘諸鼎彝的古籀文

甲文之後的一時期，可以今存鼎彝文字作代表。今人或稱為金文，或稱為古文，或稱大篆，或稱為籀文，或即稱為三代文字。這裏所說，人各異言，各有各的定義，茲為敘述便利起見，統稱為古籀文。漢志言：「史籀者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說文敘曰：「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殊異。」則漢人對於史籀的文字稱為大篆與古文略有區別。然孔氏壁中文現無遺跡，科斗文體是否古有其物？現在尚難判斷。晉衛恆四體書勢敘古文說：「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古文，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正始中立三體石經，經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一可見今傳頭尾細的字體，昔人以由漆書所致者，其實是魏晉時的質物，什麼是大篆以外的古文，現在無從證實了。漢志許敘所說的與「古

漢字形體變遷考

文或異，我們祇能視為那時的文字異形，未能以此為據而劃分為兩簡時期。

說文敘又說：「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書緯考靈曜說：「秦改古文，以為小篆及隸字。」史記自序說：「秦撥去古文。」則這本以金文古文大篆合而為一辭，也不能即視為武斷吧。文字演變，不能確切的劃分時代，牠與文學政制相同，是連鎖式的演進而不是階級式的突變，我們明白了這一點，就不致以辭害意了。

史籀作大篆是人無異言的。史籀、漢人以爲乃周宣王時人，漢時有史籀篇與會韻篇等並存。漢志所謂：「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者即是。史籀篇會韻篇應與今存急就章同。牠的開端有「太史籀書」因為名。史籀的創造大篆應與會韻造字同，章太炎謂：「自倉頡以還，五帝三王改易殊體，古文變素，一字數形，加以點畫單奇，方夷隨勢，復難識別，故史籀作大篆一之。」這或者略近於事實，但今傳說文所列籀文才二百二十三字，與漢人所記史籀篇九千字相差很遠，說文所錄籀文比之今存金石文字也頗有不同，則史籀是否曾有一古文為大篆的工作，仍是一種疑問。

今存文字中的石鼓，向來說是周宣王時之物。可說是大篆的代表，但其年代或以爲秦孝公時，或以爲字文周時，至今未決，所以石鼓之為大篆代表，實尚有討論餘地。最適宜的代表，還是以鐘鼎款識為標準，但牠們是並無一致的面目，所以不能在史籀一大篆的說法上相合無間，我們於此，與其信史籀會一大篆的說法，還不如以現存三代鼎彝銘篆為準則，而明白其面目為妥當。

### (五) 同文省改的小篆

說文敘曰：「七國文字異形，秦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會韻篇，中書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李斯創小篆人無異議，但依說文敘所言，則秦時遺篆已有三家，三家所制，是否趨於一致？這是值得提出討論的問題。而且今傳小篆的代表文字如嶧山碣石等的摹本，與秦權量詔版文字頗有不同，則小篆的面目究竟怎樣，實也頗有討論餘地。我們如以文字演進程序來探

漢字形體變遷考

察小篆文體則與其相信嶧山碣石的文體，還不如以詔版秦權爲小篆，來得較爲合理。因爲詔版文字上承大篆下啓漢篆是互可接筭的，嶧山刻石，則頗與王莽時「龍巢於巳」文相近，與西漢魯孝王刻石等反遠，此論前人未有議及，學者似應注意及之。

許君所謂小篆文字，頗有古猶又本字已失，而見諸小篆的偏旁的，如朋古文風子，而小篆一翻「一」從朋。頁古文首，而「頰」一「頰」等字從頁。於古文鳥，而「蔡」「滌」等從於。剛籀文銳，而「鬪」等字從剛，在此現象中也可見所謂李斯統一七國文字，創造小篆說，也並不能視爲確實可信的史實。文字演變在秦漢之間，說是一箇省改古文運動熱烈時期則可，以爲李斯獨力創造小篆則未免太離事實，與蒼頡史籀造文字同樣令人難信。

(六)趨約便省的隸書

漢書藝文志，說文敘部說，秦獄多事，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施之於徒隸，故謂之隸書，始臯使下杜人程邈作之，隸書爲程邈所作，也是人所共知，不用多述的。

但衛恆四體書勢說程邈作篆，王僧虔說：「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繫雲陽獄，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名曰隸書。」張懷瓘書斷謂：「程邈益大小篆，方圓而爲一千。」據此則程邈所造的隸書，乃是從籀篆所改，牠的形象應即秦詔版之體的方形篆，而不是今說的八分書，牠的直系應是漢楊樹則承安官鼎篆子候刻石一類的篆隸相混式的字體。今所謂隸書如西嶺華山碑漢石經等的字體，應爲程邈隸書的嗣子，而不是程邈所創的形式。楊樹則式的文字在秦末及西漢是頗爲盛行的，因疑李斯小篆即是程邈隸書。牠是篆與今隸的中間體，以文字演進程序爲言，篆與八分之間，應有這嬗變的一個階段。徐諧曰：「程邈隸書，即今之隸書而無所畫俯仰之勢，故曰古隸。」此言最確，程邈隸書面目，應於秦二世詔版及西京文字中求之。

杜光庭辨隸書所起云：「隸書之興，興於周代，當時未全行，猶與古文相參，自秦程邈以來，乃廢古文，全行隸體。故程邈等擅其名，非創造也。」今檢六國貨布文，頗有與古隸相近似的，則杜光庭的話，不爲無據。於此亦可知文字演變之路，是跟着社會文化漸漸

蜕化，並不是突然發生，也不會突然消滅，是無可懷疑的了。周秦藝文其體爲篆而其形則方，秦書八體中有摹印，則知摹印之體，實是古隸的所以成立的自然原因，古隸發生，說是由程邈創始，說是因欲趨便徒隸，其實還不如說是由於實際情境的需要產生。爲更近於事實。

(七)由古隸增波勢的八分

蔡邕曰：「上谷王次仲初變古形，」衛恆曰：「秦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王僧曰：「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章作隸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晉成公綏隸書體有曰：「工巧難值，善之者少，」歐陽永叔題蔡君謨茶綠後曰：「豈爲書者以真楷爲難。」說者謂成公綏隸書體所指乃正書。自「八分隸法，殊好異殊，」以後纔指八分今隸，於此知前所謂隸書是有指爲正楷的。這裏須先加明辨，然後不致爲古人所炫惑。

八分之名，王僧以爲是「字方八分，」古今書法苑引蔡文虎謂：「其父馮割秦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是爲八分書。」其說都不可信，顧南原隸辨說：「八分者如八寸分散故名，」此說簡明而合理，最爲可信。

八分書字如漢禮器曹全張遷乙瑛，魏鍾繇上尊號奏，衛覲書受禪表等現存實物甚多，不必贅證，頗疑八分之成波磔，東漢碑等是有意作蠶尾形的，而其初始如流沙木簡之類，應由筆劃自然演成，並非有意創作。前敘科斗文爲未必有其事，以漆書作字決無科斗之形故，今說八分則漆書實應有左細右蠶現象，漆書成八分，一似今銅筆書分纖鉅同，復與木匠竹筆書字不異，我們以流沙木簡漆書爲憑，則八分成於運筆的自然現象實可深信不疑。八分書未必爲王次仲有意創作，也與諸造字人情狀相同。

八分依程邈古隸言應稱今隸，以今楷書言，應稱漢隸，隸楷八分，名稱相混，今稱八分之名，似較明確。

(八)異軍突起的草書

草書之起，年代甚古，許慎說：「漢興有草書。」蔡邕說：「昔

案之時，請候爭長，簡樸相傳，望鋒走驛，以象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是也。」江式謂：「草書莫知誰始？」衛恆曰：「不知作者姓名。」草書的起源，實是文字中一個奇怪的謎。我們以文字運用工具立場說：則草書不應早於隸書，先儒們所謂草書乃是種草藥之書，並不是自成一體的。但我們若承認戰國時已有行押式玉印，則草書的開始，應確在秦漢之前。這一問題，漢晉諸儒既無法解答，則我們生在二三十年後的淺學小子，自然更無從加以說明了。現這我們可加以確信的，就是漢時像草草的草草，是無庸懷疑的。草草或說漢章帝書之，或謂可施諸章奏，因以為名。這是不可信的。王愔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為書之。」似說草草是史游所作，但漢書藝文志明言，「史游作急就篇皆蒼頡中正字。」則王愔所說顯為無稽之談。

於此頗疑心草書起於草草，草草的原始形是潦草的隸書，以後乃獨立成一體。杜度、崔瑗、張芝等的草書，是否與二王鍾繇的尺牘同樣可信，還是不能即答的問題。

草草之書與今傳草書顯為二事，這是我們應明白分別的。今傳草書應起自行押，及道士符籙以及上述的隸書的便寫，如此說法，似較合理。然其演進之跡，則今日實物太少，尙難確述。

### (九) 今日通行的眞行書

今日正楷書體前人有稱之謂隸書的。梁庚肩吾說：「程邈所作隸書，今時楷書是也。」張懷瓘曰：「漢陳遵善隸書，與人尺牘，主皆藏之以爲榮，此爲開創隸書之善也。爾後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焉。」庾說楷書始於程邈，應是隸楷名字混淆，故有此誤。張懷瓘言似屬可信，然陳書今無傳字，未能指證，宜和書譜謂：「西漢之末，隸字刻石，間雜正書，降至三國鍾繇者，乃有賀射捷表，備盡法度末爲正書之祖。東晉王羲之作樂毅論黃庭經，一出於世，遂爲晉世不貲之寶。」此說最爲近實。蓋今行正書，應以鍾繇爲祖，而正書的形式則蓋歸於西漢之末，羅振玉氏以流沙墜簡爲證，謂：「神爵四年簡與二爨碑相近，爲今楷之濫觴。至永和二年簡，則楷七而隸三，魏景元四年簡則全爲楷書。」羅說以實物作據，說自成立。則楷書起原應與八分

### 漢字形體變遷考

爲昆弟。至三國元常乃達於全盛之域的。

行書是楷書的嫡子，衛恆四體書勢曰：「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法，俱學於劉德昇。」鍾謂鍾繇，胡謂胡昭，行書也稱行押書。章續曰：「行書，正書之小譌也。鍾繇謂之行押書。」張懷瓘曰：「昔鍾元常善行押書，其後羲之繼之並造其極焉。」行書是正書的小變，惟介於正書與草書之間，是今日應用最廣的一體。

### 結論

上面所述是漢文形體演進的概況一般，我國文字除漢文外，本還有蒙文、滿文、藏文、苗文、傣文、以及西夏文字、突厥文字等等，牠們或者已成歷史上的遺蹟，或者應用的人佔一小部分，所以不復加以敘述了。單就漢文的演進言，也只取其某一時期曾爲社會所應用的正統文體加以略述。其他如穆天子傳所稱，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策府。「書序正義引書緯：「孔子求書得黃帝玄珠帝魁之書。」以及漢儒所常談的河圖洛書之流，還有所謂蟲書鳥書九疊文之英體，金錯刀之類，或古遠無徵，或僞雜難信。更有如大禹衡嶽碑，比干銅盤銘，延陵季子碑等大都謬妄無稽，未可形諸楮牒，故一切從略。而於此須特加指出者則：

- (一) 秦前鼎彝文字，雖七國異文，而大別之可分爲二，即楚體與齊體是。秦前金文均可以齊楚作剛柔之分，此研究文字學者所應加注意者一。
- (二) 六朝魏體與東晉二玉文字於書法上顯有重大區別，魏體字遠有北魏之目，然二玉之碑爲魏體之一大鴻跡，而其碑乃遠在西南邊境，此魏體演進地域，應予以注意者二。
- (三) 六朝別字，人無異言，然細加考察，則六朝別體，多半可以篆隸形體作對比，則所謂別字，實非別字，而爲隸書演爲楷書應有的一階段。然唐宋楷字大都與鍾王書體相近，此其現象將以何法說明之？此應予注意者三。
- (四) 近代敦煌石室所獲得的晉唐寫經，多有異字，爲我人意料所不及者，如伍子胥作子胥，延和作征和之類。其中異書與六朝別字相脗合，而與唐宋楷體不同，唐時楷體豈亦有李斯其人，與以

經 學 闡 微

統一，因相一致歟？此應予注意者四。

(五)說苑喜說篇載郭君越人歌曰：「滄兮汴草滄予昌州……」楚語譯爲：「今夕何夕兮華中流……」越族文字不致與楚相異，何以其音不同如此。豈秦前文字言語各族有不同面目？還是越人歌云云，乃是說苑杜撰，並無此事，此亦應予注意者五。

(六)六書會意，今人頗有主張應爲「象意」者，象意文字如人形倒植，義爲死亡，圖一鳥龜爲泗水圖，三圖圍義爲三天，此等「象意」字，原始民族應用甚廣，我國古文應亦有此事，如漢刻畫象以大人表示貴者，以小人表示賤者，及圖畫中以頭上分線，繪於二線中之圖象即表示夢境。此等形態與世界原始民族象意字完全

經 學 闡 微 (續)

五、經學在世界思想史上之文化地位

昔岷山顧氏亭林曰：「經學即理學」，(註十九)余今爲之再換言之：「經學即中國文化，即中國思想。」讀者猶疑吾言乎？敬請迴溯過去之歷史而深維之，當知余言之非謬矣。故欲理解中國經學之演變，殆無不以軍究思想爲主體。所謂制度文物也者，僅前代思想之陳跡耳，良以中國數千年來思想，皆一一與經學有聯繫；或含育其中，得一察焉以自明。或託借於此，資爲萬言以自重，或初習其言，而力反其說。標新領異，各思有以自立。顧婆而論之，皆不能謂其與經學無關，蓋古代思想，恆爲後代思想之源泉；觸端引發，豈惟一事？證以近世歐洲學術之於希臘，彼所謂文藝復興者，豈非明效大驗也哉！中國尙世以來，學在官守；政術教化，固同一職。自孔子而有私家教授，祖述舊文，以詔學者。其道則忠、恕、仁、孝，其文則六藝之典是已。故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又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此即王制所謂「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之意也。子曰：五十以學易，(從古讀)可以無大過矣。其言「恆」亦稱爻辭，故史記稱孔子晚年讀易

符合，然古文字中除率字華字等依許說可視爲象意外，其他鮮有遺留，其故何在？此應予注意者六。

我國文字演進，古籍記載頗詳，周秦晉唐遺物亦俯拾即是。這種文字至今保存着象形跡象，在應用方面雖不能說爲最進步的。但在古方面，不能不說是世界比較文字上最關重要的材料。然而在這種材料中還會發生上面所列的諸疑問，學術演進的不易得到正解，於此可見一斑了。

對於文字研究感有興趣的學人，應知我國文字演進的情狀，於古尙有需要重行檢討的問題，於後尙有待發展的新階段，讀畢此文，應知所奮起，而有所自見罷！

積 伯

，韋編三絕，其說蓋本於緯書，緯書之說，維其言多謬，要亦有所淵源。孟子稱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近春秋之矣。荀子之論儒效亦曰：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蓋孔子以述爲作，而微言大義亦多託於六經以傳。其流傳至漢也，固已視爲人生準則批評規律矣。雖論語孝經之屬，亦以爲聖人吐辭不刊之書，疑假亦躋於經列。於是儒學一派之傳誦增益，深文周納，遂成立所謂經學之名矣。故時賢之論次哲學史者，直謂自漢以下，爲「經學時代」；蓋以各代哲人立言，無往而不受經學影響，(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足徵經學之於中國思想，其文化史上之地位與價值，固有不可磨滅者已。且不獨漢以下，稱哲學爲經學時代已也，即先秦諸子，亦無往而不受經學影響。蓋儒家經籍，類皆遠承舊典，而孔子又爲諸子之卓；(王充語)其成學時代，尤較諸子爲早。故今考諸子師承，亦多稱出儒家，淮南子言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見要略)而韓非嘗學於荀卿，(見史記)則墨家、法家之受儒家經籍影響有明證矣。吳起師曾子，而漢志列其書於兵種謀家，是兵家亦儒家所出矣。莊子數稱道孔顏

天下篇又隱然以儒術六經為宗，並數數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其甚聞其風而悅之等語，則道家與其他各派亦淵原經術可知。荀子以陳（仲）、史（籀）並舉，莊子亦曾、史並稱，蓋亦經術之別傳者已。良以孔門傳經，「道」「術」已裂，所聞既異，立說遂復相非，入主出奴，成見因而蔽明，試觀荀子歷詆子思、孟子、子張、子夏、子游之儒，（見非十二子篇）韓非亦有儒分為八之說（見顯學篇）則其競勝之端，可概見已。諸子之學，紛然淆亂，或各得其一體，因時演變，或則自樹壁壘，力反前修。彼輩立說統宗，雖多反於儒術，然其思想衍變之迹，猶可推而明者也。請再論證之：儒者本務明禮，禮之用所以別親疏，定貴賤，明嫌微。昭忠信也，其流至於法家，遂發棄仁義而惟法是尚，務農戰，絕游談，雖變孔子足食足兵之意，苟聘強國儒效之說而為之，然其由經術禮論以精進，斯亦有淵原可及者也。孔子稱顏回也，曰：簞食瓢飲，陋巷自樂，其心三月不違仁；曾子之贊顏也，亦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是則「虛無」「觀心」之道，顏子固已卓然自立矣。然則後世莊子，外遺物累，玄同彼我，述顏子「坐忘」之說，引顏子「心齋」之論，與老子和光同塵，虛己下物，孰謂非遠紹孔門經術微言也哉？至若老子時代問題，汪中、梁任公諸人論之詳矣，決非能先於孔顏者也，其出自在戰國之世，因激於時勢，乃有「三寶」之說，故推論至治，亦以為當反之泰古也。墨子既學儒術，以為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繁文縟禮，當年不能究其學；愛有差等，別士所以為未達，於是盡反其道，以兼愛為宗，以自苦為極，曰：吾固墨也。雖彼強自標異，講習古者大禹之道，然因經術而生反動，此亦事實之昭昭也。其後陳仲、許行自耕而食，持其道之一面，自以為有異於儒矣；然尋其上下並耕之淵源，固亦反對經中之階級等差也。乃若名家者流，如惠施、公孫龍之徒，則多取法於墨辨，然山孔氏「正名說」以證荀子正名篇，則名家之說，亦不能自外於經術也。晚世有陰陽家都衍者，盛言五德終始禘祫制度，彼固與經術不侔，無可牽連者矣；然其要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誠亦託於儒術而為怪迂之論者已。洎夫漢世，其說益張：董仲舒之屬，咸資之以說經術，於是書有洪範五行，詩有五際六情，易言災異，春秋明五始三統，禮有明堂陰陽，綜其要旨，在明天人之際，而欲通經以施於政事。自漢武帝

經 學 闡 微

罷黜百家而儒獨尊，由是請立說者，皆託於經以明，今尙論歷代思想，誠不能以諸家經說為全得孔子之真，然即訓說注疏中，抉隱發微，各還本原，亦可以窺見其人之思想及當時學術之大勢，前所謂經學與思想有關者，即此之謂。又如公羊春秋何邵公所謂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者，如以孔子為素王，且為漢制作也。諸凡大一統之義，大居正之義，王者法天之義，以元統天之義，護世卿之義，雖多因緣時義，牽附孔子，然因經術而事儒術，此固思想史之進一步求發皇者也。追古文學興，更崇周禮、左傳，劉歆又以此之佐新室，改制度。其間好為深沉之思者，則有楊雄著法言以擬論語，崑太玄以擬周易，時雜象數老，莊之言，其造說雖辯，亦仍以孔子經籍為宗也。乃若混合今古，別有鄭玄，博通典籍，徧注羣經，其言性命之情，固啓宋儒之緒，而注禮注律，實事求是，蓋仍就周孔經籍而發揮者。晚有宗新論王充者，著論衡以考覈「世書、俗說」，頗持道家之自然主義，以破陰陽家說，而問孔刺孟之篇，尤有諍詞，蓋亦儒學之反動者。然觀謝短、正說、案書諸篇之討覈經籍，固亦由儒術而來，惟其尙超奇，任心意，實開魏晉玄談之風，於是易與老、莊，並稱三支而為時尙。洎夫王弼注易，何晏解論語，破象數而言名理，引道家以入孔門，林下諸賢，各有標格，稽、阮、王、樂、鬱為稱首，然猶推尊孔子，特難企耳；亦重名教，謂有樂地。蓋儒術既尊，傳習已久，雖玄言日熾，仍不能悍然屏棄經籍，空絕依傍也。又玄談之士，如雷興宗輩，亦善言禮服，且考其師承，出自慧遠，（見慧峻高僧傳），是則當時潮流，亦常習儒家經籍矣。故儒玄文史，科駁並列，亦可徵彼此思潮之交互影響矣。其後佛教鼎盛，與寇謙之、陶弘景等所謂道教，雜然與儒教並立為三。然中土所傳之佛法，固亦參雜儒家思想之成分。試觀於釋道生所稱「即一闡提亦可成佛」之語暨「頓悟成佛」之說，即可知受孟子「服堯之服，行堯之行」是亦堯而已矣「與人皆可以為堯舜」諸言之影響者也。又如易傳所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而佛學者亦中國化之。直謂佛之淨心，亦「繁興大用」，雖不為世染，亦不寂滯，（大乘止觀法門語）其活動中之最高境界，遂如僧肇所謂「寂而恆照，照而恆寂」，則顯與彼專言涅槃永寂者異矣。且即當時所謂「憲章五經」者，尤多持其說以與佛教辯難，此即僧佑所謂「六疑」，而其最著者，厥為范縝之神滅論。隋、唐之世，象教大行；韓愈之闢佛，則



經 學 問 後

多自社會之觀點立言。而特引大學一篇，又數數稱引孟子，蓋孟子言養氣，言心性，大學有誠意、正心之文，皆可自樹壁壘，與佛學聖量。李翺承之作復性書，雖抑釋而仍揚儒，足證經籍固有所統攝，而綜三教以說教，實開宋世道學之先聲，故孔穎達等五經正義辭氣亦彷彿玄談，其所采王弼、何晏、杜預諸新解，雖純正經師，唾之為破棄師法，然而經術與當時風氣相應，則固因思想變遷而有其新價值者也。下迄有唐，啖助趙匡，三傳束閣，獨究遺經，雖矯乎恆道，亦別有創獲。宋明以降，此風大昌，濂、洛、關、閩之理學，與乎陸、王之心學；言性，言理，言氣，言仁，主靜，持敬，太極，陰陽之說，內固資於二氏，外仍託之孔孟。綜之，言一己之存省，通乎宇宙之大我，於是標揚學、庸、論、孟為四書，又或闡述周易，遂有所謂道統之說，別立所謂理學之名，此世之所謂「宋學」，或謂之「新儒學」，要皆本經籍以開發，隨經義以引甲之思想學術者也。及其末流，空疏荒衍，才辨聰明，激而橫決，於是顧、黃諸大師，乃極矯其弊，以為「經學即理學」，尋究傳註，闡揚實學，遂啓有清一代考據學派之風習。嘗試論之，清儒所明之經學，固已接迹於科學之域。故就其研經之對象言，則如屬算、樂律、水地、金石，致工創物之記，毛詩蟲魚之編，皆即經籍所言，而推驗之於實物，猶多同符於近世自然科學之所攻究者也。其關於典章制度，又字音韻，類能攷辨精覈，自成統系，論所以治經之法，則參伍比驗，窮源竟委，科學之方法也。論所以治經之意，則發明義理，實事求是，科學之態度也。談者每以清儒之學，比之於歐洲之文藝復興，蓋田順考古道，翊贊經術，寢寢而樹立科學之基址矣。然其所言，終不能離於經，則可知經學之所含育者至廣，故與言中國學術，誠不能外此也。再溯清初，又有顧、李之實用主義，一以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為教。惠、戴以下，更以考據訓詁，修明經術，始可上知聖人。而東原解孟子字義又謂天理即寓於人欲之中，與宋儒所言異選，實乃有近於荷學。固亦所謂經學即理學之支與流裔也。迨常州公羊學興，乃復揚西漢家法，以究孔門微旨，其說主於經世，故及清之末世，而有廖季平及康、梁諸人，因受西方文化之影響，亟欲變法圖強，乃言孔子改制，且有為萬世制法之義，宜尊為教主。近時言民族精神者，亦以為當溯源於孔子。凡所謂大同學說也，性理學說也，中庸之義，聖賢之道，仁恕禮樂之施

，中和至誠之教，均應重新估價而闡揚之，此尤近日學人所亟亟提倡之事也。故綜觀數千年來之思想，皆與經學有密切關係；孰謂中國思想非經學，中國文化非經學哉？夫一民族之思想必自有其特色；若經學者，其中國思想之特色乎？故研究世界文化史者，不敘中國思想則已，若欲統括中邦，則中國之經學，其在東方文化之地位，詎可不大書其價值也哉？顧此靜的經學之文獻探究，遺存雖久，芳躅已遠，乃若動的經學之人生體驗，合內聖外王於一體，治科學哲學於一塗，本綜合的態度，為合理的說明，則所謂人類生活學之經學也，或可於世界學術史上別樹一新幟也歟？

六、歷評經學傳統觀念後之新定義

竊維經學內容，亦係多元，重為詰釋，當能一新涂轍，謹就常見，略陳其理如次：

按經之成學，至漢時始成專門；而經、學二字綴辭，亦惟漢時始見載籍。

漢書兒寬傳：「兒、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帶徑而經，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廷尉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民間，舉侍射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

顧經學二字之定義，歷漢宋仍無確詰。

鄭玄曰：「穀梁近於經。」（六藝論）

朱熹曰：「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詳；公、穀考事頗疏，然義理確精。」（朱子語錄八十三）

葉夢得曰：「左氏傳事不傳經，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春秋集傳序）

據此，則以人生行動之是非，人類演進之義理，為經學矣。

紀昀曰：「……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天下之公理而已。」（四庫提要經部總序）

據此，則又以義理之公，舉世同然，推而可放諸四海者為經學矣。

夫經字溯原，既為編綴之義，周秦訓解，又有法則之指。劉熙詔人以徑路，鄭、朱示人以義理，而清之紀昀，更復詰以天下公理，是其引申轉訓，蓋已數變矣。顧綜計上釋，義雖小別，而歸納言之，胥不出人生問題，故予總合其意，而為之下一界說曰：

經學者，(sinology) (註十九)以系統組織的思考，求宇宙間人生之法則，研究個人與集團之正確軌道，而達一天下共同的合理的人生行動與理想也。

近閱日人本田成教授所著支那經學史論亦嘗分析討覈而下一新定義，其言曰：

經學者，於宗教學、哲學、政治學、道德學之基礎上，加以文學藝術之要素，以規定天下國家及個人之理想與目的，亦即廣義之教育學也。

其意義與予略殊，惟鄙意以樹學為主，更別有說，往世治社會學者，有區化動的社會學 (dynamic sociology) 與靜的社會學 (static sociology) 而研究者，茲亦略師其意，別為「動的經學」(dynamic sinology) 「靜的經學」(static sinology) 二類：所謂靜的經學研究者，即探索先哲遺說，考核故書雅記，或為宿儒之箋疏舊籍，或為時彥之遺理國故，或為古傳之闡述，或為新義之發揮，似此以經為文獻之分析解剖，以說明中國文化者，皆經學之靜的研究，所謂動的經學者，即考核社會，體驗身心，察宇宙演進之迹，定人生行為之準，故就其致力用功言，即孔氏所謂「修己安人」也；(論語衛靈) 就其最高目的言，即莊生所謂「內聖外王」也。(莊子天下篇) 蓋修己而致其極，斯內聖效之著；安人而充其至，斯外王之功顯。格致誠正，即詔人以求內聖也；修齊治平，即示人以達外王也。(本禮記大學) 良以吾國經學，純以研究人類生活為準，故持較西土，成效迥異，既無所謂「宇宙論」(Cosmology)，「本體論」(ontology)，亦無所謂「論理學」(Logic)，「認識學」(Epistemology) 蓋此土以知識為能研究之主體，固未嘗以知識為所研究之對象，此則經學無可諱言之短，而急應補苴罅漏者也。是故游西哲士，每以經學詰愛智 (Physiology)，亦既成其為牽強附會之談而已！蓋經之最大目的，即求人之所以為人之道及人與人相互之道，故經學所包，就外王以分析，則凡齊家之道；(家族制度及存廢問題) 治國之道；(如政府法制之改善，

民衆經濟之組合) 平天下之道 (如世界經濟之規劃，人類糾紛之泯滅等) 即現代社會學者，政治學者，經濟學者所日夜探索之原理，固皆為其所論究者也，就內聖而分析，則羣衆訓導之教育學，個人修養之倫理學，人性善惡之心理學等，又其所蘊含。故研討經學之為物，實如孔德之邦造社會學然，蓋綜合人類生活必需之科學知識，而成一有組織的更進步的人類生活學。(Science of Living)

是故吾儕今日之探究經學也，除摹學於故紙堆中，索尋先哲之原有思想外，(所謂靜的經學文獻深究也。) 尤應追求人類生活範疇，綜合科學之行為「理則」。(即所謂動的經學之實踐體驗也，破舊染汚俗之成見，創合理生活之新軌，蓋必由系統組織而系統思維，由認識宇宙而變革宇宙，則所謂經學者，或庶乎能與世並進而長為「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乎？

〔註十九〕按經學二字之西文名，舊無正確譯名。或誤認為宗教之經典，而視同 Bible，或曰為古代舊籍，而譯為 Classics，余意均覺未安。茲以西人所造「中國學」(Sinology) 為經學譯名者，其故有三：

- A 過去世界各國，均無經學類似之學名，而經學為中國所獨有，此雖以其名代別名，仍足以表其獨異。其理一。
  - B 及中西交通，中國最早輸出者為絲，西人對於中國第一印象亦為絲。而經字從系聲，含組織徑路之義，亦與西文 Silk 從絲之字源相合。又當 Ptolemaeus 托來美烏士人，約在紀元後一五〇年(時代直呼中國為絲國也。其理二。
  - G 經學與中國學同為繁複之內容，而具有多方面性質，實有取而代之以資格。其理三。
- 基此三因，故以經學譯為 Sinology 也。(完)

△在紐約的商店中，可以買到各種顏色的玻璃帽子。第一頂玻璃帽子的發明，是歐文意利諾絲線廠研究員的妻子，用藍色玻璃線織成的。

△法國本部有名「奧蒙」之小村落，人口祇四十餘人，而其中年在八十歲以上者二十五人，百歲以上者一人。

# 日本的中國語研究

維 達

一般都認為，國語是與國族共同前進的。的確，國族到處，國語也隨之而興，可是在事實上，也有很多的例外。例如中國語，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的國族始終沒有伸展到海外一步，然而中國語的普及却並不如此。這並不是說中國語有什麼異乎尋常的作用在內，不過是證明了中國古代文化的超越和燦爛，致使作為表示中國文化的符號——中國語也隨之而遠播各地。

在日本，中國語之被採用，被學習是有很長歷史的。因為日本的文化雖然與中國文化不同，可是在源流上，還是系出於中國文化的。所以中國語在日本之發達是應該比其他更進一步的。我們在今日歷史上看來，可以知道，論語、千字文之傳入日本是在其應神天皇之時代；然而由歷史學家及考古學家的考證，則在論語、千字文等傳入日本之前，在言語上已受有中國方面之影響了。例如「家」「垣」「床」「稻」「麥」「絹」「鷲」等名詞，均非日本原有之大和族的言語，而為由中國語中所借用的。這種主張，大概是正確的，蓋在秦漢之時，中國方面時有人渡日，其中就不乏傳養蠶及織造之法至日本者；這種技術之傳入日本時，一切專門用語，也隨而輸入，這種專門用語毫無疑問是中國語而非日本語；所以此等中國語至以後就為日本人所借用，自屬可能。在今日，我們以一個中國人的資格而來研究中國語在日本發展的情形，對於吾祖先傳播文化的偉績，能不予無限之感概乎。

從日本歷史上看來，我們可以知道當其奈良朝始，經過平安朝而至鎌倉幕府，漢語之輸入日本，而為其所攝取，吸收者為數極多；當然之日本語，依我們今日之推想是有十之八是直接間接的自漢語中吸收而得的；這種被吸的漢語，以後就成了日本語的基礎；使日本的國語因此而生長。在唐宋之時，因遣唐使，入宋僧及貿易商人之來往頻繁，而使中國的文化全盤移植到日本，在文化、宗教以及日常生活之需上當然是不必說，就是在言語之上，也因為有遣唐使，入宋僧等之需

要，而受其影響。「唐話學」就產生於此時，日本人之專習中國語言，應該就是這時候為始的。我們由日本宗教史來看，可以知道當時日本之僧侶間所通用之詞是中國之語言而非日本語言；當然這不但是在以後入唐，入宋時可以得到不少的便利，而且在誦經上也得到不少的幫助的。所以儘管在今日有許多日本人，否認中國文化，而對此事解釋作「沙門是別一個世界，而非日本的人間。」但至少我們是可以知道在當時，中國的語言是通用於日本人中之一部的。

及明代，因豐臣秀吉會想吞朝鮮，假道之而攻明，所以對於中國語言之學習亦特別注意。當時秀吉會令其西征之部下學習中國語言。依歷史之記載稱，秀吉曾聘明人數名入營以專司中國語言之教授等事，在行軍先更曾以扇子一柄示以大將明智之前，而詢之曰：「這是什麼。」由此也可以想像到當時一般的情形了。

可是，我們也不能不承認，當時之中國語言雖然在日本能一時一地的流通，然而在前明以前並沒有普遍的獲到其國人之注意和研究。一直到近世，日本在德川幕府下令鎖國之時，中國在清朝入主中原之時開始以來三百餘年之間，方可稱得上日本對中國語言真正作研究的一個時期。其理由是日本在鎖國令以後，禁止任何國籍船隻之渡日停泊，但中國和荷蘭是其中所特有之例外；因此當時在日本貿易的大多是中國商人。在與中國商人經商這一個需要之下，就有不少靠近口岸之日本人學習中國語言。以後至享保年間（西曆一七一六左右）又有禁洋學之令，使當時之日本人要學西洋之文化，技術就不能不從漢譯方面設法了。當時日本政府所特准的流通外國語也只有中國語與荷蘭語二種。荷蘭語因其比較生疏，而中國語言與日本之語言又相似，所以一般之學者也逐漸來學中國之語言了，希望由中國語言之理解而多懂得一些中國文字所記載的知識以外的東西。我們知道，當時在長崎是有以中國語來講解「皇清經解」等的。大概的說來，當時在醫學方面的專門技術者，是多學習荷蘭語，而儒者及一般人則均以習中國語

言爲尙，在日本鎖國的二百二十年之間，因其他國籍之商船不能入，其他國之語言文字禁止學習，所以一切文化均假中國和荷蘭之手而再傳入日本，其中特別是中國，所以在日本之德川鎖國期間，中國語言所給日本間的影響是很大的。例如在日本儒教史上極有地位之荻生徂徠氏，就在當時有從江戶（東京）而上長崎以學中國語者。這件事的確是可以使我們發生很大之興趣的。蓋當時之日本漢學者，均主張漢文，漢學應以漢音、唐音出之，而不應以日本人之讀法讀之。當時担任此項中國語言之教導者，是以長崎爲中心之唐通事，即通譯官一流。彼等並未對中國之言語有所研究和成體系之學習，而不過是從小就從華人學習，而至以後自然而然的精通此道者。所以當時之漢學者及其他民衆之學中國語者，就情彼等爲授。彼等因自小對中國之語言聆聽而對唐音可以直通，然而並不知道事實上之意義；可是當時因日本之儒教學者，對於中國之崇拜無微不至，所以對彼等之音讀亦奉若至聖而隨習之。當時對中國語言之發生興趣，不僅僅是一部份之儒者學者而已，即其統治支配階級亦然。我們看當時有將軍德川綱吉及志中柳澤吉保等對此特別熱心，曾獎勵其臣下對古典書籍以唐音讀之。其他如當時與中國人間之貿易僅次於長崎之薩摩國，其藩主島津重豪，亦係一醉心於中國文化之人，所以對於中國語言之普及亦不遺餘力。依今日日本方面野史所記，稱重豪曾如此規定說，其侍臣在日常與重豪間之會話，應用中國語言，以示慎重，由此可知當時中國語言在日本風行之狀了。

當時日本社會對於所謂唐話學之中國語言，在語學上之評價如何呢？我們是應先由當時担任唐話學指導之唐通事這一方面着手來看的。唐通事在當時之任務，除了担任中國商船與日本人間商賣上之通譯而外，還兼授中國語言。當時彼等約有數十人，其中除能操當時北京之官話以外，更有會操南京、福州、漳州、廣州等地之方言土語者。我們試就當時彼等所編之教科書而看，便可以知道其內容的確是堂堂的。當然，由近代之教學方法以論，當時彼等所採取之種種方法是否合理，乃屬另一種問題。被稱爲德以期望唐話界第一人者之岡島冠山，就是當時唐通事中最傑出的一個人材；他曾編纂日本人學習用之教科書，其編纂之方法是依其文字之多少而決定其句之先後者。例如：

（一）字話）太平，享樂，快樂，快活，寂靜，不來。

（三字話）有才華，善詩文，真正妙，愛讀書，好熱鬧。  
（四字話）久遠久遠，今日何往，許久不見，且請少坐。  
（五、六字話）明日再過來，明朝恐來不企（及），大家不必客氣。

此外在其所編纂之教科書中，尙有常言，長短話及通俗奇談數篇。此外彼又另著一書，依中國語發音之日本假名的五十音歌（伊呂波歌イロハ）而排列。這種編纂排列的方法，雖然不免過於機械，但彼却能儘量的，就其所能知而將之發揮出來，使學習中國語者能盡其實益。所以當時不但岡島冠山之名望極高，即其所編纂之教科書所得之評價亦極好。岡島冠山在當時，可以說並不僅僅是一個紙上的語學者，而是一個實地的練達者；因此其所著者自亦屬當時「唐話界」最好的標本了。像岡島冠山等僅僅是一個貿易之通事，而居然爲當時碩學之師，實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當時之儒者，漢學者均不問此輩通事之是否懂得音韻學、言語學而即從之學習中國之語言，以致往往有學到某地之方言者。一般的說來，當時「唐通事」中對中國語言之發音是偏於華中華南這一系統，所以當時彼等所學之中國語的發音，與以後（明治以後）之北京官話稍不同的。例如在當時有一冊名叫「唐詩選唐音」之書，其中所註之中國語發音是如此的。依我們今日看來，立刻可以知道這種發音不是北京官話的發音，而是江蘇一帶的發音。茲舉一首爲例。

「主 人 不 相 識 偶 坐 爲 林 泉  
 莫 謾 愁 沽 酒 囊 中 自 有 錢。」

在德川幕府之末葉，爲普及白話文學起見，曾有將中國語言中之字加以收集而著有「小說字彙」「俗語彙」等之出版。這二書，在日本我們是可以稱之爲對中國語辭書方面之先驅者；當時在其間錯誤是極多的，以之比岡島冠山輩，則相差多焉。當時有在長崎之某唐通事曾著有和漢合併之「對照書札」一冊，上爲華文註日本假名之中國語發音，下爲日文。由今日看來是十分的雅趣的。

要之，在日本鎖國時代所發展之中國語言，是完全與中國脫離了關係，而在日本單獨活躍的。日本方面之所以有中國語學之發達，不

日本的中國語研究

能不歸功於儒學者之對中國崇拜。當時如名儒荻生徂徠者曾謂：「先學崎陽之學，教以俗語，誦以華音；譯以此方俚語，不絕作和訓通雅讀之。」所以我們可以說，在日本德川時代，中國語之所以成爲一種「唐話學」而十分發達者，其直接的原因是儒者的推崇，而間接的原因是當時之文化趨向所致。

明治維新，在日本歷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轉變，政治經濟方面如此，在文化方面也不例外。使此二世紀以來恰似住在別一世界之日本人與新的世界發生了接觸。在這一劃時代的轉變以後，洋學之禁也就隨之而取消。蘭學也逐漸爲英學所取而代之以至於衰；在德川鎖國時代共爲日本人所倚爲吸收外來智識之兩國外國文字之另一種的漢學，就沒有被消滅，但中國語的位置也因有異趣而黯然而了。然而在明治初年（一直到明治二十一年）中國的文化水準還高於日本，對於西洋文化的吸收上，中國還是一個先進的國家，所以在當時維新之初，日本方面是還以翻刻中國方面已經譯出之西洋文化書籍而介紹於其國人。我們依目下所知道的而論，則有翻刻者如「啖咄咄事略」「星輅」等，有加以訓點者如「福澤諭之「華英通話」等。到明治十年更有大槻文彥之譯純北京官話之「支那文典」等，這種種對於當時日本之中國語界，其影響之大，自不問可知。此後該部精，福島安正等即以此爲根據而編纂教本。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在明治維新之後，中國文化在日本雖已逐漸趨向於退潮之勢，可是因爲西洋文化與日本固有文化之間還有相當之距離存在，而使中國的語言在當時之日本仍能保存其部份之地位，而未爲英語等所驅逐。雖然說，在當時日本的中國語學，已不再稱「唐話學」，而開始稱之爲「漢語」「清語」「支那語」了；長崎之唐通事時代也已過去，而由該輩通事轉業而成之「支那語教師」均已僕僕於東京各校之間了。一直到明治二十一年，中日兩國在文化地位上，已改變其數千年以來一貫之狀態，而進於逆轉的情勢下。這時候「支那語」在日本已成爲一種最不出息的外國文字，學校中聊備一格以塞責，學生間目學「支那語」者爲朽虫；當時而沒有一部份儒學者之奮嘆，恐怕「中國語學」也早如荷蘭語一般爲英語所排斥去了。可是沒有多少時間以後，其維新元勳又覺中日兩國唇齒相依，於是對中國語又加以注意，在外國語學校中也正式設科，而以後之陸軍士官學校中更以之列爲必修。從這時起，中國之語言始爲日本

所認爲和其他各國語相同的外國語一種而處置了。（當然，其間是免不了有輕重之別的；這情形一直到近數年，或者可以說是去年十二月八日以後始消滅的。不過這是無論那一國家所不能免的。）

在明治之三大戰爭——甲午，日俄時，日本人對於中國語之學習，似成了一種風氣；當時除了其政府機關所開設之學校中加重於中國語一科，及由半官機關如東亞同文會之流造就中國方面人才而外；在坊間也有數十種以上之關於中國語書籍之出版，以適應當時之需要。因爲這種書籍之出版是投機的，所以其中最多的是會話，速成會話；當時曾有二三分錢一冊的「支那語早解」（速成中國語）流傳於市上細民之間。這種書之內容，自不問可知；而譯誤百出亦在此難免。例如在當時號稱名家其所輯之中國語專集中，曾有如此之笑話，譯誤存在。如註音爲「北京在那裏？」而解釋之則又爲「到北京尚有幾里。」或有以日文中之語尾變化以加於後者，如當時有稱清國敗了一語爲「清國敗々」者，更有捏造中國字之發音，以日文發音稍加變更者如「昇旗」一語，其發音爲「ハーンターセ」，這一種發音，可以說還是日文之語言，蓋旗日文中訓讀之爲「ハタテ」，而昇旗在日文中稱之爲「旗々出す」，故此中之「ターセ」無疑爲「出す」所變而得。如「此不論不類的書籍，而能充作市上者，當然是因爲社會之狂求所致；這情形與這一次中日事變以後是一概無二。當然我們也不否認在當時出版之中國語方面的書籍中，是也有許多是極有價值而至今仍爲其國民所採用的；如伊譯修二氏在當時曾著有「同文新字典」與「支那語正音發微」等書，對中國語之發音方面有獨特之創見，而日本現存之中國語權威者宮島大八氏亦在此時出任東京外國語學校之支那語科主任；中國人如張廷彥，金國璞等亦在此時編有「支那語速知」「官話談論新編」「清語教科書」等出版而供日人之用。此外，在日本出版史中，以裝幀富麗而見始之吳大五郎，鄭水邦（均日人）所編之「日漢英言語言合璧」等亦於此時在日本出版。可是這種風氣並沒有能延長多久，特別是下關條約成立，日本人對中國之觀感由尊敬而轉變爲卑視之後，中國語也更爲所蔑視；以致在此後之日本，對中國語言之學習，研究，可以說是入於一時中絕之狀態下。

中日甲午之戰以後，日本人對中國之觀感是改變了，而中國人對日本之觀感也改變了；過去之崇慕西洋者，今日轉至東洋之日本了，

所以明治二十九年以後中國開始有向日本派遣留學生之舉，至三十七年而大盛。明治末葉中國留學生在日本極多，彼等均學習日本語，所以日本語學習之書籍大興；循例中國人之至日學習日本語與日本之學習中國語應成正比的，可是當時因為日本多數具有戰勝國家之優越感；及當時日本教師授課時，有通譯隨其左右，所以日本人之學習中國語也就成了不必要，以致當時日本入問對中國語言之關心，仍極薄弱，與甲午戰後無異。可是我們也不能不特筆一提，在當時有不少先覺之士如松本龜次郎，井上翠，服部操，石山福治，平岡十太郎諸氏，能於當時潛心研究中國語之發音，構造組織，而於以後或著書，或編辭典以為中日兩國國家之用，有功於中日文化之交流，便利後日之學徒均屬不淺。特別是松本，井上，服部三氏。這三氏之功績可以說是明治末期日本中國語學界的最大收穫了；其他，我們可以說是沒有了。

自大正以來二十年之間，因為日本政府之政策關係，更兼以其國民向大陸發展者日多，所以中國語言在日本之被研究，被學習又盛極一時。我們試就其各書店在大正昭和年間之出版目錄來看，就可以知道其為數之多焉。可是這些著作大多數的還是與明治開甲午戰時所出版者相同，粗製濫造，其中有幾個著者，在六個月以前還是茫然不解中國語者，在六個月中進了講習班之類的速成科，而在六個月以後居然著書立說了，其內容自可知。因此雖然說關於語學方面出版之活潑，是該國家語學發展之反映；但這種情形是不能說在日本中國語之發達呢？當然我們也不否認在最近三十年以來，日本朝野都極力注意中國，研究中國，所以對中國語言之學習自亦在意料之中，然對此輩粗製濫造。以投機為務的則不能不表示遺憾。幸而在這一種空氣之下，造成了少數的年少氣銳的真正中國研究者，由於他們的努力，使向來不為日本人所注意的中國事情也逐漸為其國人注目，而自成一類似西洋的「支那學」了。這可以說是中國語言以外的副產品。

民國二十年滿州事變之後，日本方面對中國語學習之空氣，又為之一變，一般投機的「支那語教師」均紛紛的將招牌上的「支那語」三字改為「滿洲語」了；本來中國語與滿洲語是截然不同的，可是在他們是並不問這一些。一直到二十三年，中日關係又形緊張時，他們又將滿洲語的名稱改正而依然稱之為「支那語」。自大東亞戰爭

日本的中國語研究

發生以後，中國語與日本語已同時隨了日本軍之進展而發生了密切的關係。蓋目下日本所進出之越南，泰國以及緬甸等其土著之言語，均是由中國這一個語言的系統中所脫化而出的，所以要普及日本語於此大東亞共榮圈之內，就非先由中國語之學習普及入手。所以在大東亞戰爭發生以後，日本方面對於中國語之研究學習，是正不遺餘力的在提倡，將之列為次於日本語之大東亞共榮圈語，更由其政府對之加以統制，編輯教本，造就人才使對中國語之學習研究能入於正途，而對中國之理解亦可因而加深。目下日本中等學校中已都有「中國語」之一課的添設，幾乎可以說每一個日本的中學生們，都能說幾句「這一個那個」「你貴姓」等等普通的應酬話了。可是，在日本人的學習中國語言之中，總是有着一個普通的弊病存在，就是發音之不準確。蓋中國語音是屬於單音系統，而日本語音則屬於複音系統；以二系統之不同，再加上日本人對語學天才之不高，所以其發音之不準專屬當然。此外還有一大缺點，這缺點是中日兩民族所共有的，也可以說是受同文之賜，即日本人對漢字漢音之發音時常會誤發成和音。正如中國人之學日語時，以和音漢字訓讀漢音者相同。這二個缺點的存在，使日本人的學中國語感到困難。所以日本政府當局已主張自小學中年級起即加以中國語言之學習；但以後會不會將中日兩國之語言復歸於一系統，則亦為今日所不能不加以考慮的。

中國的語言，藉了中國文化的餘光使能不藉國家的力量而推廣到鄰邦之日本。然而在國中人的我們，對於這一種情形，除了覺到慚愧而外，復有何言。中國語在日本今後之發展如何雖不可知，然而我們可以相信，過這一個時期以後，是必定能為日本方面以科學方法而加以整理的，實言之，以後日本語之中也會大量的吸收中國語而如今日日本語之中之有外來語一般。所以我個人在今日希望中國的語言學者，音韻學者能負起這責任，而不必留待他人；同時也希望日本方面對於中國語言之研究，能一本其真摯之態度，再進而理解中國。

△維他命M是種新發現的營養素。一頭猴倘若缺乏了它，腸內的痢疾菌就要乘機活動。於是牠就肚痛下痢，不久，便奄奄而死。  
△拿破崙紀念郵票，全世界僅存三枚，上有拿破崙親筆簽字，價值百萬法郎，巴黎某集郵家有一枚。

氣象測驗與建設事業

# 氣象測驗與建設事業

陳天培

- 一、概論
- 二、交通方面之需要
- 三、水利方面之需要
- 四、農礦方面之需要
- 五、畜牧方面之需要
- 六、蠶桑方面之需要
- 七、林墾方面之需要
- 八、工商方面之需要
- 九、結論

## 一、概論

大氣及其中之各種現象，曰氣象，其要素有氣壓、氣溫、風向、風速、濕度、雲量、雲狀、雲向、雲速、雨量、蒸發量、日照、能見度、及各種天氣狀況等。吾人用儀器或藉肉眼以觀測此等現象，是謂氣象測驗。

氣象要素，如是之多，其與世界上任何事業，莫不有直接或間接之關係，大而國防民生，小而社會安甯，民間往來，均賴之。考我國古代，早有關於氣象之著述，如堯歌慶雲，舜操薰風，詩經有幽風一章，禮記有月令一篇。泰西各國，在西歷紀元前四世紀，即從事研究，如薛波克氏著坤輿水土氣候誌，亞利士多德氏作氣象學。至十七世紀，有伽利略氏發明溫度表，托里折利氏發明氣壓表，於是氣象研究，更藉儀器之助，得以與日俱進。迄乎今日，氣象事業，突飛猛晉，氣象研究，益臻精密，其各種事業，賴氣象研究之結果，而有所根據，有所防範，因以福國利民者，不知凡幾？我國氣象研究雖早，而進步甚遲，氣象測驗之舉，直至十九世紀末葉，方見萌動，且多為客卿所越俎代庖者，近二十年來，氣象事業始行發展，不料正在勃興之際，而事變突起，遽遭摧殘，殆歸於盡，不亦大可惜哉！

建設事業，範圍甚廣，舉凡有關國防民生者，悉皆屬之，如交通、水利、農礦、畜牧、蠶桑、林墾、工商、等是也。茲就數端者，凡工

程之設施，及事業之經營，無不惟氣象測驗是賴。或曰：我國數千年來，未有具體之氣象測驗，僅憑歷年之經驗而從事於上述之事業，亦未聞有若何之失敗者，何也？殊不知凡事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僅得乎下，各種事業，若早得氣象研究之助，則無形中所獲之益，將不知幾何？惟曩昔對於氣象，因無具體之測驗，雖欲憑藉而不可得，今日氣象學日益昌明，氣象儀器日臻精密，正可廣行測驗，詳加研究，以應各方之參考，而宏其事業之效用，勿再漠視之耳！爰將氣象測驗對於各種建設事業之需要，條述於后：

## 二、交通方面之需要

交通事業，包括水、陸、空、三界舟、車、飛機、之行駛，及電政、郵政等。以言水、陸、空、之交通，必先自疏浚河渠、開築道路、建設飛機場始，而浚河築路，更有橋樑、涵洞、開壩、等設施，其場地之位置，路基之高低，河道之深淺，及橋樑、涵洞、開壩、之大小，均須視當地雨量之多寡，水位之高低，及流量之大小，以作準則，此乃就工程設施而言也。若當舟、車、飛機、行駛之時，氣象報告，則尤不可須臾或離，如陸行之火車、汽車，需防大雪之為害，水行之輪船，及空行之飛機，風、霧、雨、雪、在在必需防備，若漫不加察，則生命、財產、之損失立至。近數十年來，中國沿海航行，賴上海徐家匯氣象台、國立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及青島觀象台之氣象報告及颱風警告，得獲安全者，更僕難數。至於航空方面，亦由航空機關辦理氣象測驗，隨時報告，以策安全。惟事變迄今，前項報告及警告，均經停止，殊為航行前途之隱憂也。以言電政，亦分工程及使用兩途，如裝設電桿、電線，對於當地之風力、風向、及雪量，固需明瞭，而既設之後，大風、大雪、之災害，更需知所防禦，前者屬於工程時代者，後者屬於使用時代者。以言郵政，氣象之利害亦大

查郵政往來，全賴水、陸、空、三界交通機構之傳遞，水、陸、空、三界之交通安全，則郵政亦隨之而安，否則池魚之殃，在所難免，此辦理交通事業之需要氣象測驗也。

### 三、水利方面之需要

水之為物，化而為雲為霧，昇騰高空，陰晴倏忽。復結而為雨為雪，下降地面，化育萬物。再匯而成江、湖、河、海、利航行，資灌溉，育水產，其功用亦大矣哉！然亦視其量之適否，而利害懸殊。我國數千年來，治水專家，代不乏人，而水旱災害，仍相繼而來，其遠者大者，姑不置論，即就民國二十年之大水與民國二十三年之大旱觀之，其災情之重，已足駭人，此何故歟？蓋即雨水多寡之所釀成也。夫雨水之多寡，雖非人力所能左右，然調劑之方，則人力可得而為也。於是治水之術尚焉，治水之術，不外疏浚河道，以資暢流，建築涵閘，以司蓄洩，增高堤岸，以防漫溢，栽植森林，以涵水源等。凡此種種，在施工之前，必先明瞭當地之雨量、蒸發量、風向、風力、溫度、濕度，以及水位、流量、含沙量等，方可有所依據，而定河身之大小，河流之方向，涵閘之寬狹，堤岸之高低，森林之種類。至平時更需有普遍不斷之觀測，方足以資防治，否則盲人瞎馬，毫無憑藉，一遇旱澇，莫知防禦，其不成災者鮮矣！事變以前，各地氣象機關及水文測站，雖有相當之設施，然尚未能普遍，今更望若晨星，非速謀恢復及推廣，其何可資參考，此辦理水利事業之需要氣象測驗二也。

### 四、農礦方面之需要

農業有廣狹二義，自廣義言，凡植物之栽培，動物及昆蟲之繁殖，水產物之飼育，農產品之製造等屬之。自狹義言，則專指普通作物栽培而已。茲先將狹義者言之：夫農業之要素凡三，曰土地，曰勞力，曰資本，而土地除土壤外，復包括其所伴隨之一切自然現象，其中最主要者，為光、熱、水、濕、等，較土壤尤關重要，蓋各種農作物自播種以迄收穫，其間所經過之發芽、開花、結實、成熟、各時代，對於溫度、溼度、雨量、蒸發量、日照、風向、風力、等，各有其適

氣象測驗與建設事業

當之程度，且需無風、雨、霜、雪、寒、暑、旱、澇、諸害，方得盡其發育，而收成豐足，故農業者，既需明瞭當地氣象之特性，尤宜隨時注意氣象之變化，以便選擇適宜之新品種，並作防災之設施。我國近二十年來，各地農業試驗場，雖不乏附設氣象測候所者，究以為數無多，而所歷年限又短，致研究之資料不充，欲普遍研究之，是則有望於將來焉！至鑛業可略分開採與運輸兩途，當開採時期，鑛場之溫度、溼度、雨量、風向、風力、天氣、等，固需隨時觀測，以便工作，尤需防雨、雪、風暴、等害。若當運輸時期，則天氣之陰、晴、雨、雪、風暴、之有無，亦需在在注意，以防途中發生阻梗，甚或遭致損失，惟我國對於鑛業氣象之研究更鮮，非急起直追，難以收效，此辦理農礦事業之需要氣象測驗三也。

### 五、畜牧方面之需要

畜牧為農業之一，其所經營，不外獸類與禽類等家畜之繁殖，以及畜產物之調製等。而繁殖家畜，氣候與飼料為首要之圖，蓋在飼養一地固有之家畜，對於氣候自無不適，苟欲輸入新品種，或改良舊品種，則非明瞭該地之氣候，不足以資選擇。至飼養期中，氣候之變化，尤需隨時注意，以備調劑。且在家畜之繁殖發生各時代中，均有其適宜之氣候，氣候適宜，則繁殖強而生長速，畜產物亦豐，否則反是，甚或發生病疫，卒至不能生存。至論畜產物，復分主產物與副產物兩種，各有需調劑者，其調製時期，固視氣候而有早遲，而調製期中，以及調製既成，儲藏待售時期，更需注意氣候變化，施以適宜調劑，方可得優良之製品，並免腐敗之損失。若論水、旱、風、雨、雹、雪、等之防禦，在城郊附近，小範圍之畜場，固宜隨時注意，而野外大規模之牧場，尤需特別保護，當創辦之初，其設備即需顧慮及此。此外獸疫之預防，及獸醫之治療，均視氣候為轉移。總上觀之，畜牧事業，需求氣象測驗之處特多，借我國對於人類需要之氣候研究，尙屬幼稚，遑論畜牧，此辦理畜牧事業之需要氣象測驗四也。

### 六、蠶桑方面之需要

蠶桑者，統育蠶與栽桑二者而言也。育蠶與飼畜，同以氣候及飼



### 氣象測驗與建設事業

料爲重，而蠶之飼料，惟桑葉是賴。故欲育蠶，必先栽桑，育蠶栽桑，實二而一者也。是以一地之氣候，必先適於栽桑，能產優良之桑葉，然後方足以育蠶。茲先就栽桑方面言之：桑之栽培，自壓條、育苗、移植、採葉、剪枝、以迄伐除，各就桑樹適當之年齡，在適宜之氣候下施行，就中直接關於育蠶者，爲採葉，而桑葉自萌芽以致脫落之前，首當注意適於產葉之氣候期間宜長，且不受遲霜及早霜之害，使產葉期長，育蠶之期亦增，而合於栽桑及育蠶經濟之原則。至採葉期間，尤當注意晴雨之變化，溼度之高低，霜期之早遲，以便預爲防範。再就育蠶方面言之：普通所育之蠶，有春蠶、夏蠶、秋蠶、之別，一般農家，以利用農隙而育春蠶者居多，夏蠶較少，秋蠶則更少，良以春季氣候，對於飼育管理上較易，夏秋氣候炎熱，且多雨潮濕，蚊蠅又多，管理若不得法，則病蟲諸害立至，收成減色，甚或絕望，故育蠶者在未育之先，首當明瞭當地之氣候，以選擇適宜之品種，既育之時，更需隨時觀測氣象，藉以調劑，使蠶類自備青直至上簇，俱在適當之氣候下營其生活及工作，果能如是，則鮮有失敗者也。至氣候對於繭之儲運，及絲之抽繅，其得失亦莫不如此。事變以前，各地蠶絲試驗場亦有附設氣象測候所者，但爲數無多，歷時又暫，尙未得確實之研究，今更無論矣，此辦理蠶桑事業之需要氣象測驗五也。

### 七、林墾方面之需要

造林與墾荒，均爲發凡之事業，投資既鉅，收效又遲，能經營得法，其利固厚，倘措施失當，或遭水、旱、風、蟲、諸害，則其損失，有不堪設想者矣。蓋造林必先自育苗始，育苗時代，管理尙易，即氣候、土質，亦可以人力而左右之，迨苗既長成，移植林地時，則需視氣候之變遷，土壤之性質，而選擇栽植之苗木，確定造林之種類，及造林既畢，對於氣象之變化，與夫風、雪、霜、雹、等害，更應注意，以資防護。事變前各地林業試驗場，間有附設氣象測候所者，然亦乏具體之研究。至論墾荒，其需氣象資料之殷，尤甚於造林，當其開闢之初，對於開墾河道、培築堤岸、灌溉、排水、諸設施，以及墾區內各項建設工程，均以氣象爲施工之依據，而新墾地帶，所宜植之

作物種類，更需視氣象而選擇，及其栽植期中，尤需知氣象之變化，以供研究，並資防禦。回憶南通張善庵先生，於民國六年，在南通軍山設立氣象台，測候氣象，復鑒於蘇北各鹽墾公司之需要，於民國八年，就軍山氣象台訓練氣象觀測員若干人，並托上海徐家匯氣象台代辦氣象儀器若干種，備供各公司設立測候所之需，迨分發各公司後，而公司當局，則延不舉辦，其無科學知識若是，曷勝浩歎！越數載，乃有東台裕華墾植公司，自動設立測候所，直至民國三十年夏季，始遭停頓。各公司中，雖止此一所，而沿海氣象，已可略窺一斑矣，此辦理林墾事業之需要氣象測驗六也。

### 八、工商方面之需要

氣象之與工商，雖觀之，似乎無甚關係，然細究之，工乃製造物品者，商乃運銷物品者，製造物品，其製作之時期，經歷之時日，及原料之配合，全視氣候爲轉移，而生熟貨物之堆藏，亦視氣候以定久暫。至工人作息之早遲，工作進行之快慢，工作效率之大小，在在均與氣候有相當之比率。故創辦工業，除視當地原料供給之豐歉外，氣候之變化，亦需明瞭，庶幾於製作上得以進行便利。至製造成功，儲藏期內，亦需洞悉氣候變化，隨加調劑，而免損壞。若論水、旱、風、雨、霜、雪、等患，視工業之不同，爲害有大小，亦宜隨時注意。然亦有利用天然之風力及水力，以發動機器而興辦工業者，此更非深明一地風力之大小及久暫，與雨量之多寡，及流速之大小不爲功，此就工業方面而言也。至論商業，其貨物之運輸，不外水、陸、兩途，而水、陸、兩界交通之安全，必有賴於氣象報告，其重要已如前述，是氣象之影響，直接及於交通，間接及於運輸，其利害豈淺鮮哉？及至銷售，固視各地氣候以定所銷之貨物，即同一地方，復視季節以擇所售之物品，若富儲藏待售時，其儲藏之地方，及儲藏之時日，對於氣象之變化，亦當在注意。他若水、旱、風、災，一經發生，則原料勢必遭其打擊而減少，因之貨價必受其影響而上漲，一面因災區人民購買力減低，銷路減少，此均與營業上大有關係，可見氣象之變化，對於商業上直接及間接之利害均大，此辦理工商事業之需要氣象測驗七也。

### 九、結論

以上所述，乃建設事業之聲華大者，其他事業尚多，亦均與氣象測驗有直接或間接之關係，茲不贅述。際此事變之餘，各種建設事業之急待恢復及舉辦者，不知凡幾？而各地氣象測驗，在事變前已感不

充，氣象資料，不敷參考，復經此次事變，埋殘殆盡，現雖有少數地方恢復，然究屬寥寥若晨星，參考之難，更不待言，深望我國當局，對於氣象測驗，速謀恢復及發展，並就需要之不同，施以適當之設備，庶幾分別研究，各盡其用，建設事業，實利賴之。至於各項氣象要素，在各種建設事業過程中，以達若何程度方為適宜，以及各種災患如何預防，此則有賴於專門之著述，非茲篇之能盡道也。

## 中世南洋華僑發展史

(續完)

李長傳

(5) 爪哇的出兵 一二八九年，元世祖遣右丞孟珙詔諭爪哇，令爪哇杜馬班 (Punapei) 國王葛達那加刺王 (Kartanuyara) 親朝中國，王不應，擊其面遣歸。世祖大怒，乃決意伐之。一二九二年(至元二十九年)遣史弼為福建行省平章，高興、亦黑迷失副之。率兵二萬，舟千艘，自泉州出發。明年過婆羅洲西之假里馬達 (Karnata)，交關山 (Glean) 至爪哇之杜井 (Tuban) 登陸，水陸并進，攻杜馬板王府。時葛達那加刺王為其屬邦葛郎 (Kulang) 王哈只葛當 (Djakawang) 所殺。王督士卒必蘭耶 (Radany idjale) 降元軍，攻葛郎。哈只葛當不敵元降。而士卒必蘭耶又用計攻元軍，元將遇害者數人，軍士死者三千人，元軍俘哈只葛當及地圖戶籍而歸。所得不償所失也。士卒必蘭耶後建設麻喏八剌王國 (Madjappa)，為十三四世紀南洋一大國家。

(6) 杜婆羅行省的建設 據蘇祿史載(一一九二年元世祖曾遠征北婆羅，於中國河 (Kinabatangan) 流域，建設行省，其區域兼轄蘇祿羣島。中國公使王三平 (Ang Sum Ping) 後任中國河行省總督。王有女嫁文萊 (Bornei) 蘇丹阿克曼德 (Chimed) 時在一三七年。凡二十餘傳以迄於今。其王系由女系連續，阿克曼德之公主嫁阿刺伯夏律 (Arab, beirp) 後繼王位，即今文萊王室之始祖。按元世祖征北婆羅及王三平事，不見於中國記載，又無其他史料，可資旁證。陳育崧氏謂王三平乃為王三保(鄭和)之轉訛云。

(7) 暹國的交通 暹國的速古台王朝 (Sukhathai) 和南詔國

同屬泰族的國家。十三世紀立國於湄南河的上流，其第三代王敢木汗 (Ranankhang) (元史作敢木丁，丁殆係干之誤) 時代屢與中國通使。一二八二年，元世祖遣何子志使其國。一二九三年至一三〇〇年敢木汗王曾前後親朝中國，謁忽必烈朝廷，第二次訪問時曾率工匠及陶工多名回國，傳入製造陶器之法云。

(8) 周達觀使真臘 真臘即今之柬埔寨，位置在湄公河下流，十三世紀時，是南海一個大國家世祖時屢入貢，元貞元年(一二九五年)元成宗遣使招諭之，有周達觀隨行，一二九七年還國。達觀記其見聞名真臘風土紀，至今稱為研究南洋古史的珍籍。其中曾說及真臘中國人移殖的情形：「唐人之為水手者，到其國中不着衣裳，且米糶易求，婦女易得，屋宇易辦，器用易足，買賣易為，往往皆逃逸於彼。」

(9) 鄭和之殖民事業 明太祖驅逐胡元，統一中國，即遣使至海外。如爪哇、瑣里(即宋之注輦)、三佛齊、渤泥、暹羅、占城、真臘皆先後入貢。但洪武之通使諸國，其主要目的不過表示中國之復興。其國際之手續，一、使諸國繳還元代所頒印綬冊詔，二、重頒新印綬冊詔賜大統，令諸國奉新朝正朔。對外政策，完全採消極主義，不主張用兵。即成祖即位時，對海外轉變態度，為積極行動。遣馬彬、丹廣等使爪哇、滿刺加、蘇門答刺、柯枝 (Ceylon) 瑣里等國而其最稱盛事者，即鄭和之下西洋是也。

(1) 鄭和之下西洋之動機 鄭和之海外經略，即中國記載所謂下

## 中世南洋華僑發展史

西洋。當時所謂西洋指亞洲南部之海程而言，相當於以前之南海即以後南洋名稱之由來。鄭和之西征自永樂三年，至宣德八年，前後凡二十八次，出征凡七次，經三十餘國，自亞洲之東南至非洲之東海岸。此大規模之遠征，開我國航海史上未有之先例，就全史而言，除班超之征西域外無與比肩者。其遠征之動機，據明史鄭和傳：「成祖疑惠帝亡命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然此不過表面之理由，實際之動機，向建築於經濟之上。因明太祖建國以來，連年戰爭，國帑空虛，民生凋敝。自建文以及成祖，國家財政，已到水盡山窮之途，不得不改變政策，向南海發展，從國際貿易收入上解救目前難關。明人嚴從簡殊域周咨錄云：「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迭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府庫，貧民承命販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裕矣。」鄭和出使時的通譯馬歡所著瀛涯勝覽亦多載中國寶船（鄭和使船）和各國貿易的情形。

(2) 鄭和的家世 鄭和本姓馬，雲南昆陽州人，世為回教徒，為明世祖的內監，時人呼為三寶（或三保）太監，今華僑及馬來人呼為三寶公，三寶的來源不詳。其生卒年歲，約自一三七一年至一四三五年。歷仕成祖、仁宗、宣宗三朝，其存年約六十五歲左右。

(3) 鄭和的航程 鄭和之下西洋前後凡七次。其航程據明史鄭和傳，劉家港通番事績記碑文，長樂天妃靈應記碑文考證如下。

第一次於永樂三年（一四〇五年）六月出發，與王景弘（時人又稱王三保）率大船（修十四丈廣十八丈）六十二艘，載將士二萬七千八百人，自蘇州劉家河泛海，經占城至爪哇。又西經錫蘭島至印度西海岸之古里（Calicut）。迴航經三佛齊（舊港）擒中國人頭目陳祖義，於五年（一四〇七年）九月歸國。

第二次航行始於永樂五年（一四〇八年）（明史鄭和傳作六年）經爪哇、暹羅、至古里、柯枝，回經錫蘭，七年二月回國。

第三次即於永樂七年再出發，經滿刺加至錫蘭島，國王亞烈苦奈兒負固不服，和擒之。又至古里、柯枝、小具蘭，九年回國。

第四次永樂十一年（一四一三年）出國，經滿刺加、爪哇、蘇門答刺、柯枝、古里，遠達波斯海口之忽魯謨斯（Ormuz）以及非洲東岸之麻林（Melinde），木骨都東（Mogedaxu），不刺哇（Brawa），擒蘇門答刺王子蘇幹利，於十三年歸朝滿刺加王携妻子隨之入貢。

第五次於永樂十五年（明史謂十四年）出國，至爪哇、古里，以達忽魯謨斯、阿丹木骨都東、不刺哇，於十七年回國。

第六次永樂十九年（一四二一年）出發，約二十三年回國，遠達忽魯謨斯。

第七次宣德五年（一四三〇年）出發，經占城、爪哇、舊港、滿刺加、蘇門答刺、錫蘭、忽魯謨斯，宣德八年回國。

隨鄭和同行之通譯馬歡，費信二人，著有星槎勝覽及瀛涯勝覽，據此二書及明史鄭和傳所經國家凡三十五國，列名如下：

印度支那半島三國：一、占城，二、真臘，三、暹羅。  
馬來半島三國：一、滿刺加，二、彭亨，三、急蘭丹。  
馬來羣島八國：一、舊港，二、蘇門答刺，三、阿魯，四、喃渤利，五、黎代，六、那孤兒，（以上屬蘇門答刺）七、爪哇，八、孫刺（Bunda）。

印度沿岸十一國：一、古里，二、柯枝，三、四、大小葛蘭（大小唎喃），五、西洋瑣里（瑯里），六、加異勒，七、阿廣把丹，八、甘把里，九、錫蘭山，十、溜山（Mintonee），十一、榜葛刺。

波斯阿刺伯沿岸五國：一、忽魯謨斯，二、佐法兒（Zafar），三、刺撒（忽魯謨斯附近），四、阿丹，五、天方（Mecca）。  
非洲東岸五國：一、木骨都東，二、麻林，三、卜刺哇，四、沙里灣泥，五、竹步（Onda）。

鄭和之航行，其主要航路，叫做大線（Great Line）其支路叫做分線。如真臘、暹羅，不在主要航路之上，大概是分線所到之地，所以鄭和艦隊所及，幾乎達到南亞洲沿海的全部。

(4) 鄭和的殖民戰爭 鄭和的武功，即所謂三擒番王。舊港中國人頭目陳祖義，稱雄海上。和第一次航行，自西洋回國，過舊港，遣人招諭之，祖義詐降，而潛謀劫官軍。其部屬施進卿告密於和，和乃整兵以備，祖義師乘來劫，和出兵與戰，大敗之，擒祖義械至京師伏誅。施進卿命其婿邱彥誠隨和入貢，明廷授進卿為舊港宣慰使。卒後子洛孫襲其職（或謂進卿無子，其女施二姐繼其位）永樂七年，鄭和二次航行至古里，歸經錫蘭，鄭和勸國王亞烈苦奈兒（Alagakkonara Vijaya Bahu V）崇佛敎，王怒，欲加害和，和知其謀，即離去。

本年（永樂七年）第二次出使至錫蘭，阿烈苦奈兒，又謀害和，和與之戰，大勝之，破王城，擒亞烈苦奈兒。永樂十九年和歸國，俘亞烈苦奈兒至京師，羣臣請誅之，永樂帝憫其愚無知釋其罪。永樂十一年鄭和第四次航行，道經蘇門答刺，賜其王宰河必丁（Zayir-ur-Rahman）綵幣。有蘇幹刺（Sugan）乃前王弟，方謀殺宰河必丁，以奪其位。且怒使區賜不及已，領兵數萬激殺明軍。和帥率及其國兵與戰，蘇幹刺敗走，追至南渤利國，並其妻子俘以歸。十三年回國誅之。

（5）鄭和下西洋的影響 鄭和七下西洋經歷三十餘國。其時期早在西方航海家伽瑪，哥倫布之航海數十年前，雖不西越好望角，在世界史上之大發現時代占一席之地。但在我國殖民地及航海史上占未有的光榮，此可斷言者。明史鄭和傳有言：「自和以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云。」但一方面因大規模的航海，所需經費極鉅，也不免有窮兵黷武之議。明史鄭和傳：「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費亦不貲。」實際上鄭和的下西洋，和中國人在南洋的發展，大有關係。在鄭和時代中、南、國營貿易之盛，為唐、宋、所未有。自鄭和下西洋後，明廷對於海外通商，取退嬰政策，官營的海外貿易，也為之衰退。但民間貿易反勃然興盛，而此種民間貿易，漸次獲得政府的許可，在歐人東來以前，海上通商，未變更之際，情形頗佳。鄭和的西征對於民間海上交通及華僑移植，使其發展，毫無疑問之餘地，此即為鄭和受後世崇拜為南海英雄的原因。直到現在，關於三保公的遺聞軼話，仍普遍流行於馬來民間。

（八）明初中國人之移植事業 在鄭和下西洋的前後，因中、南，貿易發達，南洋的華僑移植甚盛。暹羅的大城、大泥，馬來半島的滿刺加，以及蘇門答刺的舊港，爪哇的新村，尤為華僑集中之地，有華人的居留地。瀛涯勝覽曾述爪哇華僑移植之情形：「爪哇國者古名蘭婆國也。其國有四處，皆無城廓。其他國船來，先至一處，名杜板（Paha），次至一處，名新村，又至一處名蘇魯馬益（Suralaya）今譯泗水，再至一處名滿者伯夷（即麻喏八剌），國王居之。杜板番名賭班，地名也。此處約千餘家，以二頭目為主，其間多中國廣東及漳州人流居此地。於杜板東行半日許，至新村，番名華兒昔（Geresik），原係沙灘之地，蓋因中國來此聚居，遂名新村。至今村

中世南洋華僑發展史

主廣東人也，約有千餘家。自新村投南船行二十餘里，到蘇魯馬益，番名蘇兒把牙，亦有村主掌管番人千餘家，其間亦有中國人。自蘇兒把牙小船行七八十里到埠頭，名章姑登岸。投西南行一日半到滿者伯夷，即王之居處也。國有三等人，一等回國人，皆是西番各國商流落此地，衣食諸事，皆清致。一等唐人，皆是廣東、漳、泉等處人，實居此地，食用亦美潔，多有從回國教門受戒持齋者。一等土人，形貌甚醜異，獠頭赤脚，崇信鬼教，佛書言鬼國其中即此地也。此可推想到南洋華僑一般的情形。蘇門答刺之舊港為三佛齊（即室利佛逝）首都。洪武初麻喏八剌王國西侵，三佛齊舊王朝亡，國大亂，時閩、粵人旅居舊港者千餘人，有南海人梁道明為華僑頭目，儼然一獨立部落。永樂三年明成祖遣行人譚勝受招之。道明與其黨鄭伯可入朝，四年遣從子解政來朝。另一舊港頭目名陳祖義亦遣子士良入朝。後祖義謀劫鄭和，為鄭和所捕，獻於朝伏誅。明廷派其部屬施晉卿為舊港宣慰使云。（完）

△據化學家計算，在普通溫度下，使氮素和氧素化合，約需一千萬萬年之久。

△十三世紀時，馬哥波羅由西域入華所經的道路，即現在的滇緬路。

△戰爭中最初用鋼盔的是法國，他們於一九一五年正式將鋼盔分發至前線部隊應用。

△患癱瘓病的人，每每在睡夢中下床步行工作，達數小時之久而不醒，醒後亦不知有此行動。

△日本的救火隊，救火時穿着一種耐熱的衣服，可以不致被火灼傷；身上並配備了滅火彈，能直入火場將火撲滅。

△食蟻獸，產於南美北部熱帶，無口而有小孔，舌上有黏液，每當夜間，牠便利用銳爪，發掘蟻巢，每次可獲得蟻蟻一千至二千個。



七不堪室詩話

# 七不堪室詩話

新年無事，借女塔沈希乾同游半山寺，在謝公墩下，雖破字絕涼，而風景絕佳。希乾詩云：遺蹤亦復如功業，深隱城東欲認難。二客偶然衝料峭，一墩依舊對荒寒，原知道有窮車轍，（田）選可通別無官道此時流所以不至也。尚記風能寫滉丹，廟祝不詳神姓氏，空餘溪水伴僧禪。希乾並呈其除夕祭詩因憶雲濤云：陳詩欲祭忽頻嗟，世有相知願已奢，難起故人定文字，且燒高燭煖梅花，寂默冷窗治門唉，更點燈傳入夜加，又見鼓樓燈火施，共君曾此送年華。（庚辰除夕會與雲濤登樓看城中燈火歸復陳詩作后山生日）元日自署山樓曰偶居云：曠日欲融山氣冷，登樓春午漸空虛，可能蕪穢隨年盡，似有絢明入夢初，（除夕未寢）一宿儘知無可戀，一塵權作偶然居，憑窗已覺凝陰憤，次第風雲待卷舒。

明御史袁凱，字景文，自號海叟，少孤力學，以白燕詩得名，人呼為袁白燕。洪武間為御史，上慮囚筆，命凱送車宮覆審，東宮遞減之，還報，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不憚而罷，以為持兩端，心卿之，凱惶懼，毛疾辭歸，上使人調之，作狂得免。平生負權譎，有才辨，卒以自免於難。李獻吉曰：海叟詩法之美，集中白燕詩最下鼓傳，諸已者顧不傳。程孟陽曰：海叟詩氣骨高妙，天然去雕飾，天容道貌，即之冷然，古意二十首，高古激越，睥睨一代，七言古詩，筆力豪宕，妙不如意。七言律詩，自宋元來，學杜未有如望之如意者，野逸玄澹，疏蕩傲兀，得老杜興會。七言絕句，似乎率易，古樂府亦是杜法脈。雞鳴云：雞鳴雙戶間，

行人出門關，出門一何易，入門一何難，君今行遠地，妾欲致微意，燕趙尚豪俠，殺人為意氣，鄭魯多儒生，彬彬守經義，臨岐不感，古稱為明，送子遠遊，聽我雞鳴。紫羅馬云：君騎紫羅馬，遠上燕山去，老母倚門啼，泪濕門前路，泪亦何時乾，馬去無回步，前月附書還，置身在郎署，月照既已多，取得尚書女，身榮自可樂，母死無人顧，多謝鄉里人，將錢治墳墓。從軍行云：烽火塞上來，發卒備戎虜，翩翩長安兒，力未勝弓弩，塗蒙車騎念，出入在幕府，風煙一朝息，歸來受茅土，翻笑李將軍，血戰自辛苦。芳樹云：芳樹生後園，棘生芳樹傍，蟲來嘗樹樹，總樹也棘傷，棘傷蟲即死，樹葉自芬芳。忠賢仁君側，四夷敢陸梁，不獨君與臣，亦有弟與兄，兄弟宜相近，不宜遠相忘，相忘亦何難，外侮不可當，君看芳樹辭，辭短義則長。老夫五首云：老夫避兵荒山側，三日無食看荆棘，刺破盡皮肉碎，血被荆棘行不得。於時瘦妻置臥病，十聲呼之一聲應，夜深困絕倚枯樹，逐魂啼來雨如注。（逐魂怪鳥啼則雨）其二云：老夫避兵黃浦上，八月秋濤勢逾壯，蛟龍變化不自謀，鯢鱗僂窶還漂蕩，舡中小兒懼且泣，婦女嘔吐無人色，我獨兀坐而向天，管師疾呼更索錢。其三云：老夫避兵三河口，江中夜夜蛟龍吼，蒼然一聲騰欲裂，千尺長隄忽如走，須臾海門風雨來，江水震蕩如奔雷，同行百舡半沉溺，無力救之空歎息。其四云：老夫避兵三御邊，泖水闊絕無人煙，惡風三日天正黑，濕雲真霧想驚旋，草頭飛蟲噉人肉，更有青蛇口尤毒，小兒無知恣奔走，我欲近前捉其手。其五云：老夫避兵東海

頭，海風吹衣夜聽風，黃昏斷岸少人跡，飢寒無食嗷嗷，狐狸向人呼姓名，兩脚直立當前，自信從來膽力壯，此日對之魂欲喪。此五首尤逼肖工部矣。五律如三江口有懷錢野人袁云，處處無歸路，悠悠且逝波，落花風外少，江樹雨中多，吹笛蛟龍聽，閉窗鷓鴣過，高人善畫手，頭白共蹉跎。懷陶叟云，陶叟今何在，迢迢江水東，瓜田連暮雨，荷屋近秋風，本在義皇上，聊遊鹿豕中，幾時春夜飲，還對燭花紅。贈張鳴善云，白帝城中客，清秋碧海旁，乾坤方洶洶，身世獨遑遑，萬里空形影，全家墮虎狼，悲歌三百首，一一斷人腸。七律如聞笛云，花發吳淞江上村，隔花吹笛正黃昏，風塵遠道歸何日，燈火高樓合斷魂，夜靜幾家無別淚，雨聲終日過（一作隨處有）聞門，天邊楊柳今無數，短葉長條非故園。兵後大醉陶與權宅，丙申九日也，酒到愁腸味頗醇，花因白髮更精神，兒童休笑燈前舞，老子今存死後身，何處江湖為樂土，誰家門戶有閒人，多情獨有陶徵士，醉過清秋不厭頻。池上書懷云，野水寒冰上曲池，薄雲斜日下疎籬，黃鶴處處迷歸路，滄海年年少故知，北望朝廷非昔日，東來兒女更依誰，老年拄杖猶無力，況是飢寒氣血衰。張叔淵諸公權酒至御濱明日作此奉謝云，八月風高鴻雁飛，三江潮漲蟹蟹肥，已併白髮如秋水，不厭清尊共夕暉，氣裏遠連豺虎窟，波濤晴見芟荷衣，揚雄舊宅城東住，騎馬歸來月滿扉。秋日海上書懷（丁酉歲作）云，十年不見鷓鴣軍，千里猶殘犬彘羣，涕淚無從天際老，檄書誰道日邊聞，荊蠻戰克心猶忍，淮寇平來地已分，莫怪腐儒東海上，時時哀怨動秋雲。此等五七律，真深於杜而能變化者。白燕云，故園零事已非，舊時玉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別本起句云老去悲來不自知是後日修改）楊儀職珠雜錄云，時大本賦白燕詩云，春社年年帶雪歸，海棠庭院月爭輝，珠簾十二中間掩，玉剪一雙高下飛，天下公侯誇紫額，國中儲侶尚烏衣，江湖多少閒鷓鴣，宜與同盟伴釣磯。詩呈楊鐵崖，鐵崖極稱珠麗玉剪之句。袁景文在坐曰，詩雖佳，未盡體物之妙，廉夫不以爲然。景文歸作詩，翌日呈之，鐵崖擊節歎賞，連書數紙，盡散坐客，一時呼爲袁白燕，以此得名。李獻吉曰，白燕詩最下散傳，非通論也。

雪竹樓詩稿十卷，安福黃道讓岐農著。詩爲黃岐農及門諸子所編

七 不堪空詩話

同治六年，湖南巡撫劉峴序其詩，謂大抵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猶造爲宗，以沈雄爲貴，以隨手拈得爲妙，以言人所未嘗言爲新，以言人所不能言爲能，以言人所不當言爲賢，天生健筆一枝，獨往獨來，能發能收，無不達之意，無不舉之詞，起法結法，超然悠然。由於意在筆先，味在言外，昔在篇章之餘，氣象胸襟，在四海之遙，六合之表。故其爲詩也，如高士，如羽客，如將軍，如騷人，如種出土，如潮掀天，如游絲曼空，明月鋪雪，於此道中，可謂自闢一境矣。昔人有言，詩人意欲其深，太深則晦，氣欲其橫，太橫則驕，色欲其濃，太濃則厭。岐農少作，尙不能不犯此數病，邇來工力漸老漸熟，庶幾免乎。以故北道以後詩無艱澀語，無陳腐語，無學究語，無信父語，無詩囚語，無兒女嗚咽語，無應酬寒喧套語，無劍拔弩張令人難近語，其亦更有得於江山之助乎。至於絕脂粉以堅其骨，賤風神以實其髓，破繩格以活其肢，則尙有志焉而未逮也。岐農可不勉諸。其稱軒可謂至矣。古詩如大風行云，連日風倒吹，泊洲船如蟻，日暮風忽順，主客色然喜，解纜齊揚帆，行矣爭先啓。鄰船坐老翁，呼以手北指，黑雲一角生，會有狂飈起。衆云不足憂，反笑憂天杞。我船龐更壯，滿帆中流駛，果然風色佳，瞬息三十里，長年臥而歌，篙師坐而視。談笑聲未絕，陸驚天北圮，牙樁曲如弓，白浪高於吧，龍涎唾圓來，衣裳一齊洗，主人方寸亂，衆客爭無理，何不收汝帆，帆收汝棹，何不懸汝帆，帆懸汝棹，何不收汝棹，桡乾不好使，何不平下汝桡，從輕不可止，踏船輪水生，搖櫓聲聲死，船夫哭船頭，船婦哭船尾，衆客死灰色，念佛聲振齒，各抱三尺板，安排不得已。我乃推蓬看，滿眼黃泉水，此身安歸乎，飛廉惡至此，前船已不見，寸桅搖波裏，後船出復沒，漂流伊胡底，他人視吾船，安在果勝彼，豈真命也夫，復諫故應爾，回望蒼翁船，如在天上矣。王王秋云，此殆有爲而發，然就詩論詩，亦可謂見得到，寫得出矣。末二句乃疎遠人，一服清涼散也。義牛行云，一牛雅好騎，不騎牧牛翁，日者獨歸來，陽繞兩角紅，兩即見之駭，怒作父仇攻，須臾臨之矣，慟哭入山中，四顧不見人，血跡但橫縱，山腰臥死虎，蹂躪草一叢，升高如見父，父具遺從容，云我被虎衝，呼號勢已窮，牛怒直奔虎，兩角疾如風，虎怒亦奔牛，棄我如高蓬，我乃觀壁上，二豪決雌雄，牛死我焉往，牛生我或同，此事未可必，此心常怔忡，虎嘯一何暴，風僵四山松，我牛寂

七不堪室詩話

無聲，俯首當喉，中傷虎愈怒，人立氣矜，牛返借虎力，白胸飽有鋒，透其要害處，爪牙威滿，乘彼三鼓竭，奮此全幅充，猛然一舉頭，掉尾落半空，千年獵不得，一朝牛首終，死猶作雷吼，至今耳雙聾，我因牛竟去，相報汝匆匆，汝曹嘗欲賣，今者誰之功，虎口奪我還，與汝重相逢，牛今在何處，應與我同供，兩郎不能奪，仰天但藉胸，胸襟堂云，評少陵義勳行者，多以史記敘項羽鉅鹿之戰比之，信然。但史記此篇之妙，在諸侯皆壁上觀，一通篇實處處皆空，策處皆驚矣。杜詩似尚未及此詩，牛之觸虎，在其父眼中看出，父殺牛之觸虎，又在其子耳中聽出，更覺夕陽山外山，雲海空復空矣。杜詩勝處在實寫，此詩亦然，杜詩云，修麟脫齒枝，巨獸折老拳，此詩云，透其要害處，爪牙威滿，掉尾落半空，摩寫處皆如目擊，此乃真實力量，不可強為也。讀三國志云，高光之天下，桓靈早已失，曹公志恢復，不肯行篡弒，觀其遺蹟，如聞受歎息，假使絕無心，山陽何足惜，偏求乎子孫，中山得真脈，帥衆共立之，纔毫無德色，相位讓孔明，既沃叔度實，子龍執金吾，伯喈掌方策，盡搜天下賢，一一稱厥職，公領大將軍，任兼古方伯，旌旗分一半，形弓命乃特，東取閩閩城，西收巴子國，北征賊虜，南靖蠻爾獲，用兵如孫吳，何城不可克，存心如文正，黃袍誰加得，朝夕語兒曹，世守忠貞則，永食漢乾坤，再見周八百，若上銅雀臺，功成許復辟，伊且有其風，猶恐無其績，互古無此人，或者應有屆，一泥何足誅，殊遜此赫赫，惜乎心一動，垂涎竟作賊，遂令古壘中，長虛此一席，苟能從吾言，天子有不屑，後來李天下，有人獻此策，議論從橫，盡從反恨賦出。穀城項王墓云，下馬項王墓，長嘯生悲風，手執鐵如意，擊節問蒼穹，上下三千載，有此幾重讎，憶昔渡河日，叱咤氣如虹，蛇矛八九動，秦軍化沙蟲，虜其將而西，殺氣滿關中，祖龍泉下哭，孺子虎口窮，所倒五丈旗，掃除阿房宮，白骨獨出瓦，勇血二川溶，磨劍金人頭，放馬牽嶽峯，辣手誅暴秦，豈曰非王功，六王有魂魄，含笑看始終，事畢掉頭去，畫錦何匆匆，雅不喜奇計，杯酒釋兵戎，色眼無呂后，苦心有太公，此之謂大度，能將全漢容，背盟者誰子，國之竟敢重，恨中人如玉，坐下馬如龍，霸氣猶蓋世，高歌先沛豐，夜半忽何往，漢兵失所從，踏侯觀壁上，但見一路紅，王乃從天下，指揮尚橫縱，戰罪既已白，

大事肯康，月照烏江水，遙與三戶通，回首仰天歎，舊夢宛在胸，五載草間米，天下遂淘淘，子弟八千人，人人盡飛龍，（非難多訛作飛龍但石曼卿有龍飛清渭逢何暮）大小七十戰，戰戰無弱鋒，百士膝行前，弄之如兒童，一朝時不利，大澤困青龍，披山而扛鼎，與盡意已備，頭顱餘富貴，故人慶遭逢，丈夫有面目，父老滿江東，起事天地動，結局古今空，取代雖不果，猶勝隴上翁，誰改魯公葬，仍遺楚王封，千載長陵土，大抵毅城同，成名讓豎子，帳殺阮嗣宗，龍門作本紀，楚漢且升隆，亡王天不悔，悔生兩英雄，楊寶石云，詠古詩自當以不著議論為高，太白圯上詩，通體序而不斷，惟豈曰非智勇一語，略加唱歎而已，此詩亦然，真合作也。近體如銅雀臺云，漳河東去水茫茫，送盡繁華夢一場，幾殺後人猶有家，分殘天下不如香，老吟樂府高兒輩，死望溫柔是故鄉，好友若存喬太尉，渡江應與說周郎。其二云，燈帷人散月輪高，臺上英雄氣未銷，歌舞江山誰作主，孤孀兒女可憐宵，九原春夢驚三馬，一夜東風惜二喬，豈意沉沙戈戟外，更餘瓦礫認前朝。其三云，魏檣烟銷霸業灰，牧童吹笛上銅臺，生無濟世全臣節，死有真人情將才，十勝功名千古罪，六朝文字一家開，也應笑我書生氣，兩次都為瓦硯來，千金亭云，千金亭下草如煙，畫出英雄得意天，漂母年高侯命短，猶能報德及生前，送濁定南明府云，雙鳧遙處總安妥，（公田安福調安化）竹馬兒童夾道看，一箇使君清似水，徒家容易別民難。詩筆清新輕快似金瓶江滌一洗。

南海譚叔裕宗浚先生，著有希古堂文集，嘉村草堂詩鈔，詩鈔共十卷，曰入塾集，出門集，過庭集上，過庭集下，調京集，散館集，使蜀集上，使蜀集下，看山集，佩犀集，詩以五古為最工。樵湖云，嶺巒尋靈山，遠岫紛挂目，沿迥沂岩流，深嶺經幾曲，山光飛入湖，相繞作幽綠，倒靑涵遠峯，溼翠寫橫谷，擊舟入其內，扣壘爭往復，連山忽破碎，寸寸了可詢，居人擅清景，吸巖傍湖濶，枯槎臥腰根，疎網挂修竹，淹留惜去程，娛歡對佳獨，莖表如可登，梯卵擬將下，度大庾嶺云，巍巍大庾嶺，上有大庾關，江粵之所交，風氣連百蠻，借問路叟言，此地聚市閭，奈何近蕭索，村落餘榛菅，路更窮致詞，欲言淚先結，恐觸官人諱，吞吐不遑說，緬維道光際，八表方無虞，嶺南實陸海，百貨茲共趨，坐者或緣選，行者或載塗，時湖半山際，吟絳相歌呼，小人慣居住，雞狗常得須，袴襪亦有備，瓶甌亦有儲，自從

蕃舶多，萬里驚超越，九州失藩籬，遠近猶戶闥，世人競趨巧，誰足  
 乃爭涉，美利在中華，反爲外洋奪。古皇重設險，慎守在西夷，奈何  
 肘腋地，竟使劫冠窺，軍公贊輔，劍佩垂陸離，恐當搜謀畫，草野  
 難備知，側聞天子聖，撫卹憐瘼，願言蒼齊斧，誅此蛇與豨，道路  
 盡夷曠，黎庶無仇讎，我聞野史言，耿耿苦難寐，迴風吹座隅，劍歌  
 激增氣，豈無救時策，踴躍苦難進，作詩述史言，又以儆有位。觀音  
 堂云，我從黃溪縣，已見羣峯屯，遂緣磴驚過，直泝沮水源，積溜不  
 橫走，觸石因爲喧，潛壑泄雲雪，裂響轟雷門，直視碧潭暗，稍長青  
 峯翻，停觀未容駐，單騎勞片魂，居人築板屋，激確連近村，膏腴藉  
 溉畝，液灌兼灌園，喜見西北地，稍知水利尊，何當獲百杜，勸課蘇  
 黎元。心紅映云，攀巖喜放晴，入峽忽失靈，崇巖高翔標，峭壁炳輝  
 繡，媚花綴顏妍，虛薛瀟瀟透，昏霧微古胚，亂費錯新鑲，側身窮下  
 趨，琴瑟放清溜，注溪流玉膏，殷壑曼金奏，氣積積霧陰，響挾急雷  
 轟，遙從瀟底窺，萬笏倒峭岫，正如豪士文，怪偉出幽秀，愁因往越  
 破，景惜去程驟，大哉乾坤奇，位置信神構。鳳嶺云，言登鳳嶺，  
 不見鳳臺臺，惟餘鳳窠在，塊塊飛黃埃，小亭壓雲際，直立羣山隈，  
 仰穿覺日隘，俯瞰湖風來，平生志遐眺，此地真豪哉，揮手瀟八極，  
 注目驚九垓，但疑騰鳳下，迤邐千峯開，萬象入懷抱，鬱結爭崔嵬，  
 黃鶴遠堪跨，丹鳳呼可回，帝關儻遙接，吾欲凌蓬萊。其爲景處，蓋  
 得力於杜韓，而寫情則純乎杜矣。哭幼弟一百四十韻云，哭君不成聲，  
 ，百念交紛結，自聞噩耗來，痛憤蘇復絕，如今淡旬過，稍復理筆札，  
 ，呼君極哀魂，灑我筆下血。憶君始垂髫，蘭茅蔚秀出，呱呱文綵中，  
 ，識者歎英物。逾歲值甲寅，粵省繁葩葉，揭竿滿城郊，鄰縣多陷沒，  
 ，斗米幾百錢，洋船亦難達，君時尙童甲，哺養恐長乏，忍渴斧冰壞，  
 ，耐飢飽糠粃，輾轉風塵間，悵憶少歡悅。五歲又避兵，海夷肆猖獗，  
 ，僑寓小金焦，茲實山水窟，君騎竹馬來，軀體正輕捷，釣鯉循水涯，  
 ，彈鳥登木末，未識離亂悲，噱笑屢喧聒，頗遭羣兒呵，或受阿孺謔，  
 ，七歲始讀書，羣經或涉獵，與元雖未能，已復效。抹。十六學作買，  
 ，持籌計工拙，縱橫班超豪，且守計倪業，緬惟教授公，妮古劇飢渴，  
 ，晚逢西河災，誦讀日靡輟，君時趨庭過，鞠應懷祇謁，紙日旋再明，  
 ，朗若金鏡刮，純孝天所感，何慚古先哲。我爲京國行，君作珠江別，  
 ，亦知會面難，歲月苦囑管，臨歧轉無語，惘然益悲切，仰觀飛雪翔

七 不堪室詩話

，側聽暮笳咽，分將作鴻鴻，際隔胡越。昨我乘蜀船，君聞善躡屣，  
 ，習作萬里遊，聚糧遠旬月。季冬辭番禺，決意抵京關，首夏臨蜀門，  
 ，握手敘瓊屑，自言分袂來，際迹聞何闊，間關隨仲兒，曠險備嘗閱，  
 ，憶從黃巷過，道隘難並轡，前驅怒馬奔，作勢奮驍雷，泥濘又縱橫，  
 ，驚呼驟倉猝，旁趨得石崖，幸免頭顱裂，清晨臨濁河，薄夕不得發，  
 ，飲馬寒波流，朔風吹凍澗，中流忽浪起，人鬼聞驚變，擊浪衣帶儘，  
 ，石拒舟楫滑，河流無十里，鼓勢甚溟渤，長年強支撐，快過衝巖峯，  
 ，抵岸時三更，溼雨透裘褐，急市僧繡婦，大嚼如刀截，古膽又傾顛，  
 ，飢鼠窺寒宰，坐依爐火邊，談笑洗穢襟。行過華州地，兵燹被胡羯，  
 ，人面半黃腫，高懸深見骨，心疑坐軒車，直下窺鼠穴，又似王舍城，  
 ，靈惡盡羅刹，冒雨來廣元，土鬆石嶽嶺，極目枯柏江，空翠若瀟灑，  
 ，潛潭舞蛟蚪，急浪橫魚龍，披髮隨陽侯，輕舟若飄葉，每逢灑沛時，  
 ，憂心轉悵悵，喘定驚魂蘇，欲語先禱舌。我昨行西陽，君亦具膏秣，  
 ，相隨涉巖巴，裘馬犯霜雪，舉我嗜篇章，知我愛碑碣，雖未識源流，  
 ，頗能窺戶園，晨夕必聚談，宴笑忘檢押，屈指念五年，此樂最堪憶，  
 ，謂宜世世盟，親愛若蜚蠊，如今一思惟，何異泡起滅。君病我已瘳，  
 ，剛氏往持節，問來見汝瘦，柴骨高峯吼，心知折翼祥，飲泣復抑遏，  
 ，尙冀岐與黃，酒從鬼伯奪，何知祖帳行，遷作泉壤隔，雅州發來書，  
 ，五內痛難割，嗚呼手足情，撫棺未親訣，王事迫奔波，留滯失剋決，  
 ，悔不早歸田，與君共耕耨。君體雖素羸，受病果寒熱，恐或儻風流，  
 ，待奉乖調攝，散翼俄一棺，痛惜恨稠疊，君才本中和，匪若甘井竭，  
 ，推焚及蕙芝，天道果難說，又聞俗諺云，作官恆造孽，得無我罪愆，  
 ，致汝命殒歟，聞君屬纊時，炯炯雙眸豁，自云悟無生，死去得解說，  
 ，意者靈芝宮，仙籍曾注列，歸來驗紫雲，世網謝羈絆，君母我清還，  
 ，君婦我提挈，我男即君男，暫伴服壽經，雖殊光虎兒，眉目尙秀黠，  
 ，他時荷門基，或不愧貽厥。君衣猶滿箱，君字尙盈篋，試留作檄書，  
 ，庶可紹芳烈。厝君法雲菴，文宣頗修潔，更喜同鬼庭，草木森構礎，  
 ，爲君閉帳幃，爲君陳像設，爲君奠茶醴，爲君焚迷迭，幽明雖異路，  
 ，體會備曲折，但使君魂安，庶幾我懷洽。吾家住城西，門望北襄薛，  
 ，先人九弟昆，壽各臻耆壽，何哉門祚衰，汝獨早我伐，瀑高叫帝闕，  
 ，下土苦難徹。我還自西川，哭汝出關關，迷淚如長河，百川散瀑沫，  
 ，無鬼則已耳，有請來飲釀，蜀土乏奇珍，莫厭酒肴劣。君魂本薄弱



北京夕照寺小志

風雨恐翻牆，暫時留劍南，少住勿懼怯，莫上雞頭關，高峯奔驍驟，巨石如虎牙，噴噴勢咆勃，未能望嶺南，祇益增惘惘。莫上灤頭堆，奔流瀉淨澗，飢咬厭人骸，嚼毒過蛇蝎，呀呷涌紅波，餘怒猶未泄。會當乘仲冬，掉歌發嘯吼，載池靈輿歸，飛波下閩粵，君今侍高堂，泉路勿遠涉，羣剛宜躬親，隨修慎毋缺。無言我勞薪，病體正殫瘁，徑欲解龜還，躬耕采薇蕨，平生愛典墳，著意事搜括，歸來賦囚山，閉戶精肄習，我友呂鄧馮，(冕士前輩嘯篋茂才伯容學博)英英盡

北京夕照寺小志

張次漢

夕照寺在北京廣渠門內夕照寺(地以寺得名)路北門牌一號。山門南向。石額古蹟夕照寺。係舊刹。明中葉便有之。據窟垣識略云。寺創建年月無考。或云燕京八景有金台夕照。此寺之所由名也。趙吉士有聖堂碑記云。夕照寺順治初已圯。僅存屋一楹。雍正間文覺禪師元信。嘗退居於此。殿宇修潔完整。乾隆間地藏殿兩楹。左為王安昆書高松賦。右為陳壽山畫雙松。皆一時名筆云云。現在此寺頗為齊整。附設慈濟民衆第二學校。及慈濟婦女識字班。

大雄殿 寺內第一進北殿三楹。額曰大雄寶殿。又額曰東域流慈。又額曰咫尺西天。署同治癸酉(十二年)錢塘孫口口。聯曰。佛國有因世界三千開覺路。菩提無量生靈億萬渡迷津。又聯曰。人間文字無權全憑陰陽，天上主司有眼單看心田。又聯曰。爽氣挹西山妙轉法輪迴夕照，恩光灑北關常憑神力護辰居。署同治甲子歲(三年)季夏月楚北賀壽慈雲甫氏書。又聯曰。鴛鴦播宗風卅載常口口口。燕山傳法泉千秋永護青蓮。署同治三年季夏月上游。殿內正奉三佛。侍者各二。章獸一。皆木像裝金。在三木龕內。東西序十八羅漢。亦木像全身。附祀關帝財神華佗各位。皆泥塑。東奉一像。前木主題目教授文林郎原任直隸河間府河間縣提升天津屯田衛推官榮公諱世盛之位。署道光歲次丁未。(二十七年)錢鑿一。識景泰四年四月吉旦。錢供具五。識順治十二年造。錢鑿一。識康熙十四年造。關帝像前鐵供具五，識乾隆四十年造。院中置日晷一。槐四株。瘞骨碑一。寂照寺住持

人傑。一從入夜臺，警款希晉接，為我訊起居，近否慮孤子。君今已陳人，睨目萬緣歇，安能海山龜，或有返魂蝶，來生縱相逢，茫茫亦難詰，惟應入夢頻，庶用慰蕭葛。前年小女亡，我淚南盈睫，君時相慰存，勸我善解撥，如今君又殂，憂端不可撥，百歲何足欣，自茲最獨活，悠悠后土中，舉目莽塊北，此恨何時平，泰山變邱垤，試吟大招篇，仰望極寥次。此則出入韓杜矣。

成紹撰並書。署大清乾隆二十四年歲次己卯菊月吉旦。碑陰刻兼善題名。無額。客堂額曰智通無果。署乾隆壬午(二十七年)嘉平月果親王允禮題。又額曰。挹翠軒署雲巖上人屬瑞常。又額曰居業，署雲巖。又畫松一幅。題金台夕照。吳堂墨。聯曰滿地開雲常近榻，繞門流水自成渠。署了元和昶。又聯曰。翠竹黃花皆佛性，白雲流水是心期。署蔡坦。

大悲殿 文昌殿 關帝殿 後殿五楹。中三楹。為大悲殿。東一楹。為文昌殿。西一楹為關帝殿。中額曰大悲殿。署嘉慶己未(四年)陳雲敬書。東額曰梓潼寶殿。署嘉慶辛未(十六年)。西額曰伏魔寶殿。署嘉慶辛未。又額曰緯地經天。署嘉慶十六年會稽馬步蟾。又額曰莊嚴正直。署道光己丑(九年)仲春。長白風來。殿內正奉觀世音菩薩一尊。東奉文昌帝君一尊。西奉關聖帝君一尊。從神夫馬指具。木質金身。木五供三堂。鐵鑿一具。澄性和尚寫真一幀。有章炳漢方金章跋。殿內東壁有乾隆間王安昆書梁沈約高松賦並識。西壁陳松畫五大夫松。最有名。現皆安全無恙。按松共五株。四株向外。一株向內。枚枿森鬱。如電影在幕。神筆也。此畫原無款識。在傍署壽山陳松寫五字。聞係後人所添。二人書畫在日下舊聞及舊聞考成書以後。故不及載。惟光緒順天府志著錄之。清禮親王昭槤曠亭雜錄云。陳處士松。字壽山。天長人。性善繪事。入京客余邸。先生少師板橋頗為人所贊。善畫松。嘗於夕照寺壁間。畫大松數株。夏日觀之。如立

深山中。人爭愛之。先生筆墨惟此為最。又吳長元宸恆識略云。夕照寺。乾隆間大悲殿兩楹。左為王安昆書高松賦。右為陳壽山畫雙松。皆一時名筆云。而昭樾又嘗為松作傳云。陳處士松。字壽山。天長人。性豪宕。善繪事。少遊楚。不遇。入京。客余邸中。先恭王甚喜其人。日與壽山談。置其畫不論可也。先生繪事。少師板橋諸派。故頗為人所贊。然善畫松。嘗於夕照寺壁間。畫大松數株。枝幹長數十尺。夏日觀之。飄飄有聲。如身在深山中。人愛之。以先生終身筆墨。惟此為最云。淹漈以終。年未五十。其妻孥流落客邸。先恭王厚為恤養。至今猶存。年已八十餘。蕭蕭白髮。亦可憫也。曼殊震鈞天咫偶聞云。夕照寺為東南城寺院之最整潔者。殿壁畫松。及高松賦。今皆無恙。人傳松為陳松絕筆。信然。即左壁王安國之書壁。高丈餘。而行款端若引繩。亦不易也。寺僧法雲。以能畫名。其人本不識字。常往來於賀雲甫尚書（壽慈）第。尚書作書。以能畫名。其人本不識字。尚書奇之。指授筆法。且聘為代筆。時書名大噪。求者接踵。有鐵門限之風。然胸既無書。目又無帖。遂流入獄熱一路矣。

## 唐僧玄奘西遊紀略

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年僧人，冒着絕大的危險一人步出國門，前後經過了一十七年，共計跋涉了約有五萬里的艱難路程，經歷了一百三十餘國，遍遊五印度，精通經律論三藏而集其大成，著破惡見論一千六百頌，在佛教根據地印度，沒有人敢同他辯駁一句，不論佛徒凡夫，不論大乘學者或是小乘學者，對他莫不一齊贊嘆欣喜，尊信皈依，中國歷史上有這樣一位在佛教史上佔有極重要地位，使佛教放一異彩，而發揚光大，並對後來研究佛教者發生絕大影響的偉大人物，真是無邊無上的光榮，凡是讀過他的傳記的人，沒有不欽仰感奮，深深拜

唐僧玄奘西遊記略

房各三間。北為禮堂。東為接待室。堂內懸蓮一幀。題曰一塵不染。署顧松道士浩如。禮堂內有額曰雲深。署法雲上人書。浩如章維漢珠。謝章題跋。又額曰慧雲。署章炳漢。又額曰觀香讀書。署雲甫賀壽慈。又山水一幅。署金如。又達摩一幀。署章維漢。又聯曰榴花滿院風宿靜。槐影當軒午枕涼。署袖林上人慧鑑七十三老人雲蒼書。

東院亭云是警區所建。有額曰靜觀。署戊申（光緒三十四年）首夏後五日鏡亭隆鑑題贈並書。東升石階而上。地勢漸高。此亭可以遠眺。院內丁香多株。海棠二叢。藤蘿一架。合歡一株。其他花木石甚夥。西夾道額曰曲徑通幽。

殿後有埋骨記刻石一方。記云。江浙參姓請僧檢埋無主枯骨於此。惟慮年遠坍塌。復致暴露。幸後仁人長者。俯賜憫憫。多方增護。則更善緣無量。謹此勒石為誌。末署雍正十年十月初七日謹立。寺之西北。垣外有普同塔一座。勒滿漢合璧普同塔。字署康熙十年九月。

按夕照寺。為外城東南名刹。地方幽僻。院內湖石積存甚多。現在住持法名秀林。寺建自何代不能考。考其事跡。最遠者則為明正統中于忠肅公謙。以河南山西巡撫召還京師。嘗過此寺。為寺僧普朗。其師古拙校禪師公中塔圖於此。石刻收入三希堂法帖第二十八冊。是此寺明初便有之矣。

平 公

服，而無絲毫不滿意的，這個僧人是誰呢？就是唐朝大慈恩寺三藏法師玄奘也。

玄奘法師俗姓陳，河南偃師縣人，他的父親名陳慧，傳云身長八尺，眉秀目清，隱居不仕，專心學問，所生男子四人，第二子名長捷，早年在洛陽淨土寺出家，第四子便是玄奘，玄奘自幼即聰敏異常，傳通儒典，於隋煬帝大業末年，亦出家學佛，與其兄長捷同在一寺，玄奘在淨土寺裏從景法師學習涅槃經，又從嚴法師學習攝大乘論，不論是學習什麼，總是一聽就通，再也沒有疑難或遺忘，同寺的一般僧

衆都很驚奇，就中嘗有不甚折服而故意想與他爲難的，便請玄奘昇座覆講，他却講得透澈周到，從此越獲得了美名，大家都知道他是非凡之才，這時候他的年紀還只有十三歲，後來隋朝大亂，洛陽地方因遭兵燹破壞不堪，因爲不能安居，玄奘便同他哥哥長捷避難到四川成都，在那裏復從名僧受學，勤苦用功，一切經典，莫不通曉，唐高祖武德五年，玄奘年滿二十，受具足戒，這時他遍觀在四川的師友，不能再有所請益，便想另去他處尋師訪友，但因其兄長捷不讓他離開，他乃暗地附乘一商船跑到了湖北，再北上到河南安陽，遂就該處名僧休法師質問疑難，復到河北懷城就深法師學成實論，又入長安從岳法師學俱舍論，當時長安有法常，僧辯二大師，俱是佛學宗匠，中外聞名，並世無匹，玄奘又從二師就學，聽他們講其最專長的攝大乘論，也只是遍遍能深究微奧，法常，僧辯二師見玄奘如此聰慧，大爲驚嘆，稱贊他爲佛門千里駒，玄奘既已遍謁國內名師，覺得各家學說紛歧是非莫定，思應有以折衷，乃立誓西遊佛國，又聞西方有瑜珈論是彌勒菩薩所作，想訪求其真本，流傳東土，本著這種志願，遂即結伴伴侶，上表朝廷，陳請勸准，當時天下初定，朝廷怕生邊事，不許他們出國。

玄奘決意西行豈肯中止，遂於唐太宗貞觀三年秋八月，單身從長安起程，先到涼州。因爲邊防極嚴，涼州都督李大亮要逼他還長安，幸得當地慈威法師援助，暗中向西偷逃，晝夜行，到了瓜州該處刺史獨孤達很優待他，因爲打聽出關路途，知道瓜州北方五十里，那裏有一孤盧河，水勢險急非常，人馬皆不能渡，河上置有玉門關，是西行必經之道，關外西北有五個堡壘，每個堡壘前後相距一百里遠，中間不見水草，只堡旁有水，駐有軍隊守護着，走過第五堡，就是莫賀延沙漢，屬伊吾國境界，玄奘聽了這道難行的話，非常愁悶，同時涼州又行文通緝他，逼得他毫無辦法，這時恰巧有一個胡人名叫石槃陀的，願意受戒作他的徒弟，引路伴送玄奘通過五堡，玄奘大喜，便把衣服賣了，買得兩匹馬，二人連夜出發，三更時候走到了河邊，遙望玉門關，離關上游約十里，兩岸寬可一丈，旁有梧桐樹叢，石槃陀即伐木造橋，上面鋪些草和砂土，趕馬過去，玄奘既得出關，非常快樂，師徒二人就在草中安睡，到了天快發亮的時候，玄奘預備上馬前進，石槃陀却忽然變了心，不肯再走，並且想謀殺玄奘，玄奘知道

他起了惡意，只好讓他回去，石槃陀還不甘心，說：「法師一定通不過五堡，如果你被捉了供出我來怎麼辦？」玄奘說：「如果我被捉了，即便把我剝成肉醬，我也決不供出你來，又給他立了許多重誓，才算了事，石槃陀拋下了玄奘而回去了。從此玄奘一人一馬就在沙漠中東西亂走，他當然不認識道路，尤其在沙漠之中更是難於辨別方向，在萬分困難無處打聽的情形之下，他只好認着人畜的骸骨或馬糞作標記慢慢走去，約前行八十餘里，望見了第一堡，但恐怕守堡的兵士看見，發生事故，玄奘便和所騎之馬隱伏在沙溝裏，担驚害怕，好容易等到了黑夜才又動身，這時人馬都很飢渴，走到了堡西始發現水，玄奘急忙下馬飲畢，想取皮袋再盛些水以備途中解渴，忽然一箭飛來，幾乎射中了他的膝蓋，接着又飛來一箭，知道不能再避，玄奘即大聲叫道：「我是僧人，從京城來的，你們不要射！」一面說着，一面牽着馬走向堡來，堡中的人也開門出來相見，問明了玄奘的來歷，再把他帶進去與校尉王祥會見，那曉得王祥也是一個信佛的，問清楚了玄奘的來歷去跡，却很好奇，不惟不辦玄奘偷逃出關的罪名，並且要送他到燉煌去安居，玄奘對於王祥所給予自己的優遇甚感感激，但於去燉煌安居一事却立誓不肯，他對王祥說道：「校尉若不讓我前進，就請行刑，玄奘是決意不東退一步的了。」王祥聽了這話，非常感動，允許玄奘繼續西行，第二天親送玄奘到十幾里外，並且指示玄奘道：「法師從這條路一直到第四堡，那裏的校尉名叫王伯禮，是弟子的同宗骨肉，也是一個善心信佛之人，法師到了那裏，可說是從弟子這裏去的，他一定會好好招待法師。」玄奘感謝不已，即匆匆與王祥作別上馬而去。夜間到了第四堡，恐被留難又生阻礙，想取些水之後，誰也不去驚動即暗中偷過，當他正在俯身取水的時候，像前次一樣忽然又有一飛箭射至，玄奘知道不能隱藏，趕急大聲叫喚，向堡前走來，與校尉王伯禮相見，王伯禮問清玄奘的情形之後，甚是歡喜，即留玄奘宿食，懇懇款待，又以盛水之大皮袋及馬料相贈，第二天親送玄奘上路，說道：「法師不必向第五堡走，那裏的人多兇暴無禮，恐有不便，可從這條路去，大約行不過一百里，那裏有一野馬泉，可以取水飲用，再向前行，就是莫賀延沙漢了，這沙漠長有八百多里，古名叫作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又無水草，一望無際，法師到了那裏，千萬保重爲要！」

玄奘謝其指教，作別前行，聽說是前途的艱險重重，但他竟處之泰然，一心念着觀世音菩薩及般若心經，慢慢的向前進發，雖然陪伴着走的只有自己的影子，恐懼之心却絲毫不起，大概是路走錯了，行了很遠並沒找着野馬泉，這時口又渴起來了，玄奘便拿起皮袋來飲水，不想袋重一失手，來時所預盛之水完全滾入沙土裏去了，除了眼巴巴的望着地上感覺失望之外，又有什麼辦法呢？可是，在沙漠裏這一個損失是最嚴重不過的，沒有水解渴，簡直寸步難行，想暫回第四堡去預備些飲料再行，但已經走了十幾里路，他馬上想起自己當初曾發過願心，不到印度，決不東退一步，如今遇着這一點困難，就萌後退之念，是何故來？甯可就西而死，豈可歸東而生，玄奘立刻又勒轉馬頭，仍然向西北方而繼續前進，走一程是一程，至於前途如何，他却決意不顧了。

這時候大漠茫茫，人困馬乏，黑夜鬼燐發光，閃閃鑠鑠像天上的繁星，白晝旋風捲沙，散散落落如夏季的暴雨，種種險狀怪象，玄奘都不以為意，所苦的只是水袋空了，渴得實在無法可想，接連四五天，沒有一滴水潤喉，口乾舌燥，不能走動，人還可以自持，而無知識的馬則更難耐片刻，結果人馬都一起倒在沙石之上了，幸虧到了第五夜的夜半，忽然天起涼風，身上感覺一種爽快，精神略為振作了些，馬也立得起身來了，玄奘趕緊立起，復向前行，努力走了十幾里，驟然發見茂草叢叢，清水一池，一時如獲至寶，人馬的生命頓從絕境之中得救出來，算是天如有情，也要替他歡喜無量了，玄奘因為連日的困乏，在思水最切的時候倒不覺得怎樣，這時心中稍安，疲勞反而更甚，想把精神略為恢復，適在草地裏休息一日，一面盛水取草，向前進發，接連走了兩天，始慶幸出了這廣大的沙漠而入伊吾國境，從伊吾國又到了高昌國。

高昌國王聽玄奘禮敬玄奘，無所不至，玄奘苦辭要走，文泰總不肯放，後來玄奘實在無法了，竟而絕食四天，以示去意堅決，這才好不容易得了文泰的允許，但仍請玄奘講說仁王般若經一個月，追講完之後才肯放玄奘前行，每到講時，文泰親執香爐，自來迎引，待玄奘將昇法座，文泰跪伏當壇，請玄奘踏上去，日日如此，表示敬意，講畢，文泰贈送玄奘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絹五百匹，馬三十匹，夫役二十五人，又寫信給沿途二十四國的國王，請他們招待保護，從此

唐僧玄奘西遊記略

玄奘一路安穩，以過去跋涉艱難的情形相較，實有天淵之別，於是經過西域而入北印度境，玄奘在迦濕彌羅國，遇名僧稱法師，即從其學習俱舍論，願正理論，因明聲明論，又其國中舊有藏經，凡三十萬卷，九十六萬字，玄奘停留兩年，學習經論全部通達，得其祕奧，又在那僅底國居住十四個月，學習對法論，顯宗論，理門論等，在中印度錄勤那國住了一冬半春，學習毘婆沙經，在秣底補羅國住了半春一夏，從九十歲老僧蜜多斯那，學習辯正論，隨發智論等。

玄奘遊歷各國，一心向學，朝夕不怠，遇有能增長自己學識的機會，決不肯輕易錯過，所以凡是有學問的僧人，一定要去請教，凡是有聖跡的地方，一定要去禮拜，有一次去恆河沿上，值着一大羣惡盜，他們崇奉妖神，每年秋天必須尋一個品貌端好的人作祭品，給塞八十多人，偏偏選中了玄奘，登時把他牽入河旁的大森林裏，拔出刀來就要殺他，玄奘自知必死，求也無益，遂請求盜首略寬片刻，讓他安心歡喜滅命，於是玄奘靜坐默禱彌勒菩薩，願得往生兜率天宮學習瓊琳論，成就智慧，再降生俗世，教化這般惡人，使他覺悟修善，免得再這樣作孽造罪，玄奘心裏這樣默默的想着，好像真的看見了菩薩似的，也是機緣湊巧，正在這千鈞一髮絕無生望的時候，忽然狂風驟起，飛沙走石，天昏地暗，好像世界末日將臨，這羣強盜因此光景，個個都起了恐懼之念，以為天上發怒，將譴責彼等，剛才那一種毫不容情的兇暴氣概，頓時消散得無影無蹤了，並且向旁人打聽，才知道玄奘是從支那國來求佛法的，於是這一羣暴徒趕快向玄奘禮拜懺悔，情願改過，這時玄奘閉目等死，態度非常安詳，真像參禪入定一般，等到他們用手推動自己，玄奘才醒過來，問道：「時候到了嗎？」強盜衆口同聲說道：「請恕弟子們的無知之過，現在誰也不敢傷害法師了，都願在尊前敬受懺悔。」玄奘聽了這話，又看了看他們的和善的面孔，對於他們何以能改過如此之速，一時頗以為異，但却認爲佛法的感化之力所致，於是給他們講了一番戒殺盜，信真神的道理，羣盜深深感動，從此都成了好人，這件奇事傳播出去以後，玄奘的聲名更廣大了。

中印度摩揭陀國那爛陀寺是印度最大的寺院，所有大小乘經典以至醫藥技術，都集中在這個寺裏，可以說是印度最高的文化機關，寺僧戒賢法師，又是印度第一個大學者，無人不佩服的，玄奘欲求深造，

唐僧玄奘西遊記略

遂來到這個寺裏行散禮，拜戒賢法師為師，求其講授瑜珈論，當戒賢法師開講的時候，遠近來聽者多至數千人，玄奘在寺裏專心研究，前後凡聽瑜珈論三遍，順正理論一遍，顯揚對法各一遍，因明，聲明，集量論各二遍，中論，百論各三遍，其餘各經道有疑難之處，即隨時向戒賢法師求教，於是大得通解，那爛陀寺有僧徒一萬人，其中能通解經論二十部者一千多人，三十部者五百多人，五十部者連玄奘在內共四十人，至於通曉全部的只有戒賢法師一人，玄奘留住寺中五年，把全部經典都學了，又出發到別處去遊學，計到鉢伐多羅國居住二年，就名僧學習根本阿毗達摩及攝正法論，教實論等，又往杖林山勝軍論師處居住二年，學習唯識抉擇論，成無畏論，不住涅槃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等，後從杖林山回到那爛陀寺，戒賢法師囑玄奘為寺僧講解攝大乘論，唯識抉擇論，起初大付師子光在寺中講釋中論，百論，破瑜珈義，玄奘精通中論，百論，又長瑜珈論，知道彼此可通，並不相反，遂著會宗論三千頌，溝通二宗大義，戒賢法師及大眾見之無不贊嘆，師子光理屈，慚愧逃走，玄奘聲名因此更著，其時有一婆羅門外道，來求論難，寫四十條理論掛在寺門上，並且說：「誰能難破我一條，我立刻斬首認錯」。過了幾天，在這樣一個名僧羣集的大寺院裏，竟沒有一人敢出去應辯，結果還是玄奘把這婆羅門喚進來，請戒賢法師及諸高僧作證人，開始同他辯論，到後來婆羅門理屈詞窮，無言可對了，乃立起身來謝罪道：「我已經敗了，就請照約行事吧」。玄奘答曰：「我們出家人慈悲為懷，終不肯傷害別人的，照約辦理大可不必，我想現在就叫你作奴，你願意嗎？」婆羅門雖然辯敗，幸得不死，聽玄奘之言，即歡喜從命，而跟玄奘回到僧房去了。

當時印度摩揭陀國的戒日王，是一位熱心發揚佛教的君主，他出兵征伐恭御陀國，路過烏荼國，見到著名的小乘大師般若多所著的破大乘論七百頌，一切小乘學者都根據這篇文章譏謗大乘，戒日王寫信給戒賢法師，請派高僧去烏荼國與彼輩辯論是非，戒賢法師得信，當即選派海慧，智光，師子光，玄奘等四人前往，海慧等奉命之後，不免有些憂慮，恐辯而失敗，與大乘極有影響，獨玄奘不以為意，說道：「小乘全部經典我都學過，絕對破不了大乘的，我雖然學淺智微，但對於這件事確有把握，諸位不必過慮，就便是失敗了，我是一個外國僧人，羞恥由我來負，並不損傷諸位的體面」，海慧等聞言大

喜，玄奘於是訪得般若多所著之七百頌，仔細加以研究，其中也有幾處不甚明白的，恰巧先時辯敗作奴的婆羅門，早年他曾學過破大乘論多次，玄奘就教他講了一遍，立即了然，乃作破惡見論一千六百頌，呈送戒賢法師觀看，並宣示徒衆，大家一見之下都嘆賞道：「以此破敵，何敵不摧，玄奘以婆羅門助已作成破惡見論有功於是允許其自由，免其作奴，婆羅門感激辭去，行至東印度，謁見鳩摩羅王，極力稱揚玄奘的德義學識，鳩摩羅王大喜，即遣使來請玄奘。

戒日王征服陀國兵還，特意親至鳩摩羅王處禮敬玄奘，爲了要破滅小乘外道，表章玄奘盛德，特別決意由女城開個大會。玄奘同戒日王與鳩摩羅王三人自冬而起沿恆河前進，直到臘月方行抵會地。接濟五印度中有十八國王亦到，大小乘高僧三千人亦到，婆羅門及各種外道二千餘人亦到，那陀僧徒千餘人僧徒亦到。這些人學派信仰雖然不同，却可以代表印度全部的文化。他們都帶有隨從徒衆，或騎象，或乘輿，或揚幡，或執幢，各自簇擁圍繞，排列到幾十里長，莊嚴偉麗，氣象萬千。

戒日王先建造大殿兩座，每座能容一千多人，作會場。又在會場西方五里外遠的地方造行宮一所。開會那一天的清晨，從行宮出發，最前是一隻大象，背上裝置寶帳，其中安置金佛象一尊。戒日王執白拂侍右，鳩摩羅王執寶蓋侍左。又裝飾火象兩象兩隻，滿載香花，跟在佛後，隨行隨散。玄奘大象列在王後。又另用象三百隻，讓各國的國王及大道大僧等乘坐，走在路旁唱贊贊嘆。迨到進會場之後，先捧佛像入殿。安置在寶座上，戒日王，鳩摩羅王同玄奘依次禮拜完畢，下令十八國的國王進，各國高僧千餘人進，著名的婆羅門外道五百餘人進。其餘道俗人衆均在殿外分班排定。最後各國大道二百餘人亦進。殿中設置寶狀一座，請玄奘上座做論主，宣佈破惡見論大意。另派那爛陀寺高僧明賢法師讀示大乘，又寫一本樹在會場門外，以示全體與會之人，並考明如其間一字無理，有能辯論難破者，當以斬首謝罪，直到晚間，沒有一個人出來發言批駁。這樣的大會，繼續開了十八天之久，始終一人結難。最後准備閉會的時候，遂由玄奘對大眾宣讀大乘教意，勸告世人返邪入正，弁小歸大。戒日王又派人舉起玄奘的袈裟在人羣中高聲唱道：「普告大眾！東方支那國法師確立大乘教義，破諸邪見，開會十八日來迄無一人敢來辯難者！」大眾踴躍歡

呼，燒香散花而散。

英師專心研究佛學，博涉經典，前後遊學十餘年，在印度已經到了無敵的地位，五印度所有的聖跡，也都巡禮遍了，急於想回到中國來，傳播佛教，不論戒日王，鳩摩羅王，那爛陀寺僧衆等，怎樣苦留，玄奘終是堅執去志，於是用了廿匹馬，負佛經六百五十七部，於唐貞觀十九年三月回到了長安，中國佛教由是漸盛。

玄奘爲求發揚大乘教義，遊學五印度，赴湯蹈火，百折不撓，終於成功歸來，在中國佛教史上放一大光彩。這篇小傳，只是採取

三藏法師傳中的一小部分而作成的，並不能看出玄奘的全部事業，但也約略可以想見他的偉大之處了，其刻苦勤學的遺風，實是吾輩青年求學的一個最大頂好的模範。

英師頌

僧堂英師，尚志卓絕，遊學印度，發揮佛旨，宏開三藏，音渡迷惑，徒步險惡，無畏一切，行程石沙，飢渴日月，百折不迴，萬里跋涉，九死一生，至誠感格，天神護持，逢凶化吉，徧履五印，貫通佛說，取法歸來，衆生戴德。

### 歸夢寒山話折枝(一)

連天

寒山寺，夜半鐘，張繼楓橋夜泊詩也。民初，舊京樊山實甫諸老，組寒山詩社於宣武門南黑密廟之陶然亭，社課以詩鐘爲主，一時大老咸歸之，爲民國以來，文人勝事；所出寒山詩鐘選，裁金雕玉，佳作如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達天有詩鐘之好，雖自比於玩物喪志，亦自脫於博奕猶賢，且以爲詩鐘雖小道，國文以外，他無所可，斯亦殊足矜負者，雖曰玩物，或無觀焉。嗟乎！望斷寒山，寒山無路，滄桑劫屢，故我全非，耳畔鐘聲，適當夜半，江楓漁火，塵夢勞人，搦紙披衣，作折枝吟話，良以並時文字，言此無多，大塊求之，直同麟鳳，閩人號詩鐘爲折枝吟，南海關頤人先生有詩曰：鐘聲夜半漏邊運，出手高寒費綺思，一樣屏風猩色畫，御題換取十聯詩；寫此以結吾引。

詩鐘與於韻，以絕不相侔之二題，各吟一句，成爲一聯；或以性類不同之二字，就指定地位，分置於上下二句之中，使成爲無縫天衣，不見斧鑿遺迹；亦有三字四字五字者，其難尤甚。題出之後，燃細香，距燃處約寸許，繫一線，線末垂銅錢一枚，下承銅鉢，香焚線斷，錢落鉢中，鏗然有聲，已成者選優劣，未成者曳白矣，蓋猶古擊鼓傳花，刻燭聯吟故事，要不外因難見巧，以速爲工也。斯事雖小道，然非他國文字所能，因國文形聲並重，字皆獨立而有意義，故能單獨爲用，以巧駁難；西文依聲紐義，有句法，無字法，且多以命令成義

，故聲律對仗，一無所可，國文有駢聯，國人或少之，殊不知欲求他國，根本無能，國文之妙，宜尊美矣。

詩鐘作法不同，閩人重用典，粵人重白描，積久相承，遂成派別。第用典非枵腹所能，白描非飽學所願，於是白描流於俗薄，用典難於艱深，白描濶用典爲點鬼，用典斥白描爲鄙俚，於是交薄反唇，各趨其極，實則白描苟不流於鄙，意轉空靈，用典如不僻於艱，本實莊重，中庸之道難能，事事均如此也。

詩鐘雖非詩，但既稱詩鐘，去詩當亦不遠。詩重意境，詩鐘亦宜有意境；詩重風趣，詩鐘亦宜有風趣；詩重空靈，詩鐘亦宜空靈；詩重典雅，詩鐘亦宜典雅；故堆砌釘釘，對題生吞活剝者，是之謂無意境，強合硬對，板寫而呆拙者，是之謂無風趣，笨重則不空靈，佻薄則不典雅，以此觀近人之作，作爲何等，可以知矣。曩見龍陽易實甫先生所選吳社詩鐘錄內江叔海先生分咏周亞夫司馬送云：入細柳營驚上將，按諸葛壘索奇才，是何等意境，石卿分咏介之推此聲客云：去國從龍驚割股，入門下馬看梳頭，是何等風趣。實甫分咏裴令公花幃云：綠野堂留名相住，朱陳村近美人來，是何等空靈。實甫分咏顏勳二十四云：白馬目窳登岱嶽，烏雞羽憶渡江年，是何等典雅。隨園作詩，盡詳諸典，而詩中恆不用典，實則典已運於不用之中，此化境也，予謂作詩鐘者，首宜作到此點。

歸夢寒山話折枝

歸夢寒山話折枝

詩體格式極多，大別之可分為分嵌字兩種，茲分述之如下：  
分嵌格，係將性質絕不相同之二題，分上下聯各咏一句，對仗則須工穩自然，如易實甫先生分咏骨巫二字云：五千無定河邊水，十二高唐廟外山，工整俏麗兼而有之。分咏及十年云：靈憶大蘇留赤壁，夢憐小杜覺青樓，大蘇小杜，赤壁青樓，對仗何等工穩，此種作法，直詩體中無上上品也。

合咏格，此格合上下聯共咏一題，似比分咏為易，然另有限字一法，即外句中必須嵌用某字也，所限之字，至少與題意無關，或且相背，如咏楊妃限防字，程子炎先生有一聯云：防邊忽聽漁陽鼓，憶舊還聞蜀道鈴。咏文信國限瘦字，惲季安先生一聯云：錄上小名魁實祐，雙關瘦句和昭儀。兩聯雖不甚好，已可貴也。

籠紗格，此格亦二題分屬上下句，但與分咏不同，分咏者，可以吟咏出之，籠紗則不可也。分咏之法，可以已意白描，籠紗則不能雜入己意，不能用意，故不謂之咏。實言之，籠紗一格，須以本題之典，扣定本題，使人一見即知，不能別有所指，但又不能太分刻露，蓋籠紗之意，即似隱似露，露處確切，隱處支離，此佳妙也。費鏡臣先生有籠紗二字籠紗云：春草軟於鞋貼地，秋雲薄似帶纏腰，春草軟如繡，秋雲薄似繡，故繡羅二字，異常顯確，再加經天貼地等字，便似非而是，似是而非，適合籠紗意致也。又如惲季申先生列萬二字籠紗云：禦寇著書偏數子，考亭作注察言飛，禦寇為列，嵩飛辰天，二字已甚顯確，惟上句列字，終嫌太露，不合籠紗分際。昔有人云：籠紗作法，不嵌字面，暗嵌字神，故似露似不露，此首亦當。

嵌字格式太多，最普通者，則由一字嵌至七字，嵌入上下聯第一字者，普通謂之一唱；嵌入上下聯第二字者，普通謂二唱；以下由三唱至七唱，皆如是也。第七唱之外，另有別名，茲述如下。

鳳頂格，將題之二字，分嵌於上下聯之第一字，謂之鳳頂格，即一唱也。朱修庭先生回比二字鳳頂格云：回綠時光拋燕燕，比紅詞句寫烏絲。又解烏二字云：解組人歸開綠野，烏絲界好寫黃庭。

燕領格，將題之二字，分嵌於上下聯之第二字，謂之燕領格，即二唱也。夢湘葉皇二字燕領格云：桃葉渡迎桃葉去，鳳臺臺合鳳皇遊。采南府華二字云：兩府新移樞密使，九華原屬太真妃。

嵩肩格，將題之二字，分嵌於上下聯第三字，謂之嵩肩格，即三

唱也。夢湘酒常二字嵩肩格云：那入酒泉思定遠，樽封常道感當筵。種旌 字云：九邊種 區蕃部，十隊旌旗繞漢關。

蜂腰格，將題之二字分嵌於上下聯第四字者，謂之蜂腰格，即四唱也。修庭小商二字蜂腰云：人傳蘇小錢唐體，我羨王商漢將才。耆侍房旅二字蜂腰云：空聞虎旅傳宵柝，聞看蜂房鬧午衙。（未完）

△鱷魚最愛吃的是長尾猴，但一時找不到大的生物吃時，雖小得像鷄鴨蛙鼠，牠也要吃的。

△蜈蚣要吃蚯蚓，吃時先把自己身體繞在蚯蚓身上，然後將牠的肉逐漸吞下。所以蚯蚓見了蜈蚣，如同見大毒蛇。

△日本銷數最多的報紙是大阪朝日新聞，日銷一百三十萬份；次多的是大阪每日新聞，銷數一百二十萬。

△麥齊是一個十七歲的祖母。她是非洲加拉半島上酋長阿吉利的愛妻。她在十七歲時，便見到三代，真是天下無雙的。原來麥齊是一個風姿很動人的黑女，不到八歲時光，她便嫁給阿吉利了。她生下女孩時候，只有八歲另四個月，後來她的女兒在八歲的時候又生下了女兒。

△蘇彝士運河位於埃及，北起賽港，出地中海，南達蘇彝士，以通紅海。不僅為連繫紅海與地中海的要道，而且更為連接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橋樑。運河全長一六九公里，水深九尺至十一公尺，闊度有一百二十公尺，由萬國蘇彝士運河航業公司管理。

特

別

轉

載

# 唐鑑真大師東征傳

淡海真人元開撰述

唐招提寺八十世長老智兼重刊

清水董三先生介紹轉載



# 轉印唐鑑真大師東征傳引

褚民誼

予前奉使東京，曾兩至唐招提寺隨喜，因審知鑑真大師六次出國，始得東渡之故事。當時交通工具，遠不如今，方向迷離，詭異屈幻，街非大師虔德堅貞，力定觀慧，又焉能顯撲萬難，卒建聖功，使千載後人，瞻廟貌而興虔，望慈容而慕化哉？

予嘗冥想，以為古今偉業之成，胥成於艱苦卓絕之士，而士所以能卓絕艱苦者，又莫不樹始於精微信仰之心，玄英之求藏經，科命布之發現新大陸，苟非信念堅定，何能卒於有功。信念者，行己之大決也；信念既堅，死生不易，險阻顛沛，復何足道。釋迦老莊孔孟，莫不把瀕人心，結以信守，而釋氏尤適人論乘，勸勸殊強；以之通政，厥功亦顯；今世謀國者，必納民於主義，有所本哉。

鑑真大師，以華人而揚輝於日，接引之廣，影響之大，世莫與京。弘法大師，以日人而載道於華，建樹之多，製作之富，業無能勝。佛化起於天竺，傳於中華，盛於日本，因緣融會，光燦互流，庶物之載，文章之美，取之不盡，如木在林。人知日之富強，得力於陽明舜水，而不知實得力於佛，陽明之學，亦禪亞也。不過佛道雖高，用者多敗，日獨蒙益，亦可謂善於用佛者矣。

昨者，吾友清水董三先生過舍，漫談之頃，出唐鑑真大師東征傳一冊見示，著者元開，親接大師，言自可信，大師溝通中日文化偉業，賴此編之存。清水先生，以為世知弘法者多，而知鑑真者少，實則鑑真意業，視弘法為大難，在華言華，華人尤宜知有此先哲。予則以為吾人方從事於中日文化事業，以牢固兩大民族之深心。詎知千載以前，早有作者，則吾人今之所事，果能不望古人而頹頹乎？欲辨妍媸，須破曉鑑，大師行傳，應使周行。時見思亦在座，即以校讎轉印之任屬之，蓋異域傳鈔，魯魚難免，至所以不單獨翻刻者，正利其能附本刊以行也。

越三日，復有持節訪日之役，兩京相距，御風以行，管眼山河，數時已達，回念大師六渡之吉，不禁幸為後人矣。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一日 吳興褚民誼謹識

# 東征傳重刊序

中日兩國文化淵源之深，相互關係之密，觀此東征傳，便足知之。茲為渴望兩國國民週知新，恢復天平文化和平之美德，故於本宗獨立三十三週年紀念時，重刊此書，公諸兩國國民。偶得古抄本，相互對照，內中異同甚多，爰將其意義迥異者，摘錄附刊於上，以供參考，除則從略。後世如得佳本，幸再校之，作重刊序。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 唐招提寺八十世長壽智樂謹誌

唐鑑真大師東征傳

## 序

吾朝 上宮太子，大興佛法廣益蒼生，然未有備者，謂戒律要門也。從 聖武御宇，請招唐鑑真大和上而挑戒律，佛法光明，輝於全國，太子御願至於此闕滿者乎？今也，去大和上遙遠，隔一千百數十年烟霞，諸人信其德化，漸次至微薄，此是無他，由不知大和上之德化，若欲令廣知之，則無如令讀其傳記。傳記中最好者，無如大友皇子之孫淡海真人元開之撰，此人與大和上同時，而錄親見親聞故。然此傳記，惜哉唯藏于處處古刹經庫，不得諸人見之，由之唐招提寺奉尼藏院住職，北川智海律師，為國為法，正摺舊版，製此傳記數千部，以施於天下有志者，遍謂頻讀此書，則下愚亦可移。感律師志之至誠，序製本弘通始末，以冠於卷首云爾。

昔明治三十丁酉年夏之首 南都戒壇院幻住 沙門長老上田照遍謹題

## 唐大和上東征傳

真人元開撰

大和尚諱鑑真，揚州江陽縣人也。俗姓淳于，齊辨士（辨士一本作大夫）斃之後也。其父先就揚州大雲寺智滿禪師受戒學禪門，大和上年十四，隨父入寺，見佛像，感動心，因請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許焉。是時，大周則天長安元年，有詔，於天下諸州度僧，便就智滿禪師出家為沙彌，配住大雲寺，後改為龍興寺。唐中宗孝和皇帝神龍元年，從道岸律師受菩薩戒。景龍元年，杖錫東都，因入長安。其二年三月廿八日，於西京實際寺，登壇受具足戒，荊州南泉寺弘景律師為和尚，巡遊二京，究學三藏，後歸淮南，教授戒律，江淮之間，獨為化主。於是興建佛事，濟化羣生，其事繁多，不可具載。日本天平（日本天平一本作日本國天平）五年，歲次癸酉，沙門榮叡普照等，隨遣唐大使丹墀真人廣成，至唐國留學；是年，唐開元廿一年也。唐國諸寺，三藏大德，皆以戒律為入道之正門，若有不持戒者，不齒於僧中。於是方知本國無傳戒人，仍請東都大福光寺沙門道瑯律師，附副使中臣朝臣名代之船，先向本國去，擬為傳戒者。榮叡普照，留學唐國，已經十載，雖不待使，而欲早歸；於是請西京安國寺僧道航（道航一本作道抗）澄觀，東都僧德清（德清一本作德清），高麗僧如海，又請得宰相李林甫之兄林宗之書，與揚州倉曹李湊，令造大舟，備糧送遣；又與日本國同學僧玄朗玄法二人，俱下至揚州；是歲，唐天寶元載冬十月。（日本天平十四年歲次壬午也）時大和上在揚州大明寺為夢講律，榮叡普照，至大明寺，頂禮大和上足下，具述本意曰：佛法東流至日本國，雖有其法，而無傳法人，日本國有聖德太子，曰，二百年後，聖教興於日本，今值此運，願大和上東遊興化。大和上答曰：昔聞南岳思禪（思禪一本作惠思）師遷化之後，託生倭國王子，與隆佛法，濟度衆生；又聞日本國長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棄施（棄施一本作來施）此國大德衆僧，其袈裟緣上，繡著四句曰：山川異域，風日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以此思量，誠是佛法興隆有緣之國也。今我同法衆中，誰有應

此遠請向日本國傳法者乎？時衆默然，一無對者；良久，有僧祥彥進曰：彼國太遠，生命難存，滄海淼漫，百無一至，人身難得，中國難生，進修未備，道果未成，（越異本作到）是故參僧緘默，無對而已；大和上曰：是爲法事也，何惜身命？請人不去，我即去耳！祥彥曰：大和上若去，彥亦隨去；爰有僧道興、道航、神崇、忍靈、（神崇忍靈一本作神項崇忍靈）明烈、道默、道因、法藏、法載、曇靜、道翼、幽巖、如海、澄觀、德清、思託、等廿一人，願同心隨大和上去；要約已畢，始抵（始抵一本作始於）東河造船。揚州倉曹李湊，依林宗書，亦同檢校，造船備糧；大和上榮觀普照等，同在既濟寺備辦乾糧，但（但一本作且）云：將供具往天台山國清寺供養衆僧。是歲天寶二載，癸未，當時，海賊大動，繁多，台州温州明州海邊，并被其害，海路塞，公私斷行。僧道航云：今向他國，爲傳戒法，人皆高德，行業肅清，如如海（如如海一本作此如海）等少學，可停却矣。時如海大曠，裏頭入州，上探訪廳告曰：大使知否？有僧道航，造船入海，與海賊連，都有若千人，辦（人辦一本作人已辦）乾糧，在既濟開元大明寺，復有五百海賊入城來；時，淮南採訪使班（情異本作清）景倩，聞大曠，便令人將如海於獄，推問，又差官人，於諸寺收捉賊徒，遂於既濟（原文作滯見思改濟）寺搜得乾糧；大明寺捉得日本僧普照；開元寺得玄朗玄法；其榮觀走入池水中，仰臥，不良，久見水動，入水，得榮觀，並（並一本作普）送縣推問；僧道航，隱俗人家，亦被捉得，並禁獄中，問曰：徒有幾人與海賊連？道航答曰：不與賊連，航是宰相李林甫之兄林宗家僧也，今令送功德往天台國清寺，陸行過嶺辛苦，造船從海路去耳，今有林宗書二通，在倉曹所，採訪使問倉曹，對曰：實也，仍索其書看，乃云：阿師無事，今海賊大動，不須過海去，其所造船，沒官，其雜物，還僧；其經告僧如海，與之（與之一本作與反）坐還俗，決杖六十，遞送本貫；其日本僧四人，揚州上奏至京，鴻臚檢案向（向異本作問）本配寺，寺家（家作業）報曰：其僧隨駕去，更不見來，鴻臚依寺報而奏，便勅下揚州曰：其僧榮觀等，既是著僧入朝學問，每年賜絹廿五匹，四季給時服，兼預隨駕，非是僞證，今欲還國，隨意放還，宜依揚州例送遣。（原文作遣見思改遣）時榮觀普照等，四月被禁，八月方始得出，其玄朗玄法，從此還國（還國一本作還俗）別去。時榮觀普照同議曰：我等本願，爲傳戒法，請諸高德，將還本國，今揚州奉勅，唯送我四人，不得請諸師而空還，無益，豈如不受官送，依舊請僧將還本國流傳戒法乎？（法乎一本作法者乎）於是巡避官所，俱至大和上所計量；大和上曰：不須愁，宜求方便，必遂本願。乃（原文作仍見思改乃）出八十（出八十異本作出正爐八十貫）貫錢，買得嶺南道採訪使劉巨隣之軍舟一隻，雇得舟人十八口，備辦海糧，茶脂紅棗米一百石，蒲葦三千（三千一本作三十）石，牛蘇一百八十斤，麵五十石，乾胡餅二車，乾蒸餅一車，乾薄餅一萬，番拾頭（拾頭一本作拾頭）一牛（原文作半見思改牛）車，漆合子盤三十具，兼將畫五頂，像一鋪，寶像一鋪，金泥像一軀，六扇佛菩薩障子一具，金字華嚴經一部，金字大集經一部，金字大涅槃經一部，雜經論章疏都一百部，月令障子一具，行天障子（障子異本作障子）一具，道場幢一百二十口，珠幢（珠幢作珠幢）十四條，玉環手幢八口，螺鈿經函五十口，銅瓶廿口，華氈廿四領，袈裟一千領，褊衫一千對，坐具一千床（千床一本作千介），大銅鑪四口，竹葉蓋（竹葉蓋異本作行茶盆）四十口，大銅盤廿面，中銅盤廿面，小銅盤四十四面，一尺面銅盤八十面，少銅盤二百面，白藤單十六領，五色藤單六領，麝香廿斤，沉香、甲香、甘松香、龍腦香、膽唐香、安息香、棧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陸香、都有六百餘斤，又有犀鉢、呵梨勒、胡椒、（胡椒一作胡椒）阿朮、

唐鑑真大師東征傳

唐鑑真大師東征傳

四

石蜜、蔗糖、等五百餘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青錢十千貫，正爐錢十千貫，紫邊錢五千貫，羅襪頭（羅襪頭一本作羅襪頭）二千枚，麻靴十三量，糖胃三十箇，僧祥彥、道興、德清、榮叙、普照、思託等一十七人，玉作人、畫師、雕檀（檀具本作佛）、刻鏤、鑄、寫、繡、師、修（修一本作修）文、鑄碑等，工手都百八十（百八十一本作有八十）五人，同駕一隻舟，天寶三載，十二月，舉帆東下。到狼溝浦，被颶風漂浪，波擊船破，人總上岸，潮來，水至人腰，大和上在烏蘆草上，餘人並在水中。冬寒，風急甚，太辛苦，更修理舟，下至大坂山，泊舟不得，即至下嶼山，住一月，待好風發，欲到乘名山（乘名山一本作桑名又作乘名），風急浪高，舟無着岸，無計可量，纒纒險岸，還落石上，舟破，人並舟上岸，水米俱盡，飢渴三日，風停浪靜，泉即將水米來相救，又經五日，有還海官來問消息，申請明州太守處分，安置鄞縣山阿育王寺，寺有阿育王塔。明州者，舊是越州一縣也；開元廿一年（廿一年一本作廿二年），越州鄞縣令王叔達，奏割越州一縣，特置明州，更開三縣，令成一州四縣，今稱餘姚郡；其有王塔者，是佛滅度後一百年時，有鐵輪王名阿育王，役使鬼神，建八萬四千塔之一也；其塔非金非玉，非石非土，非銅非鐵，紫烏色，刻鏤非常，一面薩埵王子變，一面拾眼變，一面出腦變，一面救鵲變，上無罅罅，中有懸鐘，埋沒地中，無能知者，唯有方基高數仞，草棘蒙茸（茸一本作密），罕有尋覓。至晉泰始元年，并州西河離石人劉薩訶者，死，到閻羅王界，閻羅王教令掘出；自晉宋齊梁，至於唐代，時時造塔造堂，其事甚多。其鄞山東南，嶺石上有佛石跡，東北小殿上，復有佛左跡，並長一尺四寸，前闊五寸八分，後闊四寸半，深三寸，千輪輪相，其印（其印一本作魚印）文，分明顯示，世傳曰：迦葉佛之跡也。東方二里，路側有聖井，深三尺許（原文作計見思改許）清涼甘美，極雨不溢，極旱不涸，中有一鱗魚，長一尺九寸，世傳云：護塔菩薩，有人以香華供養，有福者即見，無福者經年求不見，有人就井上造屋，至以七寶作材瓦，即從井中水漲流却。天寶三載，歲次甲申，越州龍興寺僧，請大和上講律受戒，事畢，更有杭州湖州宣州並來請大和上講律，大和上依次巡遊，開講授戒，還至鄞山阿育王寺。時越州僧等，知大和上欲往日本國，告州官曰：日本國僧榮叙，誘大和上欲往日本國，時山陰縣尉，遣人於王蒸宅搜得榮叙師，着枷送京，遂至杭州，榮叙師臥病，請假療治，經多時，云病死，乃得放出，榮叙普照等，為求法故，前後被災，艱辛不可言盡，然其堅固之志，會無退悔；大和上悅其如是，欲遂其願，乃遣僧法進，及二近事，將輕貨往福州，買船，具辦糧用，大和上率諸門徒祥彥榮叙普照思託等三十餘人，辭禮青王塔，巡禮佛跡，供養聖井（井異本作泉）護塔魚菩薩。尋山直出州，太守盧同宰及僧徒父老，迎送設供養，差人備糧，送至白社村寺，修理壞塔，勸諸鄉人，造一佛殿；至台州甯海縣，白泉寺，宿；明日，齋後臨山，嶺峻途遠，日暮夜暗，澗水沒膝，飛雪迷眼，請入泣淚，同受寒苦；明日，度嶺入唐興（唐興異本作始豐）縣，日暮，至國清寺，松篁蒼鬱，奇樹瓊瑤，寶塔玉殿，玲瓏赫奕，莊嚴華飾，不可言盡；孫綽天台山賦，不能盡其萬一；大和上巡禮聖跡，出始豐縣，入臨海縣，導於白峯，尋江遂至黃巖縣，便取水嘉郡路，到禪林寺宿。明朝早食，發欲向溫州，忽有探訪使牒來追，其意者，在揚州大和上弟子僧靈祐，及諸寺三綱索僧，同議曰：我大師和上發願向日本國，登山涉海，數年艱苦，滄溟萬里，死生莫測，可共告官，遮令留住，乃（原文作仍見思改乃）共以牒告於州縣。於是江東道採訪使下牒諸州，先道所經諸寺三綱於獄，留身推問，尋蹤至禪林寺，捉得大和上，差使押送，防護十重，圍繞送至採訪使所。大和上所至州縣，官人參迎，禮拜歡喜，即放出所禁三綱等，

採訪使處分，依舊令任本寺，約束三綱防護曰：勿令更向他國。諸州道俗，聞大和上還至，各辦四事俱養，競來慶賀，遞相把手慰勞，獨大和上憂愁，呵責（原文作噴見思改責）靈祐，不賜開顏；其靈祐，日日懺謝，乞歡喜，每夜，一更立至五更，謝罪，遂終六十日；又諸寺三綱大德，共來禮謝，乞歡喜，大和上乃開顏耳。天寶七載，春，榮寂普照師，從同安郡至揚州崇福寺大和上住所，大和上更與二師作方便，播丹買香藥，備辦百一物，如天寶二載所備；向行人僧祥彥、神會、光演、頓悟、道祖、如高、德清、日悟、榮寂、普照、思託、等道俗一十四人，及化得水手一十八人，又餘樂相隨者含有（有異本作百）三十五人，六月二十七日，發自崇福寺。至揚州新河，乘舟，至常州界狼山，風急浪高，旋轉三山，明日得風，至越州界三塔山，停住一月；得好風，發，至寶風山，停住一月；十月十六日，晨朝，大和上云：昨夜夢見三官人，一著緋，二著綠，於岸上拜別，知是國神相別也，疑是度必得渡海。少時風起，指頂岸山，發東南，見山至，日中，其山滅，知是靈氣也。去岸漸遠，風急波峻，水黑如墨，湧浪一透，如上高山，怒濤再至，似入深谷，人皆驚醉，但唱繞音。舟人告曰：舟今欲沒，有何所惜，即牽棹香籬欲拋，空中有聲，言莫拋！莫拋！即止；中夜時，舟人行，莫怖！有四神王，著甲把仗，二在舟頭，二在船尾，乘人聞之，心裏稍安。三日過地海，其地長者一丈餘，小者五尺餘，色皆斑斑，滿泛海上，一日過飛魚海，白色飛魚，翳滿空中，長一尺許；五日經飛鳥海，鳥大如人，飛集舟上，舟重欲沒，人以手推，鳥即銜手；其後，二日無物，唯有急風高浪，乘竹惱臥。但普照師每日食時，行至米少許與眾僧，以充中食，舟上無水，嚼米，啜乾，咽不入，吐不出，飲鹹水，腹即脹，一生辛苦，何劇於此；海中忽四隻金魚，長各一丈許，走繞舟四邊；明且風息，見山，人總渴水臨，欲死，榮寂師面色忽然怡悅，即說云：夢見官人，請我受懺悔，敕曰：貧道甚渴，欲得水，彼官人取水與我，水色如乳汁，取飲甚美，心既清涼；寂語彼官人曰：舟上三十餘人，多日不飲水，大欲渴，（飲渴一本作飢渴）請速取水來，時彼官人喚雨令老人，處分云：汝等大了事人，急送水來！夢相如是，水今應至，諸人急須把碗待，乘人聞此，總歡喜；明日未時，西南空中，雲起覆舟上，注雨，人人把碗承飲，第二日，亦雨至，人皆飽足；明且近岸，有四白魚來引舟，直至泊舟浦，舟人把碗，鼓上岸頭覓水，過一小碗，便遇池水，清涼甘美，乘人爭飲，各得飽滿；後日，更向池欲汲水，昨日池處，但有陸地，而不見池，乘其悲，知是神靈化出池也。是時，冬十一月，華嚴開敷，樹實竹筍，不辨於夏。凡在海中經十四日，方得著岸，遣人求浦，乃有四經紀人，使（原文作便見思改使）引道去，四人口云：大和上大果嶽，過於弟子，不然，合死！此間人物喫人，火急去來，便引舟去，入浦，晚見一人，被髮帶刀，諸人大怖，與食便去；夜發，經三日，乃到振州，江口泊舟，其經紀人往眾郡，其別駕彈崇債遺兵四百餘人來迎，引至州城，別駕來迎，乃云：弟子早知大和上來，昨夜，夢有僧，姓豐田，當是債舅，此間若有姓豐田者否？眾僧皆云無也，債曰：此間雖無姓豐田人，而今大和上即將當弟子之舅，即迎入宅內，設齋供養，又於大守廳內，設會授戒，仍入州大雲寺安置。其寺佛殿壞廢，眾僧各捨衣物，造佛殿，住一年，造了。別駕彈崇債，自備甲兵八百餘人送，經四十餘日，至萬安州，州大首領導若芳，請住其家，三日供養；若芳每年常劫（原文作却見思改劫）取波斯船三二艘，取物為己貨，掠人為奴婢，其奴婢居處，南北三日行，東西五日行，村村相次，總是若芳奴婢之住處也；若芳會客，常用乳頭香為燈燭，一燒一百餘斤，其宅後蘇芳木，露積如山；其餘財物，亦稱此焉；行到岸州界，無賊，別駕乃回去。

## 唐鑑真大師東征傳

## 六

榮叡普照師，從海路經四十餘日到岸州，州遊奕大使張雲出迎，拜請引入，令住開元寺。官寮參省，設齋施物，盈滿一屋。彼處珍異口味，乃有益知子，檳榔子，（椰子下一本在椰子二字）荔枝子，龍眼，甘蔗，枸蒨椹頭，大如鉢盂，甘甜於蜜，花如七寶色；糖唐香樹，聚生成林，風至，香聞五里之外；又有波羅奈樹，葉大如冬瓜，樹似檳榔，畢鉢草子同今見，葉如水蘊，其根味似乾柿；十月作田，正月收粟，養蠶八度，收稻再度，男著木笠，女著布絮，人皆彫蹄鑿齒，繡面鼻飲，是其異也。大使已下，至於典正，作番供養衆僧；大使自手行食，將優曼鉢樹葉，以充生菜，復將優曼鉢子，供養衆僧，乃云，大和上知否？此是優曼鉢樹子，此樹有子華，弟子得遇大和上，如優曼鉢華，甚難值遇；其葉（葉異本作花）赤色，圓一尺餘，子色紫丹，氣味甜美。彼州遭火，寺共被燒，大和上受大德請，造寺，振州別駕開大和上邊寺，即遣諸奴，各令進一椀，三日內一時將來，即構佛殿、講堂、塔、椽木餘（木餘一本作木有餘），又造釋迦文丈六佛像；登壇授戒講律，度人已畢，即別大使去；仍差澄邁縣令，看送上船。三日三夜，便達雷州、羅州、潯州、象州、白州、甯州、梧州、桂州；等官人僧道父老，迎送禮拜，供養承事，其事無量，不可言記。始安都督、上黨公孫古璞等，步出城外，五體投地，接足而禮，引入開元寺；初開佛殿，香氣滿城，城中僧徒，擊鐘（僧徒擊鐘異本作僧俗擊鐘）燒香唱梵，雲集寺中；州縣官人百姓，填滿街衢，禮拜讚歎，日夜不絕焉。（焉異本作弄）都督來，自手行食，供養衆僧，請大和上受菩薩戒；其所都督七十四州，官人、選舉、試舉人，併集此州，隨都督受菩薩戒人，其數無量。大和上留住一年，時南海郡大都督、五府經略、採訪大使，攝御史中丞、廣州大守盧煥，膝下請州，迎大和上向廣州。時淨都督求親送大和上，自扶上船，口云，古璞與大和上，終至彌勒天宮相見，而悲泣別去。下程江，七日至梧州，次至端州龍興寺，榮叡師老慈通化，大和上哀慟悲切，送喪而去。端州大守迎引，送至廣州；盧都督率諸道俗，出迎城外，恭敬承事，其事無量；引入大鑪寺，四事供養，登壇受戒。此寺有呵梨勒樹二株，子如大棗。又開元寺有胡人造白檀華嚴經九會，率工匠六十人，三（三異本作四）十年造畢，用物三十萬貫錢，欲往（往異本作傳）天竺，訪採使劉巨鄰奏狀，勸留開元寺供養，七寶莊嚴，不可思議。又有婆羅門寺三所，並梵僧居住，池有青蓮華，華葉根莖，並芬馥奇異。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船，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船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州城三重，都督執六纛，一纛一軍，威嚴不異天子；紫綉滿城，邑居逼側。大和上住此一春，發向韶州，傾城送遠。乘江七百餘里，至韶州禪居寺，留住三日；韶州官人，又送（送異本作迎）引入法泉寺，乃（原文作仍見思改乃）是則天爲慧能禪師造寺也，禪師影像今現在。後移開元寺，普照從此辭大和上，向嶺北，去明（一本作去至明州）州阿育王寺，是歲天寶九載也；時大和上執普照師手，悲泣而曰，爲傳戒律，發願過海，遂不至日本國，本願不遂，於是分手，感念無喻。時大和上頻經炎熱，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加療治，眼遂失明。後巡遊靈鷲寺，廣果寺，登壇授戒。至貞（貞異本作真）昌縣，過大庾嶺，至處（處異本作虔）州開元寺，僕射鍾紹京左隣在此，請大和上至宅，立壇受戒。次至吉州，僧祥彥於舟上端坐，問思託師云，大和上睡覺否？思託答曰，睡未起，彥曰，今欲死別，思託請大和上，大和上燒香，將曲几來，使彥憑几，向西方念阿彌陀佛，彥即一聲唱佛，端坐寂然無言，大和上乃喚彥，彥悲慟無數。時請州道俗，聞大和上歸嶺北，四方奔集，日當（當異本作常）三百以上，人物駢闐，供具煥燁，從此向江州。

，至廬山東林寺，是晉代慧遠法師之所居也；遠師於是，立壇授戒，天降甘露，因號甘露壇，今尚存焉。近天寶九載，有志惠（恩與本作惠）律師，於此壇上與授戒，又感天雨甘露，道俗見聞，歡同晉遠。大和上留連此地，已經三日，即向潯陽龍泉寺。昔遠法師於是立寺，無水，發願曰：若於此地堪棲止者，當使抽泉，以錫杖扣地，有二青龍，尋錫杖上，水即飛涌，今尚其水涌出地上三尺焉，因名龍泉寺。從此隨行至江州城，太守追集，州內僧尼道士女官，州縣官人百姓，香華音樂來迎，請停三日供養；太守親從潯陽縣至九江驛，大和上乘舟，與（原文作與見恩改與）太守別去。從此七日，至潤州江甯縣，入瓦官寺，登寶閣，閣高二十丈，是梁武帝之所建也；至今三百餘歲，微有傾損，昔一夜暴風急吹，明且，人看閣下四隅，有四神跡，長三尺，入地三寸，今造四神王像，扶持閣四角，其神跡今尚存焉。昔梁武帝崇信佛法，興建伽藍，今有江甯寺彌勒寺長慶寺祇祚寺等，其數甚多，莊嚴彫刻，已盡工巧。大和上之弟子僧靈祐，承大和上來遠，從栖霞寺迎來，見大和上，五體投地，進接大和上足，展轉悲泣而歎曰：我大和上遠向海東，自謂一生不獲再覩，今日親禮，誠如盲龜開目見日，戒壇重明，昏衢再朗（即與本作照），即引還栖霞寺。住三日，却下攝山歸揚府，過江至新河岸，即入揚子亭，既濟寺；江都道俗，奔填道路，江中迎舟，舳舻連接，遂入城，住本龍興寺也。大和上從南振州來至陽府，所經州縣，立壇授戒，無空過者，今亦於龍興崇福大明祇光等寺，講律授戒，暫無停斷。昔光州道岸律師，命世挺生，天下四百餘州，以為受戒之主，岸律師遷化之後，其弟子杭州義威律師，響振四遠，德流八紘，諸州亦以為受戒師。義威律師無常之後，開元廿一年，時大和上年滿四十六，淮（原文作淮見恩改淮）南江左，淨持戒者，唯大和上獨秀無倫，道俗歸心，仰為受戒之大師；凡前後講大律并疏四十遍，講律抄七十遍，講經重儀十遍，講羯磨疏十遍；具修三學，博達五乘，外乘威儀，內求奧理，講授之間，造立寺舍，供養十方衆僧；造佛菩薩像，其數無量；繕納袈裟千領，布袈裟二千餘領，送五臺山僧，設無遮大會；開悲田而救濟貧病，從敬田而供養三寶；寫一切經，三部各一萬一千卷；前後度人授戒，略計過四萬有餘；其弟子中，超羣拔萃為世師範者，即有揚州崇福寺僧祥彥，潤州天響（響一本作鄉）寺僧道金，西京安國寺僧瑋光，潤州栖霞寺僧希瑜，揚州白塔寺僧法進，潤州栖霞寺僧乾印，沛州相國寺僧神基，潤州三昧寺僧法藏，江州大林寺僧志恩，洛州福光寺僧靈祐，揚州既濟寺僧明烈，西京安國寺僧明儀，越州道樹寺僧瑋真，揚州興雲寺僧惠珠，天台山國清寺僧法雲等三十五人，并為翹楚，各在一方，弘法於世，導化羣生。天寶十二載，歲次癸巳，十月十五日，壬午，日本國使大使特進藤原朝臣清河，副使銀青光祿大夫、光祿卿大伴宿禰胡麻呂，副使銀青光祿大夫祿書監吉備朝臣真備，衛尉卿安倍朝臣朝衡，等來，至延光寺，白大和上云：弟子等早知大和上五回渡海，向日本國，將欲傳教，故今親奉顏色，頂禮歡喜，弟子等先錄大和上尊號，（號一本作名）并持律，弟子五僧，已奏聞主上，向日本傳戒，主上要令，將道士去，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便奏留春桃原等四人，令住學道士法，為此，大和上名亦奏退，願大和上自作方便；弟子等自在載國信物，船四艘，行裝具足，去亦無難。時大和上許諾已竟，時揚州道俗皆云：大和上欲向日本國，由是，龍興寺防護甚固，無由進發。時有仁幹禪師，從揚州來，密知大和上欲出，備具船舫，於江頭相待；大和上於天寶十二載十月廿九日戌時，從龍興寺出，至江頭，乘船下。時有廿四沙彌，悲泣走來，白大和上言：大和上今向海東，重觀無由，我今者最後請預結緣，乃於江邊為廿四沙彌授戒，訖，乘船下，至蘇州黃浦浦，（浦浦與本作泗津）相隨弟子，

唐鑑真大師東征傳

八

揚州白塔寺僧法進，泉州超功寺僧曇靜，台州開元寺僧思託，揚州興雲寺僧義靜，衢州靈隱寺僧法載，寶(寶異本作台)州開元寺僧法成等一十四人，藤州通善寺尼智首等三人，揚州優婆塞潘仙童，胡國人寶最如寶，崑崙國人軍法力，瞻波國人善聰，都廿四人，所將如來肉舍利三千粒，功德寶集變一鋪，阿彌陀如來，像一鋪，彫白栴檀千手像一軀，繡千手像一鋪，救世觀世音像一鋪，藥師彌陀彌勒菩薩瑪瑙像各一軀，同障子金字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大佛名經十六卷，金字大品經一部，金字大集經一部，南本涅槃經一部四十卷，四分律一部六十卷，法勵師四分疏，五本，各十卷；(異本作四教儀十二卷次第禪門十一卷)光統律師四分疏，百廿紙，鏡中記二本，智首師菩薩戒疏五卷，寶溪禪子菩薩戒疏二卷，天台止觀法門，玄義文句，各十卷，四教儀十二卷，行法華懺法一卷，小止觀一卷，六妙門一卷，明了論一卷，定賓律師宗義記九卷，補釋齋宗記一卷，戒疏二本，各一卷；觀音寺亮律師義記二本，十卷；(異本作戒壇圖經一卷法鏡律師尼戒本一卷及疏二卷)南山宣律師舍注戒本一卷，及疏；行事鈔五本，羯磨疏等二本，懷素律師戒本疏四卷，大覺律師批記十四卷，音訓二本，比丘尼傳二本，四卷；玄奘法師西域記一本，十二卷；終南山宣律師關中創開戒壇圖經一卷，合四十八部。及玉環水精手幡四口，○○(虛減字加羅點下做之)金珠○，西國(西國以下六字以要錄補之)琉璃瓶盛○善提子三斗，青蓮華廿莖，玳瑁壘子八面，天竺革履二緡，王右軍真蹟行書一帖，王獻之真蹟行書三帖，天竺朱和等雜體書五十帖，○○○○○○○○○水精手幡已下，皆進內裏。又阿育王塔樣金鋼塔一區。廿三日庚寅，大使處分，大和上已下，分乘副使已下舟；畢(舟畢一本作舟已畢)後，大使已下，共議曰，方今廣陵郡，又覺知大和上向日本國，將欲找舟，若被找得，為使有妨；又風被漂，還著唐界，不免罪惡；由是乘僧總下舟留。十一月十日，丁未，夜，大伴副使，竊招大和上及衆僧，納已舟，總不令知。十三日，普照師從越餘姚郡來，乘吉備副使舟。十五日，壬子，四舟同發，有一雉，飛第一舟前，仍下訂留，十六日發。廿一日，戊午，第一第二兩舟同到阿兒奈波嗎，在多禰鳴西南，第三舟昨夜已泊同處，十二月六日，南風起，第一舟著石不動，第二舟發向多禰去，七日，至益救嗎。十八日自益救發，十九日風雨大發，不知四方，午時浪上見山頂，廿日，乙酉，午時，第二舟著薩摩國阿多那秋妻屋浦。廿六日，辛卯，延慶師引大和上入太宰府。天平勝寶六年，甲午，正月十三(十三一本作十二)日，丁未，副使從四位上大伴宿禰胡麻呂，奏大和上到築志大宰府。二月一日，到難波，唐僧崇道等，迎慰供養。三日，至河內國，大納言正二位藤原朝臣仲麻呂，遣使迎慰。復有道璿律師，遣弟子僧善談等，迎勞。復有高行僧志忠、賢環、靈福、曉實等三十餘人，迎來禮調。四日入京，勅遣正四位下安宿王於羅城門外，迎慰拜勞，引入東大寺安置。五日，唐道璿律師，婆羅門善提僧正，來慰問。宰相右大臣大納言已下官人百餘人，來禮拜問訊。後勅使正四位下吉備朝臣真備，來，口詔曰，大德和上，還涉滄波，投此國，誠副朕意，喜慰無喻；朕造此東大寺，經十餘年，欲立戒壇，傳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諸大德遠來傳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後，授戒傳律，一任大和上。又勅僧都良辨，令錄請臨壇大德，名進禁內，不經於日，勅授傳燈大法師位。其年四月初，於盧遮那殿前立戒壇，天皇初登壇，受菩薩戒；次皇后皇太子，亦登壇受戒；尋為沙彌證(證異本作澄)修等四百四十餘人授戒；又舊大僧靈祐、賢環、志忠、善頂、道緣、平德、忍基、善謝、行禱、行忍等八十餘人，僧捨齋戒，受大和上所授之戒。後於大佛殿西，別作戒壇院，即移天皇受戒壇土築作之。大和上從天寶二載，始為傳戒，五度裝束，渡海



艱辛，雖被澤過，本願不退，至第六度過日本，三十六人，總無常去，退心道俗二百餘人，唯有大和上，學問僧普照，天台僧思託，始終六度，經逾十二年，遂果本願，來傳聖戒，方知濟物慈悲，宿因深厚，不惜身命，所度極多。時有四方來學戒律者，緣無供養，多有退還。此事漏聞于天聽，仍以寶字元年，丁酉，十一月廿三日，勅施備前國水田一百町，大和上以此田欲立伽藍；時有勅旨，施大和上園地一區，是故一品新田部親王之舊宅，普照思託，請大和上以此地為伽藍，長傳四分律，藏法勵四分律疏，鎮道場；儲宗義記，宣律師鈔，以持戒之力，保護國家；大和上言，大好；即寶字三年八月一日，私立唐律招提名，後請官額，依此為定，還以此日，請善俊師，講件疏記等，所立者，今唐招提寺是也。初，大和上受中納言從三位冰上真人之延請，就宅竊嘗其土，知可立寺，乃（原文作仍見思改乃）語弟子僧法智，此福地也，可立伽藍，今遂成寺，可謂明鑒之先見也。大和上誕生像季，親為佛使，經云，如來處處度人，汝等亦數如來，廣行度人，大和上既承遺風，度人逾於四萬，如上略件及講遍數。唐道璿律師請大和上門人思託曰，承學有基緒，璿弟子閑漢語者，令學勵疏，并鎮國記，幸見願導！僧思託便受於大安唐院，為忍基等，四五年中，研磨數遍。寶字三年，僧忍基，於東大寺院講疏記；僧善俊，於唐寺講件疏記；僧忠慧，於近江講件疏記；僧惠新，於大安塔院講件疏記；僧常鏡，於大安寺講件疏記；僧真法，於興福寺講件疏記；從此以來，日本律儀，漸漸嚴整，師資相傳，遍於寰宇，如佛所言，我諸弟子，展轉行之，即為如來，常在不滅，亦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不絕。寶字七年，癸卯，春，弟子僧忍基，夢見講堂，棟梁摧折，寤而驚懼，欲大和上遷化之相也，乃（原文作仍見思改乃）率諸弟子，模大和上之影。是歲五月六日，結跏趺座，面西，化，春秋七十六。化後三日，頂上猶燦，由是，久不殯殮，至於闍維香氣滿山。平生嘗謂僧思託言，我若終已，願坐死，汝可為我於戒壇院別立影堂，舊住坊與僧住，千臂經云，臨終端坐，如入禪定，當知此人，已入初地，以茲驗之，聖凡雜滿。同八（同八異本作寶龜元年丁巳）年，甲辰，日本國使遣唐，揚州諸寺，皆承大和上之凶聞，總着喪服，向東舉哀三日；都會龍興寺，設大噀會。其龍興寺，先是失火，皆被燒，大和上昔住院坊，獨不燒頽，是亦戒德之餘慶也。

唐大和上東征傳一卷 寶龜十年歲次己未二月八日己卯撰

△五言，初調 大和上，二首并序。

淡海真人元開

聞夫佛法東流，摩騰入於伊洛，真教南被，僧會遊於吳郡，未喪斯文，必有命世，將（世將一本作世人將）弘茲道，（茲道一本作聖道）實待明賢。我皇帝據此龍圖，濟蒼生於八表，受彼佛記，導黔首於三乘；則有負鼎擲鈞，雖比肩於絳闕，而乘盃鑿鐸，未連影於玄門。爰有鑿真大和上，張戒網而會臨，法進樹梨，照智炬而戾止，像化多士，於斯為盛，玄風不墜，實賴茲焉。弟子浪跡塵塵，馳心真際，奉三歸之有地，欣一覺之非遙，欲贊芳猷，奮（猷奮一本作猷奮）弱管云爾。

摩騰遊漢闕， 僧會入吳宮，（宮異本作官） 豈若真和尚， 含章渡海東， 禪林戒網密， 慧苑覺華豐！

欲識玄津路， 緇門得妙工。

唐鑑真大師東征傳

唐鑑真大師東征傳

一〇

我是無明客，長迷有漏津；今朝蒙善誘，懷抱絕埃塵；道種將萌夏，空華更落春；自歸三寶德，誰畏六魔瞋。

△五言，傷 大和上傳燈逝。

日本國傳燈沙門釋思託

上德乘杯渡，金人道已東；戒香餘散馥，慧炬復流風；月隱歸靈鷲，珠逃入梵宮；神飛生死表，遺教法門中。

△七言，傷 大和上。

傳燈賢大法師大僧都沙門 釋法進

大師慈育契圓空，遠邁傳燈照海東；度物寸籌盈石室，散流佛戒紹遺蹤；化畢分身歸淨國，婆娑誰復爲驗龍。

△五言，傷 大和上。

金紫光祿大夫中納言行式部卿石上宅嗣

上德從遷化，餘燈欲斷風；招提禪草剗，戒院覺蕪空；生死悲含恨，眞如歡豈窮；惟視常修者，無處不遺蹤。

△五言，傷 大和上。

圖書寮兼但馬守藤原朝臣刷雄

萬里傳燈照，風雲遠國香；禪光耀百億，戒月皎千鄉；哀哉歸淨土！悲哉赴泉場！寄語騰蘭跡，洪慈萬代光。

△五言，因使日本，頂謁鑑真大和上，大和上已滅度，不覩尊顏，嗟而述懷。

都虞候（虞候一本作虞天候）冠軍大將軍，試大常卿，上柱國，高鶴林

上方傳佛教，名僧號鑑真；懷藏通隣國，眞如轉付民；早嫌居五濁，寂滅離羣塵；禪院從今古，青松遶塔新；法留千載住，名記萬年春。

東征傳附錄

天平勝寶八年，孝謙天皇勅授祖師于大僧都；同年五月初二，成聖武天皇崩御，同六月，勅以太上皇之供御米鹽之類，永賜祖師，同寶字元年，（甲寅）欲遂先帝之志，勅高房藤公，重爲經營招提。淡路廢帝，寶字三年，秋，八月初一，勅賜祖師大和上之號；其

勅曰，大僧都鑑真和尚，戒行轉潔，白頭不變，遠涉滄波，歸我聖朝，號曰大和上，恭敬供養，政事蹙煩，不敢勞老，宜停僧綱之任，集精寺僧尼欲學戒律者，皆屬令習。續日本紀云，授位大僧正，法務綱務煩雜，改授大和上之號云云。（思濠然國師佛法傳通記云，任滅後大僧正，未見其證，恐誤也。）此八月招提悉成，其二十五日勅，於招提大殿前，令築戒壇，上皇（孝謙帝）今上（淳仁帝）及后妃百官等，登壇受戒。尋又移壇於金堂西，同九月十五日，壇及堂成，有落慶法樂；其日兩皇引率百僚，親幸于寺；次日，今上勅，以備州田一百町，納于當寺，以充僧供；又詔天下，為出家者，先入招提，習學戒律，而後學自宗；據之，諸宗僧侶來集，或三年，或五年，受戒學律極盛，常居凡三萬指云云。戒律傳來記（豐安勅撰）曰，詔天下僧尼，皆歸大和上習學戒法也，自爾以來，僧二百五十，尼五百，戒授與，此土出家，類住持佛法，鎮護國家。（流記云，號鎮護國家，金光明建初律唐招提寺也，延喜格曰，國危，則可修理招提寺云云。）同四年，詔，祖尊梵網會，以資聖武天皇其福云云。類聚國史傳曰，于時有勅，校正一切經論，往往誤字，請本皆同，莫之能正，和上請誦，多下雌寶；又以請藥物合名真偽，和上一一以鼻別之，一無錯失。（文）皇國名醫傳曰，僧鑑真，醫能療皇太后不豫，有功，賜備前水田一百町，時未精西土藥品，鑑真為辨定之，邦人傲之，醫道益開，世傳鑑真秘方，又記其鑑真像云云。神僧傳曰，釋鑑真，（中略）建日本，以廣德元年，無疾坐去，至今不傾壞，不施漆，其國國王貴人信士，時將寶香塗之。（文）（祖師墓所在，今唐招提寺東北隅。）天平神護元年，稱德天皇，勅諡過海大師；是本朝大師尊號權與也。

吾宗祖大師，於和漢兩朝，種種現神，變度羣生，其事繁廣，不可具述，誠此六根互融，薩埵四依，大師所為也。伏惟生於千歲後，退喜過于其遺法，恥者如教，不學而泣，流却濁源矣。

常登影堂，每拜法像，恩澤濕衣，不忍去也。予未有報萬一於祖恩，於茲露舊傳，以祈大師，聖代興律而已。

末資智兼謹書

## 跋

唐鑑真過海大師者，天平勝寶六年入朝，王臣歸崇，衆庶嚮慕，遂建戒壇於東大寺，更創唐招提寺，復築戒壇，度人無量，吾國之諸人，得親毗尼正範，潤佛法真化，若欲知大師一代適化，詳于真人元開所撰東征傳，此比吾山內北川智兼律師，投淨財製本數千部，以施有志者，唯要正法之再起，余是一山之衆主，親此勝事，隨喜，不知手舞足蹈，冀此傳記現世，弘流將來，傳傳無窮耳。

皆

明治三十丁酉四月黑布薩日 唐招提寺長老沙門大森覺明謹跋

唐鑑真大師東征傳

### 過海大師東征傳小跋

東洋教學之根底，在於佛與漢而兩我優於本地，特所以稱大乘安住之道場。雖然，三藏中經論之榮也可見，獨律也不可見，其云不可見，持戒之稀也。律宗管長，北川智兼大僧正之於奈良佛教，造詣遠，現代無比，世夙識之矣；其至乎持戒堅固，人多不知之，哀哉。

斯道，自北川大僧正被囑本傳校親讀之，感鑑真大和上之博學宏識，忠烈純良，至誠剛直，生死一途，情義濃厚，果斷勇猛之德具備；且如越異域萬里之波濤，轉軻困頓，不可言其極；逮失明，不顧初志，依然全斯道開誘之任，非品彙匹儔之所能及，宜哉享至尊之給旨，畢果絕倫之大命。

案淡海真人而始綴大和上之事蹟，聞說淡海氏贊我歷代天皇之謚，以奉之朝庭者，固勅命之所使然，天下何者有歎之譽，以比學，以比筆，遂成一文，尙聞此文恐於我國蓋為第一魁，而用字之富，成熟之格，行文之裕，綽綽不窘，東耐驚焉。併傷大和上五言七言等，悉金鏤玉繡之文字，不得易矣。余以淺學微才與此業，感乎實為神佛之加護也。欣舞之餘，記之。

昭和七年壬申三月於平安岡崎寓居 蘇堂學人 小田垣彥三郎謹識

### 鑑真大師東征傳轉載小記

清水書記官持此書贈褚部長，盛言鑑師在日功德之隆，與中日文化交流關係之大，並以鑑師為華人，華人知之轉眄為異；謂日人弘揚鑑師功德者日熾，在華言華，不宜長瀆此哲人。褚部長不特知鑑師，且因鑑師為華人，故嘗兩調招提寺；亦因鑑師為華人，故不自我伐其勳；轉為弘法大師旌其異。弘法後鑑真，為時逾百歲，傳播文化，同作慈航，中日交親，斯皆信使。

時賢亦在座，褚部長即以傳印之任屬之賢，初擬印專書，為時慮紆緩，故附本刊，以誌當世。此書作者，與師同時，所記當為信實，惟千餘年來，向無刊本，各寺轉錄，帝虎遂多，原本眉端，異同另列，轉刊不便，乃併之文中。間有原本校不及者，賢雖以意正之，然皆仍列原文於正下，並明正者，以見責承；其有意所不能及者，雖有所疑，不敢妄事刪改也。他日擬與弘法大師傳合刊，當世高明，如有所知，幸不吝教，是為至幸。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十日

杭州高齊賢見思甫謹識



# 雙雲精舍雜詩

高齊賢見思

## 春暮

廿三風信雨餘天，十二樓頭月正妍，杜宇一聲春寂寂，銷情新柳  
 尚如烟。  
 留春不住草空青，醉向東皇自乞靈，昨日好花今墮帽，惱人風雨  
 不堪聽！  
 魯酒無雲意總悲，春鷺抽肌盡成絲，文人命共花爭薄，一片清風  
 月半規。  
 濃陰滿地不開門，小影摩挲認舊痕，百喚不歸春去也，自填新曲  
 弔花魂。

## 車中庚辰初夏自白下歸歎蒲潯車四望滿目瘡痍

黃雲匝地麥成秋，割麥人人瘦似猴，日夕牛羊兩三點，牧童無語  
 下高邱。  
 家家割麥插新禾，四野愁看瓦礫多，我欲從人問啼笑，一車載鬼

雙雲精舍雜詩

唱秧歌。

一路薰風送客行，輪車飛過呂蒙城，田家四月辛勤甚，向晚猶聞  
 踏水聲。

錫山山色眼中收，獅子回頭望虎邱，側帽人來幾回首，短吟低唱  
 過蘇州。

二月十六日，衣雲設酒食，兩兒拜於座，詢之，始悉爲予生  
 日，因賦。

一生今日幾當時？不是妻兒壽不知！卅六年華如夢返，百千心事  
 比春遲。口邊人物爭風酒，眼底河山打劫棋。老去尙餘肝膽在，自研  
 清淚鑄斯詩。

辛巳三月初二日，爲鄉先達袁簡齋先生二百五十七年生日，

宣威陳獻瀾先生，發起掃墓徵詩，並宴京中勝流於那袁野屋，予  
 以東來大士法會，未得參與。日既暗，趨車調墓，見雜花滿地，

斷碣埋塵，想念盛時，涕淚漣漣，因賦長句四首，今存其三。  
 錢塘下土見思齊，來拜先生日已西，掬我微忱三頓首，似君清健  
 一丸泥。慈河詩意澄香象，倒峽文思渴怒泥，慈死賢生都不吝，墓門

雙 雲 精 舍 雜 詩

芳 遊 孕 春 爽。

文能名世學真才，滴水為冰勉不來；餘子尋章事釘飯，先生下筆走風雷，一篇銅鼓轟衛賦，百里鳴琴單文臺。知己感成桐葉後，萍花紅轉上林開。

肯把閒情付酒卮，聰明合受美人癡，明言好色宜稱聖，反側存風為有詩；世事但崇鄉愿德，人心曠畏鬼神知，守真適性雖叢謗，先生到底是男兒。

和 衣 雲 真 韻

六州鐵練却餘身，穩識迷途迹已陳，後視今猶今視昔，悲為果勿果為因；好將大勇求無我，莫把孤棲更誤人；洗淨風華歸澹遠，花香鳥語一堂春。

偶 讀 南 瓜 居 士 所 書 詩，原 韻 賦 東。

練酒填壺續續斟，藝修未味口難脛，醉豚不解君陽虎，盜跖何妨弟展禽；無姓名中求伴侶，有憂樂處薄升沉；疏狂老我存肝膽，眼底高華若可尋。

南 瓜 原 詩

此心亦醉且昏斟，有酒能教入口瘡，四野蒼茫數餘子，一天高處起鳴禽；若山似宅終移徙，則芥為舟果覆沉，萬事何如成目笑，持杯難去說求尋。

再 疊 前 韻 覆 南 瓜 居 士

昂藏心事託孤斟，烏鴉能鳴鸞鳳簪，解蕙臨階翠步鹿，故從填海綉精禽；楊朱曠日難為歎，李白生才用已沉；欲訪梅花問消息，敲局山閣鎖相尋。

三 疊 斟 尋 代 東

鑿燈朱酒玉杯斟，殘醉迎春笑語摺，曉虎詎知非義獸，慈烏曷許作仙禽；珠鉛盡滴花枝冷，米豎須除豆餉沉；天下滔滔吾已痛，願明

高閣好追尋。

和 寥 士 夜 坐 原 玉

看雲未許乘風去，捧月隨香入上林，小草龍耕欣露種，夕陽鴉背感秋心，願將霖雨綏天視，莫遣一戈送陸沉；佳節輕寒迎欲近，詩蹤酒跡好相尋。

再 疊 和 寥 士

疾風怒雨翻雲海，瑤草琪花列錦林，洗淨且澆秋士肺，解衣終煉漢王心。陣鴻辭塞原趨熱，小鯽浮江總見沉，負腹負人渾未了，雪絲霜髮兩侵尋。

次 韻 和 寥 士

長歎西風日又曛，心潮自起盪胸雲，酒微疊顯襟幻，花氣磯香隔座分。社鼠穿墻何賸賸？江豚吹浪太紛紛，眼前大筆知誰健？獲罪於天不可文。

和 者 秋 四 月 過 秦 淮 韻

榴綻新紅柳霧陰，漫消長夏到微吟，能香豈為花多少，涉足方知水淺深，淮海波爭動滌，鐘山紫氣等嶽霖；百年將半嗟回首，小議情天醉已沉。

再 和 者 秋

文字交親同性命，感君情未薄統懸，酒兵世事爭癡鹿，米豎人生易費羊；篝火宵深曉雨細，爭花風暖看春忙，朝來倚枕觀雲變，一笑碎前海又桑。

感 事 用 寥 士 夜 雨 韻 卽 寄

紅樓歌舞可憐宵，瞥眼還成陌路蕭；嗜臂盟原殊骨刻，負心恩自等懸巖。風濤易壯情波險，扇席難滄宦海潮，世事危同巢燕燕，是誰能挾泰山超。



# 會務動態

## ●本會報告●

### (一) 總務組五月份工作概況

- ▲招待事宜 五月十六日意國學者龍相齊先生蒞會演講五月十九日日本醫學博士佐愛彥先生蒞會演講由本組協同學術組担任招待佈置等事務
- ▲各組聯席會議 五月二十三日召開第九次各組聯席會議討論關於本會一全大會決議各案分配各組負責辦理
- ▲常務理事會議 第二十六次常務理事會議於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時舉行討論議案共五件(附會議紀錄)
- ▲其他雜務 佈置本會庭園放寬魚池修理和平堂及各廳室器具均由本組庶務股督率工匠辦理之

### 本會第二十六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時間 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時

#### 甲、報告事項

#### (一) 總務組報告

會務動態

### (二) 學術組報告

#### 乙、討論事項

- 一、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本會代表赴漢用費及招待各分會代表共計國幣五千三百五十六元七角已在總預備費項下撥出請追認案(總幹事提)
- 決議：追認
- 二、本組所有水電電話電報以及一切事務等費雖經力事樽節用量日已減少而每月支出金額仍見增高其原因為日金高漲物價飛騰之故查本組額定經常費每月為七千五百元除薪餉四千三百元外餘額尚不足支付水電一項擬將應付日金各款直接由日金帳內支付至於其他各項事務費亦須增加俾得收支符合茲重新編造本組支出概算書請提公決案(概算書印附)(總務組提)
- 決議：每月增加新法幣一千五百元
- 三、七月二十八日為本會二週紀念應如何籌備慶祝案
- 決議：由各組聯席會議擬定辦法提下次常務理事會議決定
- 四、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臨時動議第三項「本會擬編印會員錄藉資連絡案」現擬開始編印經費一項應如何規定案(總幹事提)
- 決議：緩辦
- 五、本會事業事務等費自六月一日起擬一律以新法幣支付案(總幹事提)
- 決議：通過

會 務 動 態

(一) 學術組六月份工作報告

一、歡迎日本六大雜誌編輯長座談會 六月七日下午四時，本組會同宣傳部及日本大使館歡迎日本六大雜誌編輯長於本會建國堂，舉行座談會，出席者有「改造」大森直道、「中央公論」篠原敏之、「文藝春秋」江原謙三、「主婦の友」坂上篤司、「キング」須藤憲三，「日の出」渡邊光平，外務省囑託長谷川，及大使館松平忠久，外交部次長周隆岸，宣傳部次長郭秀峯等二十四人，對於(一)中國諸君參加和平運動之動機；(二)全面和平困難之原因何在；(三)大東亞戰爭勃發後，對於日本國民，國民政府以下人員，及重慶方面之影響各如何；(四)中國諸君對於日本人之希望如何等座談綱要；相互坦白發表意見，情緒融洽，直至七時餘始圓滿散會。

二、舉行作文翻譯競賽 本組所主辦之中日語文補習學校，為鼓勵學員研究興趣起見，特於十三日下午七時至九時舉行中日文作文翻譯競賽，成績優良者日語班高級為熊子陵、賈德麟、張俊龍、初級為宋一凡、楊爾楷、李大來、中語班高級為中川國男、西口正浩、初級為田中正美，對於此等優勝學員，校中均發給獎品，用資策勵。

三、召開自然科學委員會籌備會議 本組鑒於欲救中國，欲保衛東亞，除心理建設外，物質的經濟建設為最必要，提倡科學，促進國民知識科學化，在新國民運動綱要中，主席劉切指示，曉諭力行，茲為協助政府達到此項目的起見，爰集合京中研究自然科學之中日人士，設立自然科學委員會，俾集思廣益，共同研究，六月十九日下午六時在本會建國堂召開籌備會議，出席者有金其武、張資平、汪冬心、吳家煦、仲子明、高齊賢、劉誠等，首由本組主任幹事張千里說明設立本委員會之動機與目的，繼即討論規程，及促進國民知識科學化的推動方法：(一)科學常識廣播；(二)巡迴科學實驗；(三)利用幻燈宣傳；(四)利用影片宣傳；(五)特約各報另開科學專欄；(六)通俗科學流動演講等六項，一俟理事會將規程通過後，即當按步實施。

四、舉行文化座談會 日本國際文化振興會理事長永井松三氏，為促進中日文化交流，特來京觀光，本會為表示歡迎起見，邀請中日長官及文化界名人於二十二日下午五時在本會建國堂舉行文化座談會

，計到有陳濟成、蔡培、趙正平、李文濱、戴策、日本大使館池田領事、清水書記官等二十餘人，首由理事長致歡迎詞，繼由永井理事長詳細說明中日文化關係之溝通，及中日文化人所負之使命等義即相互交換意見，情緒異常融洽，迄七時餘始散。

五、圖書統計，茲將本會圖書館現有之圖書雜誌，列表統計於後

本會圖書館圖書雜誌公報統計一覽表

名稱	前一月	二月份	三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	六月份	共計
中文雜誌	二〇六	六三	八五	二四	二四	二四	一三〇
日文雜誌	二七	二	四	一八	二	二	五三
英文雜誌	一三	三	二	一	〇	〇	一九
中文雜誌	六〇	五	吳	二	一	一	七〇
日文雜誌	六	元	吳	一	一	一	一〇
英文雜誌	三	三	二	四	一	〇	一三
公報	吳	二	二	三	四	六	二二
備註	吳	二	二	三	四	六	二二

(二) 出版組工作報告

本年七月二十八日，為本會第二週年紀念日，本組擬出特刊一冊，前已公佈。現在為期已近，編制之手續又煩，刻已動員本組全體人員，分別担任聯絡、徵求、編輯、印刷、校對、諸工作，對於前擬召開首次座談會事，不得不暫緩一期，敬希注意。

本年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凡由本組單獨負責者，均已擬定辦法，由本組與他組協商辦理者，亦均分別會商，妥定辦法，以速實現，所擬辦法，因不及提出上次本會理事會報告，故本組尚不能即予披露，閱者諒之。

本組資料室，自工作以來，成績日進，現在因經費所限，對於各地報紙，不能普遍訂閱，消息或感未週，希各地報業同人，加以援助，免費贈閱，本組並願以本刊為交換。

本組高主任鑒於事變以後，書籍散亡，有用圖書，無從購取。因擬組織一名著流通委員會，舉凡不易購備之圖書，不分新舊，但為名著，皆可選擇重印。重印之法，先提出書名，徵求同意，凡贊成重印



其書者，均可量力出資，迫資力足時，即可付印。書出之後，依出資之多寡，為分書之標準。僅為自己收藏，並不出賣。對於組織團體辦理選刊等事，刻正詳擬章程，一俟完成，再行公告。

### 本會上海分會三十一年五月份工作報告

一、舉行理事聯席會議 五月九日正午十二時半在福州路杏花樓舉行第六次理事聯席會議由黃秘書長報告出席年會情形及會務情況並討論提案計十四件均經過紀錄在案

二、推選常務理事缺額 原任常務理事岸浪義實先生因事回國函請辭職經第六次理事聯席會議決議推請河村先生繼任

三、決定籌募本分會基金 本分會為推進事業計由第十三次幹事會提案決定籌募基金其額的為日方日金二十萬元中方儲幣五十萬元業經提交第六次理事聯席會議通過交常務理事擬具詳細籌募辦法提交下次理事聯席會議議決

四、決定美術組日方職員 第六次理事聯席會議提案推薦油畫股幹事長谷川三雄高橋弘二常任委員長谷川三雄等六人委員天田裕等十三人墨畫股幹事白神榮松常任幹事白神榮松等六人委員彌場定藏等三人均經決議通過紀錄在案由理事長分別聘任

五、舉行日本油畫墨畫展覽會 五月一日起至五月三日止在靜安寺路金門飯店舉行出品有日本版畫協會會員及上海美術研究所各位專門家作品均係精心傑作選定上品故連日前往參觀者情緒至為熱烈

六、舉辦日本南宗畫講習會 經第六次理事聯席會議決議舉辦每月第一第三星期日下午七時起為講習時間現已於五月三日即第一星期開始講習授師為吳縣顧仲華先生對於南宗畫造詣甚深教授頗為熱心故近來申請加入者非常踴躍

七、舉行中國洋畫家座談會 五月十日下午三時在八仙橋青年會舉行推選陳抱一先生等十一人為發起人兼籌備委員並由陳抱一先生推薦鄭宗謙先生起草簡章送全體籌委察閱再交大會通過

八、舉辦漢詩講座 經第六次理事聯席會議決議舉辦每月第二第四星期日下午七時起為講習時間現已於五月十日即第二星期開始講習授主講者吳縣彭雲鵬先生於詩詞極有研究學員裨益必多

會務動態

九、核收青年獎學金捐款 本分會原有舉辦此項獎學金之計劃業經擬訂辦法於上次工作報告內列入茲承上海書業聯合會主席曹冰廠先生將該會積存之法幣一萬元呈獻本分會核收作為青年獎學金之用除由會領給獎狀並備函伸謝外現已將詳細辦法及申請書等徵取同意以便着手辦理矣

十、籌備組織中國洋畫學會 本分會為維護洋畫家本身利益起見爰有該會之組織於五月十七日下午三時在四川路青年會舉行籌備會議公推王常任幹事天穆為臨時主席當場決議緣起會章及徵求會員簡章請鄭宗謙先生整理後再交各委員研究以昭慎重刻正在進行籌備中

十一、舉辦現代中國書畫展覽會 五月二十五日起至三十一日止在南京路大新運慶展覽會參加者數十人應徵之出品二百數十件均係名家精心傑作連日參觀者絡繹不絕開幕時尤為踴躍成績殊深慶幸

十二、歐克佐多博士 東亞文化聯盟理事長佐多博士協助東條首相阿部大將組織大政協贊會並任該會大阪支會會長於事變前負責日德文化任務成績甚為美滿此次應總會邀請由京過滬回國本分會特於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時半遍邀中日各界領袖歡宴於福州路杏花樓博士即席發表意見指示方法及步驟聽者動容鼓掌如雷歡聚良久乃興盡而散

### 本會武漢分會卅一年五月份會務動態

常務理事會議 第十八次常務理事會議於一日午後五時舉行通過圖書室借書及閱書規則草案暨附屬團體本年四月至六月份預算草案

理事會議 第十次理事會議於五日午後三時舉行審核通過本會本年四月份計算及各附屬團體本年四月至六月份預算暨會員入會退會等案

會務聯絡會議 第四十二次會務聯絡會議於七日午後三時舉行通過審核中日文協第一次全代大會特刊內容暨徵求會員及各附屬團體於每月保衛東亞紀念日由各該團體負責人召集職員舉行演講等案

舉行醫學演講會 本會為求普及醫學知識起見特於九日午後二時假上海大戲院舉行醫學演講會出席聽講者約千餘人同時放映免除惡疫日本的醫學戰事時等影片以助餘興

新國民運動促進研究會聯席會議 新國民運動促進研究會中國會員甲乙兩組於十二日午後四時舉行第一次聯席會議討論擬請日本會員

將大政翼贊作具體介紹俾資參考并彙集發行叢書

招待日本女作家 川真杉二氏座談會 本會為招待日本女作家川真杉二氏特于十三日午後四時假五花賓館舉行座談會討論建設東亞文化之各問題

會務聯絡會議 第四十三次會務聯絡會議于十四日午後四時舉行討論本年下半年度事業計劃等問題

常務理事會議 第十九次常務理事會議于十五日午後五時舉行通過優待女會員決自開始徵求之日起凡在一月以內申請入會者准免繳入會費等案

會務聯絡會議 第四十四次會務聯絡會議于二十一日午後四時舉行討論本年下半年度經常預算等問題

舉行第二次中日語演講比賽會 本會為溝通中日語言暨促進中日學生發揮演講技能起見特于三十一日午後二時假市立女子中學禮堂舉行第二次中日語演講比賽會出席演講者暨聽眾約四百餘人比賽結果華語組冠軍清水三千子日語組冠軍程形當由莊總幹事代表理事長給獎并致詞訓勉

### 本會浙江分會五月份會務動態

#### (一) 會務概況

(一) 會員人數 中國方面八十四人，日本方面一百十九人，共計二百零三人。

(二) 經費收支 (甲) 收入方面，除上月份結存外，復向浙江省金庫領到補助費，暨會費收入收回幹事木下助男、野並勝司三四兩月份車馬費約計共日幣四百餘元法幣一千四百餘元。(乙) 支出方面，除本月份經費支經常費外，又補發出席全國代表大會赴漢旅費等計法幣二千餘元，其收支情形另列收支對照表。

(三) 會議要錄 第三次理事聯席會議，於本月二十日下午三時舉行，報告事項：一、經費方面，四月底結存金額。二、出席漢口代表大會代表王志義、菊地三芳兩幹事，分別報告出席經過情形。三、總會函知本分會，以日本「改造」等雜誌編輯長來杭視察時，擬舉行座談

會及招待。通過事項：一、「本分會四月二十日舉辦之中日書畫展覽會，日本方面尚有一部份未及陳列，擬重訂日期繼續展覽」案，決議，決定六月六七兩日在興亞俱樂部舉行。二、「擬舉辦中日語演說競賽會」案，決議，通過。三、「本分會擬請予調整」案，決議，增設秘書處，設秘書長一人，常務幹事二人，均為專任有給職。四、「本分會謝克堯、王崇冒、莫叔未、三幹事呈請辭職，請予決定」案，決議，挽留。五、「函請浙江省政府增加補助費」案，決議，函請浙江省政府於下半年度起，每月增加補助費一千元。六、「擬請總會轉商興亞院增加本分會每月補助費」案，決議，通過。

#### (二) 工作簡報

一、中日文化協會廣州分會，派平野泰美氏來杭，調查文化情形，本分會設宴招待。  
二、第三次理事聯席會議，於二十日下午三時，在本會舉行，通過提案多件。  
三、函請中日文化協會南京總會，轉商興亞院及浙江省政府，於下半年度起增加本分會每月補助費。  
四、函請總會將本分會自上年度十二月至本年度一、二、三、四、五月份之補助費迅予撥給。

#### 編輯後言

### 介紹陸樹勛先生

見思

陸樹勛先生，字伯忱，北京人，名教育家陸達夫先生之長公子，前清理藩部奏請蒙文高等學堂蒙文甲級高才生，民初籌邊大學畢業。初究心於經世之學，旋舍去之，另以史學為中樞，縱橫百氏而歸於治亂興廢之道，並以考古訂史籍之訛，三十年來，不易途轍。其學根柢至堅，為現代有數史學家。英欽之先生創辦輔仁大學，力邀先生與共事，旋入古學院，至今為該院惟一主事人。先生著作等身，言中有物，絕非一般癡癡語可以為博者可比，今為本刊執筆，此文為第一篇，特此介紹。

# 中日文化月刊徵稿簡章

- 一、本刊以闡揚東方文化溝通中日學術思想為宗旨凡不悖此宗旨之稿件均所歡迎
- 二、本刊分通論專論譯述叢談四門此外凡有關學術具研究性者均可容納
- 三、來稿請用稿紙直行繕寫並加標點並請勿兩面書寫
- 四、本刊對來稿有刪改之權其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譯稿請附原文並將原書名稱著者姓氏出版年月及發行處所一并示知以便核檢
- 六、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在五千字以上並先行聲明者不在此例
- 七、來稿請將真姓名及確實之通信地址示知至移上署名一聽作者
- 八、來稿除詩詞吟咏及私人論學函牘不奉酬外其他諸稿一經登載即奉每千字金伍元至拾伍元之酬金其願自定稿費者可以另洽曾經別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九、來稿一經登載版權即為本刊所有無酬之稿不在此例
- 十、來稿請寄香舖營中日文化協會出版組收

# 中日文化月刊 第二卷 第五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一日出版

南京香舖營

編輯者 中日文化協會出版組  
 印刷者 匯中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中日文化協會出版組  
 代售處 各大書局

訂購辦法	冊數	價目	國內及日本香港澳門	國外
每月一冊 <td>全年十二冊 <td>每冊每月 <td>日出版</td> <td></td> </td></td>	全年十二冊 <td>每冊每月 <td>日出版</td> <td></td> </td>	每冊每月 <td>日出版</td> <td></td>	日出版	
春	六冊	一元五角	免收	五角
預定半年	六冊	八元五角	在內	三元八角
預定全年	十二冊	十六元	在內	六元九角
本國郵費代價十足通用以一角以下者為限				

種類	地位	全頁	半頁	四分之一
甲	封面裏	一百六十元	九十元	五十五元
乙	封面裏	一百四十元	八十元	四十五元
丙	正文前後	一百元	六十元	四十五元
丁	正文前後	一百元	六十元	四十五元
以上四種為每期定價，如連登兩期照碼九折，定登半年或一年者，價目另議惟製版及彩印照價收費。				

